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鲍 闽	陈伙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伙金
	鲍 闽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68 期 2020 年第 3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版单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鲍 闽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单 南 何财铭
装帧设计	乔 麦
封面摄影	方 艾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依依墟里烟

P37



鼓岭，挑工雕塑背后的故事

P43

土楼一夜



世味流年

4 赖 华 依依墟里烟

在线读城

9 段 玲 逆行映初心

抗疫之光

14 余 暇 鼠疫斗士——伍连德
22 李治莹 精诚不倦救苍生
27 杨国栋 走，咱们回家

闽都记忆

32 蔡 林 瑞荣坊的葡萄藤
37 邱泰斌 鼓岭，挑工雕塑背后的故事

聚焦世遗

43 傅 翔 土楼一夜
48 夏 敏 成方成圆 美的聚落

双塔视野

53 章宇华 闽都古建筑俗语趣谈
59 张小菁 漫说琴江建筑
66 孟丰敏 马厂街的古厝

Contents

P53



闽都古建筑俗语趣谈

P66



马厂街的古厝

P88

伟大而温暖的植物（外一篇）



70 林文清 长崎石桥

八闽文脉

72 唐 冈 树大根深

左海风流

76 边 集 一生只做一件事

百年文档

81 丁 玲 胡也频：从福州到上海

名镇名村

84 简 梅 穿过梅花四境

茶话食语

88 夏 炜 伟大而温暖的植物（外一篇）

93 沉 洲 煮就草汤当美味

封面 方 艾 左海即景

封二 王伟荣 山村秀色

封三 卓继辉 篆刻作品

封底 郑雄彭 瓷雕观音坐像

依依墟里烟

赖 华

我始终认为只有烟火味才代表人间世俗情味。

城里没有烟火，少了许多人间况味。城市，似乎更像人类寄居的壳，一个地方一套房子，住腻了，换个地方换个房子，毫无眷恋。家园、邻

里的概念淡薄如晨起的那一片薄雾，恍若在前世梦里，今生却茫然失措四处找寻。

永泰县同安镇常年云雾缭绕，冬日偶有瑞雪光顾，盛产魔芋、槟榔芋、绿茶。我的外婆家在同安，因此这个梦浮在云端的地方与我有着神奇



永泰爱荆庄

的血脉相连。小时候随妈妈回娘家，皆由古道前往。从家里出发，用一天的时间爬三四十里山道去外婆家，于年幼的我来说可谓辛苦。因山高路远，外婆家不常去，记忆只余零星却异常温馨。记得山道从山脚下钻入山里后，即在深山密林里穿梭盘桓，林幽鸟鸣脆，泉水叮咚清澈，折一片山芋叶子做水瓢，舀一“勺”泉水解渴，清冽甘甜。外婆看到我总是无限欣喜，搂着我，喊我“阿命”。而今外婆已不在人世，我对同安却有着别样牵挂。

今春再次前往同安是应郭永仙老师之邀，徘徊于古庄寨里，寻找隐约在前世今生的烟火契约。

在同安镇爱荆庄里，遇到那一灶红艳艳燃烧着的灶火，跳动的火舌热烈地舔着黑乎乎的大铁锅，偶尔还窜出灶膛口。大铁锅里煮着槟榔芋，吱吱地冒着香气，这属于大地的气息。忍不住顺势坐在灶膛口前，拿起长长的铁火钳，夹着一块木块往里送。老妇人手持铜制的金灿灿锅铲，翻动铁锅里的槟榔芋，脸上挂着微笑，好似她做饭我烧火已经年。这个春花浪漫季节，在外婆的家乡遇到像外婆的老妇人，心头有股暖流缓缓而过，眼眶渐热。

我徜徉在修葺一新的爱荆庄里，万分感念后人为留住传统文化、留住烟火味的乡愁做出的努力。望着从爱荆庄一角飘出的袅袅炊烟，思绪恍惚，越走越远。

我出生在一座老厝里。厝前一圈土围墙，围墙上盖着一圈黑瓦片，跨过围墙侧面高高的门

槛，穿过一片铺着微黄的鹅卵石的宽阔空地，步入正门，才算真正走进厝里。老厝结构有正厅下厅、有两侧厢房，房子从下厅开始向里推进，一落又一落。爸爸说我就是出生在左侧厢房。同时住在老厝里的还有十几户人家。每户人家都有一个老虎灶，灶里烧着烈烈的柴火。我三岁时爸爸建了新房子，我却离不开老厝。天一亮我就往老厝跑，那里有我的小伙伴，有疼我的叔叔伯伯婶婶姆姆，就是一整天不回家也不会挨饿。有个伯伯单身，只抱养一个男孩，伯伯疼他，买许多小人书，用木箱子装着，我冲着小人书去。伯伯看到我来他家玩，每次都给我煮木桶白米饭，再买两块挑到家门口叫卖的油炸豆腐配饭。在物资匮乏的20世纪70年代，鲜香的油炸豆腐配白米饭，那是待客饭食。有时候我也会跑到伯伯家对面厨房的姆姆家，和几个小女孩一起玩耍。姆姆坐在老虎灶前烧火做饭，几个小女孩学着戏台子上小姐的模样，嘴里唧唧呀呀地唱，掌心对着掌心放在左侧腰际轻轻地搓，绕着圈子颠颠地小步跑。其实毫无唱词，姆姆却跟着摇头晃脑，一腔灶火映红了她的脸颊。

年幼时只要看到老厝青瓦上飘出缕缕青烟，我就知道日头已近正午，该回家吃饭。甚至出外求学时期，回村，刚踏上桃溪桥，下意识就往老厝看，看看老厝青瓦上是否还有缕缕青烟，烟里是否带着饭香。乡间邻里情义温暖着我贫瘠的童年，滋养着我长大。

外婆是从高山上一个名叫同安的村庄来到

我们村的裁缝。年底，外婆轮流被请到村里为各家各户裁制过年新衣服。那时，过年是村子里最隆重的节日。年前，家里管事的在嵩口公社“交流”日剪回不同花色的布料，请来裁缝，为一家老小缝制新衣。村里大部分家庭也大抵只能在过年时候才穿得上新衣服，最期盼的当属孩子。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过年也只有上衣是崭新的，一件新衣要撑过整个春节。记得有一年三十晚上，我换上新衣后抱着竹编的火笼取暖，不知怎的，新衣服的一个衣角落到火笼里，烧着了，我伤心地哭得喘不过气来。缺角的衣裳带着淡淡的烟火气，带着外婆的印迹刻入记忆，温暖着我的童年。外婆搂着我叫我“阿命”时带着浓浓的同安腔。外婆在做裁缝时手头是宽裕的，常常带一

篮子鸡蛋来看我，说是给“阿命”吃。爸爸妈妈初为人父母，也果真傻傻地将一篮子鸡蛋都喂到我的肚子里。

前些时候，我在朋友圈里看一场在嘉禄庄里举行的婚礼。红地毯、红灯笼、红对联、红嫁衣、红盖头，整个庄寨漾着浓浓的、红红的、只属于婚娶的热烈喜庆。旁边厨房的大灶小灶日日吐着烈烈火焰，帮厨的女人为一场传统婚礼带着满身烟火味跑进跑出。现在许多女孩出嫁，学西洋人，穿白婚纱，极尽所能找最好的车辆当婚车，以为这是最浪漫的事。殊不知，中国的几千年文化早已将月老的一根红线深埋进生命的血脉里。一袭红嫁衣、一顶红盖头，一根秤杆挑起的不只是红盖头而是一生甘苦与共的责任。



永泰嘉禄庄



嘉禄庄内景

当时农村有专门的媒婆，当一个家庭里的孩子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时，总是由媒婆上门撮合。婆家觉得这个女孩眉清目秀、手脚利索，是个持家能手；女家父母则看那个男孩品行端正、身强力壮、田里山上农活是行家里手。双方父母对上了眼，即可谈聘礼。聘礼这个环节极为重要，男

近年来，我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选择一场传统婚礼，让沾染浓浓烟火味的古老仪式将远古约定、文化传承隆重地写进婚姻的仪式里，一起信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

这让我想起带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父辈婚姻，虽平淡却将祸福同担、生死相依楔入生命。

外婆的裁缝店坐落在我们村里唯一通往外界的路边，许多人没事总围在店里闲聊，爸爸也是其中一个。爸爸高中没毕业遇上“文革”回到村里，到火烧山后的山上砍柴，绾起裤管，两条腿被树枝上的木炭蹭得黑不溜秋。外婆一眼就喜欢上这个俊朗有文化的男孩，决定把大女儿嫁给他，理由是看他的两条黑腿，肯定是个能干的男孩。爸爸腿上黑黑的烟火味让他娶到了同安村白白净净的女孩。

男方家境是否殷实就可以从下聘的过程看出来，女孩也会因聘礼的多寡被人津津乐道。也有的女方父母不看男孩好坏只盯着聘礼，女儿有怨气也不敢说呀。那就在于归时，好好哭诉一番，这是哭嫁，乡里风俗允许。小的时候，我围观过村里好多个女孩出嫁。哭嫁都在晚上，于归酒席还未结束，女孩在好友的陪伴下从闺房里出来，寻到父母，“扑通”一声，双膝跪下，抱着父母膝盖一边哭一边唱，唱词皆即兴创作。哭唱内容有感激养育之恩，有不舍之情，有对包办婚姻积压已久的怨气，还有离开父母后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和恐惧。此时母亲就不能光掉眼泪，得一一化解一一嘱咐，边哭边唱地交代，绕不开的还是三餐五谷、四时烟火。母亲也是过来人，何尝不知“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

尝”的难处？一场哭嫁，哭者似肝肠寸断，听者亦泪水涟涟。一个女孩一场婚嫁，受尽人世间烟火考验。

我曾经以为哭嫁只是盛行于永泰县这样南方偏远山区的婚姻习俗。后来得知，哭嫁同时是汉、土家、藏、彝、壮等诸多民族的传统。一场新娘出嫁时的哭唱仪式，亦称“哭出嫁”“哭嫁囿”“哭轿”，内容有“哭爹娘”“哭哥嫂”“哭姐妹”“哭叔伯”“哭陪客”“哭媒人”“哭梳头”“哭祖宗”“哭上轿”等。据说哭嫁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赵国的公主嫁到燕国去做王后，她的母亲赵太后哭嫁，《战国策》里是这样记载：“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自古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我所见过的哭嫁，从出嫁前一天男方送礼，

女方家将礼担接进门那一刻开始，以规定的唱词唱腔为哭嫁拉开序曲。当晚“哭爹娘”、爹娘于哭唱中叮嘱，将哭嫁推向高潮。想来父母是要把一生生活经验、为人准则传授给女儿，好讨喜婆家，在婚姻道路上少受委屈。

爱荆庄的女主人美祚嫵是幸运的女人。娘家家道殷实，还能允许她自己挑丈夫、挑婆家。高而厚实的围墙、跑马楼、书斋、百草台里，庄寨的男孩女孩同受教育，日子都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行走。她哭嫁的内容应该是以感恩为主吧。一百多年后，我从省城而来，坐在爱荆庄一角的厨房里，和老妇人一起在老虎灶上煮一碗槟榔芋，这份烟火之缘缘起何时？老妇人铲起一碗煮熟的槟榔芋，问我：要不要吃点？我点点头，放下火钳，从灶膛口前站起，接过碗。老妇人从箬筒里抽出筷子递给我。软糯的槟榔芋带着淡淡的柴火味，让人眷恋的乡间烟火情萦绕在心间。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在城里，被没有烟火味的钢筋水泥围困太久，来自远古的乡村呼唤如陶翁的《归田园居》，有着无限魅惑。或许，生活无须奢华，“两三间茅屋，四五尺竹篱”足矣。



爱荆庄的书斋被乡人称为“媳妇斋”

逆行映初心

段 玲

“己亥末，庚子春，荆楚大疫，染者数万计，众惶恐，举国防，皆闭户……”2020年的春节就在这让人猝不及防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中，拉开了帷幕。武汉上空墨云压顶，这阴云又趁着春运一路飘荡，从武汉至湖北境内，逐渐扩散至其余省份。

1月24日，福建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省、市、县三级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纷纷主动请缨支援疫情重灾区湖北。截至2月24日，福建省共派出12批1393名医疗队员。这群来自八闽大地的白衣卫士“逆行”的身影背后是一个个热血又温情的故事。

慷慨激昂赴战场

时光回溯到1月25日晚，国家卫健委来函，要求福建省组派医疗队援助湖北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福建省首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出征誓师大会

感染的肺炎疫情。一封封“请战书”如雪片般飞来，一条条报名短信令人动容！不到12个小时，来自三级综合医院和承担传染病救治任务的传染病专科医院135名医护人员组队完毕，成为福建省首批支援湖北的医疗队。

出征誓师大会上，他们集体宣誓：“……弘扬敬畏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全力救治患者，勇于担当，不辱使



陈高燕女儿为母亲送行

命……”字字句句铿锵有力，响遏行云。紧随其后的11批医疗队也完成集结，相继奔赴“战场”。

这12批医疗队组成的方阵里，有的是父亲，有的是母亲，有的是丈夫，有的是妻子……他们也有害怕，也有忐忑，也有不舍。但在战“疫”面前，毅然选择了“逆行”。

2月13日，来自省立医院重症医学四科的主管护师陈高燕与女儿依依不舍的场景感动了无数人。她的丈夫江海，一位坚守在采访一线的《福州晚报》采集中心记者，为妻子送行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这样一条动态：“某人”说，小时候拯救人类的愿望要实现了。陈高燕的女儿得知妈妈要去武汉，懂事地说：“妈妈你去吧，我的压岁钱你也带去，捐给他们。”丈夫、女儿的理解与支持坚定了她应对这场硬战的信心。

首批医疗队在经过7天短暂的休整后，重返金银潭医院。他们在请战书上这样写道：疫情没

有完全退去，我们的心仍不平静。因为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我们都是“老兵”。28天的日夜奋战，从院感防控、明细分工，到精准设岗、规范流程等方面，他们积累了足够经验。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动情地说：“在疫情有所缓解的时刻，我们见到了最亲爱的同事、战友又重新投入这场战斗，投入与疫情的抗争，感到非常兴奋。我们衷心感谢并热情欢迎大家重新融入我们的队伍。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医院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的城市跨过了最危险的时刻。”

“逆行”并非个案，在此次支援湖北的队伍中，就有几位多次“逆行”的“老兵”。

2月15日下午2时，107名福建医护人员集结，从福州出发驰援武汉，前往当地方舱医院救治病患。这支队伍中，福建省妇幼保健院PICU主管护师李赐娟和儿内一科主管护师黄颖都曾是福建省第14批援助博茨瓦纳医疗队队员。已工作15个年头的李赐娟在请战书中这样写道：“我有援助非洲博茨瓦纳的三年经验，请医院放心。”黄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驰援武汉医护人员出征前合影

颖在出发地接受采访时说：“相信自己两年援非的经验能成为我出征的盔甲，我定不辱使命。”

2月20日中午，福建省派出第11批医疗队172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来自漳州正兴医院、担任本次医疗护理组副组长的护士长刘丹，曾在2003年参加抗击“非典”，又在2008年参与汶川地震医疗救治。“穿上护士服，我就有责任和使命去帮助更多患者！”这不是豪言壮语，却掷地有声。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群来自民族英雄林则徐故里的医者，他们以白衣作战袍，仁心当铠甲，医术为兵刃，生动诠释了白衣战士的无畏与担当。

战地“黄花”分外香

抵达武汉后，医疗队员在接受严格的岗前培训后即刻投入紧张战斗。超预期的病患数量和病情严重程度，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连轴转的饥渴疲惫，穿脱防护服的沉重烦琐，护目镜和口罩下的面部损伤，溃烂的双手，气候的不适应……这些客观存在的危险与伤痛有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压垮这群坚强的战士。工作间隙，他们在最危险的地方，写下了最温暖的日记。

2月1日凌晨3点，福建省尤溪县总医院的护士程贤芳值完晚班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顶着寒风去往医院的路上，我脑子里反复复习着穿

脱防护服的顺序，生怕哪个步骤漏了，或者穿错了。今晚我负责看三个病人，一个病重，两个二级护理。走到病床边，听到的都是病人急促的喘息声和频繁的咳嗽声，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休息间隙，同事告诉我，明天我们整个团队将派到金银潭医院支援。我愣了一下，因为金银潭医院是病重患者最多的医院。虽然心里恐慌，但我觉得此刻的我就是一名战士，我现在就是在战场上……我不孤单，因为我身后有一支强大的护理团队，在背后支持着我，有一群为家乡默默奉献的爱心人士在支持着我。”

“没有生而勇敢，只有选择勇敢！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那些选择勇敢的人在负重前行！援助武汉的日子很辛苦，但也很暖心，有来自各地的物资补给，有来自病人的感谢和关心……”2月27日18:45，来自宁德市中医医院的护士谢佳慧下班，走出武汉光谷方舱医院，发了这段朋友圈。出生于2000年7月的谢佳慧是此次福建支援湖北医疗队中“年纪最小的娃”。不知不觉，她来到武汉已经12天了。为了表达战胜疫情的决心，谢佳慧特意在防护服的左臂位置写下“去它的病毒”五个大字。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主管护师张志南，用自己的画笔描绘他和同事们的工作场景。扎针输液，使用简易呼吸面罩加压给氧，推着换药车为患者提供所需药品，充当临时护工，打扫公共卫生，面对患者展露的笑脸，脱卸装备后伤痕累累的面容，都在他笔下一一呈现。对于



谢佳慧在防护服的左臂位置写下“去它的病毒”五个大字

此举，他的初衷很朴素：我们来宜昌十几天了，有些战友在身体上、心理上出现了疲态。我就把大家日常工作中的场景，用笔画出来，鼓励大家继续奋战！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更敢于在残酷的环境中嗅一嗅战地的“黄花”！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医患共勉情意浓

“没有你们负重前行，哪有我们春暖花

开？”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内，福州市第六医院内科二区主管护师何香云收到了“舱民”送来的一封信。展信而阅时，她和同事们都落泪了。

发药品、分餐食、测体温、带领“舱民”跳广场舞……这些都是何香云和同事们的日常工作，看似轻松，背后却藏着鲜为人知的艰辛。方舱内，何香云与同事们要照顾所在区域的100多名确诊患者，工作起来一般要连续6个小时。身上“全副武装”，让他们呼吸困难，行动不便，无法上厕所，更别提挠痒了。夜深了，他们还要不间断地巡查和沟通，照顾那些玩手机、踢被子、因焦虑导致失眠的舱民。

除了安抚病人的情绪，医疗队员们还绞尽脑汁让病人通过锻炼更快地康复。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四区护士长林静对此颇有心得。

林静发现有的病人精神焦虑，就常常鼓励他们，多到走廊上活动四肢、呼吸新鲜空气。后来发现，病人的动作都不规范，达不到康复效果。着急之中想到自己擅长的八段锦。八段锦锻炼尤其适合受病毒侵袭了呼吸道和肺脏的病人的康复。

刚开始，她只叫一两个经常下床活动的病人到走廊上学，后来越来越多的病人自愿加入。林静一个一个地悉心指导动作。每天的固定时段，医护人员和病人一起练习八段锦也成为病房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练习的视频传上网络后，网友也直呼：这年头，医生不仅会治病，还会教人健身！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厦门市儿童医院急诊科护士范锦哲收到患者写下的一首题为《神秘容颜》的诗：“看过你的白衣我的眼 / 看不清你裹着的容颜 / 微风带走了浮云 / 你带来了痊愈的心……最危险的疫区有你的出现 / 指引我们走出了黑暗 / 时光也许带走你神秘的容颜 / 但我永远记得你那双可爱的眼。”这首诗向范锦哲以及其他驰援武汉的白衣天使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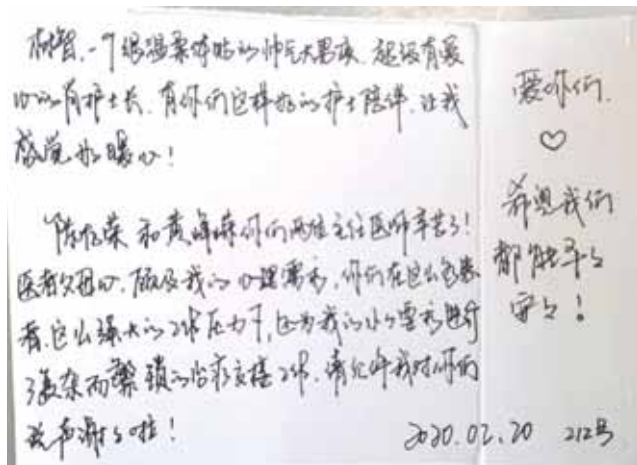
重症病区 13 区 212 床病人，在林建贤医生查房时，托林建贤向护理他的医护人员转交一封感谢信。这封写在药盒上的信末尾附上：爱你们，希望我们都能平平安安！

这样和谐又温馨的一幕幕天天都在上演。医患携手，共渡难关！

尽忠职守捷报传

杏林春暖的故事传颂了千年，神医董奉也成为医者父母心的标杆。医疗队员们沐浴着这位闽地先贤的光辉，在战“疫”前线，用尽忠职守诠释着大爱无疆。

2月24日，福建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被福建第11批医疗队172人接替工作后，进入休整期。这支队伍于1月27日抵达武汉，首先进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工作。2月2日，医疗队进驻金银潭医院接管两个病区。截至2月23日，累计管理病人195人，治愈出院133人，转科10人，重症43例，危重症14例，零死亡，医护人员零



重症病区 13 区 212 床病人写在药盒上的信

感染。11人参与瑞得西韦临床试验，1人参与输注恢复期患者血浆试验。28天的奋战，他们为第一阶段的战“疫”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3月1日，又有一个喜讯传来，位于武汉客厅的东西湖方舱医院132名新冠肺炎患者集中出院，这是该方舱医院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出院。其中福建医疗队负责的患者有22名。为表彰在新冠肺炎防控阻击战中表现突出的队员，当天晚上，中共东西湖方舱医院临时委员会、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对一批队员进行了表彰。在支援湖北专业护理队领队李红的带领下，福建队郑丽兵、王伦、张秋香等10名队员获得“先进标兵”称号。

对待病毒，他们是标兵，是战士。面对患者，他们是看不清面容的家人。“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千万逆行者，白衣盛雪，又暖似骄阳。

鼠疫斗士——伍连德

余 暇

东北鼠疫爆发

1910年10月25日，东北满洲里的一家客栈，一名客人突然暴死。死者生前症状初起时只是发烧咳嗽，与一般感冒的症状差不多。然而，此病症发展很快，病人先是吐血，继而出现呼吸窘迫，前后不过三五日就死了。死者浑身皮肤呈黑紫色，其状非常恐怖。这是史料记载的第1例东北鼠疫病例。

1910年11月6日，与满洲里相隔千里的哈尔滨，有一位铁路工人突然高烧不退，并于两天后死亡。这名工人被确诊死于鼠疫。哈尔滨就此成为第一个确定为被鼠疫感染的东北大城市。

随后，鼠疫疫情大暴发，迅速席卷整个东北。1910年12月初，哈尔滨报告的每日死亡人数达到100多人，哈尔滨宣告沦陷。1911年1月初，长春沦陷。1911年1月中期，沈阳沦陷。整



伍连德

个东三省人心惶惶。

在短短的3个月内，疫情沿着东北发达的铁路线周边迅速蔓延扩散。因鼠疫死亡的人数达到了1万多人，很多家庭被灭门。东三省总督锡良紧急向朝廷奏报，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百年前的哈尔滨，经济发达，城市繁华，是东三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有19个国家在这里设

立领事馆，拥有来自 33 个国家的 16 万侨民。中国东北暴发鼠疫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恐慌。各国外交使团也开始以保护侨民生命安全为由，频频对清政府施加各种压力。而一直在觊觎和争夺东三省主导权的俄国和日本，则借机分别要求清政府赋予他们“完全的东北防疫的权力”。

面对突然暴发且来势汹汹的疫情以及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清廷非常紧张。而且时近年关，很多闯关东的人要返乡过年，一旦鼠疫越过山海关，近在咫尺的北京随时会沦陷，甚至整个中国都有沦陷的可能。而当时的清政府并无专设的防疫机构。迫于形势紧急，清廷接受了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的自荐，于 1910 年 12 月任命施肇基为“防疫大臣”，同时任命由施肇基推荐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伍连德博士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福州女婿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1879 年 3 月 10 日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其父母都是马来亚华侨。伍连德 7 岁进入英国人开办的十年制“槟榔屿公学”学习。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于 1896 年 17 岁时获得女王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学习，1899 年获医学学士学位。同年，伍连德考取英国圣玛丽医院奖学金，在圣玛丽医院实习和从事研究工作。1902 年，伍连德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研究所研究疟疾，在德国哈勒大学

卫生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研究细菌学。1903 年，伍连德以破伤风方面的研究论文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03 年，伍连德学成返回马来亚，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热带病研究。1904 年，伍连德回到槟榔屿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伍连德在吉隆坡结识了马来亚著名医师林文庆。林文庆将伍连德介绍给了自己的岳父——福州名士黄乃裳。

林文庆出生于 1869 年，比伍连德年长 10 岁，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其西医学养深厚，又通晓中医的辨证施治，曾获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名誉院士学位。林文庆的夫人黄端琼系黄乃裳之长女，两人于 1896 年结为连理。



伍连德和夫人黄淑琼

爱国华侨黄乃裳系老同盟会员，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899年9月，黄乃裳举家迁到新加坡（星洲）。1900年4月，在女婿林文庆的帮助下，创建了诗巫“新福州”垦区。早先的诗巫只是一个名叫马兰瑙的小村庄，由于黄乃裳带领中国福州移民的到来，促使诗巫有了很大的发展。

黄乃裳很欣赏伍连德，将次女黄淑琼许配给他。1905年，伍连德与黄淑琼结为伉俪，其时，伍连德26岁，黄淑琼23岁。黄淑琼自幼接受中英文双语教育，才貌俱佳。先是在天津，后来在北京，黄淑琼都给予伍连德很大的帮助。伍连德对夫人以及对福州充满了感情。他在自传中这样赞誉他的夫人：“（她）终其一生都是我最忠诚的伴侣，尽管一直体弱多病，但她竭力照管家庭，是一位可敬的贤妻良母，又是我在北京官场生涯的贤内助。”他还说过：“我和她一样喜爱福州，而且同她的父亲以及诸位至亲一起，访问过乡村地区和散布在群山中别具一格的寺庙。福州的美食，尤其是清蒸鱼总令我垂涎。而那里的妇女，不论是受过教育者还是农妇，都显得那样妩媚与温柔。福州方言是我没有掌握的少数语言之一。”

黄乃裳在垦荒创业的初期遇到过很多困难，得到过两个女婿很多帮助。伍连德帮助岳父，在诗巫建立了垦区卫生防疫所，帮助移民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许多热带常见的传染病从源头上得到控制。伍连德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组织能力和敬业吃苦的精神令黄乃裳印象深刻。黄乃裳认为佳婿不应该局限于槟榔屿的小诊所和诗巫新福

州这片小天地，他应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黄乃裳通过同乡好友严复，将伍连德推荐给了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1907年，伍连德接受袁世凯的聘请，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

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一职。他带着自己的一名学生（助手）和一台英国制造的显微镜，经北京赶往哈尔滨。

鼠疫肆虐的哈尔滨

鼠疫在欧洲也称为“黑死病”，从1348年到1351年，3年之间，鼠疫横扫整个欧洲，致欧洲总人口数减少了1/4。欧洲鼠疫在3年大暴发结束后，疫情有所减轻，但每隔10年又会卷土重来。如此往复，鼠疫前后肆虐欧洲将近4个世纪，一直到17世纪末才算真正有所缓解。由于危害之巨，鼠疫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天下“第一号传染病”。

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和助手抵达哈尔滨。作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伍连德对鼠疫等传染病有过深入的研究。然而，目睹哈尔滨鼠疫的惨状，内心仍然感受到巨大的冲击：宽大的街道上行人寥寥，因时值隆冬，土地冻结，装着死尸的棺材无法下葬，径直堆放在街头。

伍连德召集当地官员开会，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当地有数家西医诊所，他们手中掌握有少

量鼠疫免疫血清，但这些西医首先是为其本国的侨民服务。而当鼠疫暴发之后，那些许免疫血清如杯水车薪，完全无法应对。全哈尔滨在政府登记的执业中医师仅有31名，但可怕的是，在短短的1个多月里，这31名中医，有17人死于鼠疫。

伍连德到来之前，东北当局曾经在西方医学专家的指导下，在东北三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他们根据欧洲黑死病的防疫经验认为：只要消灭了老鼠，就掐断了传染病的源头。他们不仅在城内设立了专门的捕鼠队，而且发动老百姓捕捉老鼠。每捉1只老鼠，无论死活，交给附近的巡警就可获得2枚铜币的奖励。仅奉天城内，就处置了80972只老鼠。然而，在被捕杀的老鼠中并没有发现鼠疫杆菌，而且东北鼠疫并没有因为大量杀灭老鼠而被抑制，其蔓延势头，随着年关的逼近愈发凶猛。

会后，伍连德即前往傅家甸做进一步的调查。傅家甸是这次疫情暴发的重灾区。经过锡良首肯，伍连德和助手秘密解剖了一具新近死亡的病人，从病死者的血管、心脏、肺叶等处提取标本。经过3天的细菌培养，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了鼠疫杆菌。当地官员和部分医生也应邀来到显微镜前观看，见证了伍连德博士的发现。

伍连德认为，老鼠是欧洲腺鼠疫的中间宿主，通过跳蚤叮咬的方式将鼠疫传给人类。而东北气温是零下几十度，到处冰天雪地，老鼠并不会到处活动，跳蚤也几乎被消杀殆尽。而且当时研究人员检验了那么多老鼠，却并没有发现鼠疫

病菌。

其次，腺鼠疫是“接触传播”，只要防护得当，医护人员通常比较安全。而哈尔滨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感染。东北地区冬天门窗紧闭，密不透风，经常是一人感染，全家遭殃。而且病患临床表现肺部感染症状非常明显。伍连德据此判断：东北鼠疫是一种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新型鼠疫。伍连德将其命名为“肺鼠疫”。

在傅家甸，伍连德追根溯源，在一个来自满洲里的俄国人制作皮毛的窝棚里，找到了东北鼠疫的疫源。东北的俄国人和本地人，都喜爱用貂皮制作衣饰。由于貂的数量太少，于是就有人用土拨鼠的皮毛来代替貂皮。伍连德在这个窝棚的土拨鼠皮毛上，检测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

在傅家甸，伍连德迅速制定了防治鼠疫的方案和具体的防疫隔离措施。首先利用医用消毒纱布制作了应急使用的“伍氏口罩”，要求参加防疫抗灾的所有人员都要佩戴口罩，做好自我防护工



伍氏口罩

作。其次建立了简易的防疫站，保护好抗灾工作人员的安全。

外务部防疫大臣施肇基接到锡良和伍连德的联名电报，紧急上报朝廷。没想到伍连德的报告遭到了清廷特聘的外籍专家梅尼教授的强烈反对。法国人梅尼是当时欧洲著名的鼠疫专家。梅尼认为，一个31岁的黄种人前往疫区不过四五天，就妄想要推翻西方医学界数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公然说他发现了一种新型的“肺鼠疫”，简直就是“离经叛道”，不可容忍！

1911年1月2日，梅尼离京前往哈尔滨。梅尼非常傲慢地要求总督锡良即刻电请清廷：撤换伍连德，由梅尼来统管防疫事务。锡良以“先实地踏查再另行提议”婉拒梅尼。然而高傲的梅尼仍然坚持己见，并于1月5日下午，以欧洲鼠疫专家的身份，私访中东铁路医院。在进入传染病房诊察4名患者的时候，梅尼只穿戴了白色工作服、帽子和一双橡皮手套，没有佩戴口罩。当晚，梅尼还会见了数名欧洲友人，并前往当地几家著名百货商场购物。

1月8日，梅尼突然出现低热、头痛、寒战的情况，并在9日清晨出现咳嗽和痰涌。梅尼心知大事不好，入住中东铁路医院治疗。当天，梅尼的体温达到38.3摄氏度，痰液中检测出鼠疫杆菌。10日，注射抗鼠疫免疫血清，但病情仍在加重，体温达到39.4摄氏度，开始大量咯血，并失去意识。11日，梅尼去世，面呈黑紫色。此时，距他到哈尔滨不过9天，距他探访病人不过6天！

一位著名的欧洲鼠疫专家竟然死于东北鼠疫！梅尼教授之死，震惊了清廷上下，甚至震惊了整个世界！梅尼教授之死，是一个悲剧，但意外地为年轻的伍连德博士扫清了一切防疫抗灾的障碍。伍连德向政府提出的一切要求都被迅速批准，所采取的防疫隔离措施甚至获得了各外国使节的支持。整个东北的防疫隔离工作，从1911年1月11日这一天正式开始。

鼠疫斗士伍连德

根据伍连德先期上报的防疫方案，朝廷紧急调动大量人力物力支援东北。大批军警和被征召的关内医生被派往哈尔滨。同时，各地开始大规模生产制作“伍氏口罩”，源源不断地提供给疫区工作人员和百姓使用。

1911年1月13日，军队封锁山海关，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在军人的看守下停留观察5



大车店改造的“疑似病院”



用来做临时隔离所的货运车厢



客栈改造的“养病院”

天，确认无恙之后，才可以放行，当时连太子太傅都被挡在了山海关之外。从1月14日至19日，东北境内的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陆续停止运行。1月21日，京津铁路全线停止运行。东北周边建立了三条军事防线，坚决阻挡和避免春节期间人口的四处流动。在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鼠疫被控制在东三省之内。

在傅家甸，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防疫隔离措施：由东北总督锡良出面，向中东铁路主管借调了1300节货运车厢（内置取暖火炉），用来做临时隔离所；学校停课，将校舍、一批客栈和大车店改作“疑似病院”；利用大户人家或死绝户人家的院落，设置了数家简易医院，用来收治确诊的鼠疫病人。

同时伍连德将整个疫区划分为若干区域进行“网格化管理”。工作人员和当地百姓发给红、黄、蓝、白4种不同颜色的证章，不同颜色区域的人员不许跨区行动。每个区域都派出数名医生带领一批军警人员逐屋检查，发现病人立即送到

新设立的医院集中治疗，其家属则被送往本区的隔离所隔离。傅家甸的隔离方法有章可循，且简捷易行，被锡良总督及时推广到东北各地参照执行。

接着，伍连德抽身巡察了傅家甸坟场。由于瘟疫肆虐，死者众多，加之天寒地冻，那些无法下葬的死尸和棺材，在坟场层层叠叠堆积成了蔓延数百米的山丘！伍连德再一次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惊！伍连德认为傅家甸坟场就是一座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天然冷藏柜”。一旦开春解冻，这个坟场会彻底毁了哈尔滨和东三省，甚至会毁掉整个中国！

伍连德当机立断，提出要立刻焚烧傅家甸坟场的所有尸体和棺材。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当地百姓甚至是地方官的一致反对。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死者应该入土为安。无奈之下，伍连德和锡良再次联名致电上奏朝廷，希望强行推行焚尸计划。身为朝廷“防疫大臣”的施肇基在朝廷内外力排众议，敦请摄政王府及时发出电报：“圣旨，

准伍连德所奏。”

1911年1月30日，是辛亥年的大年初一。这天清晨，在傅家甸坟场，由伍连德亲自指挥监督，200名裹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人按照每100具尸体或棺材摆放成一堆的要求，一共堆起了22堆“尸山”。所有的尸堆都被泼上煤油并点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焚尸行动，大火足足烧了3天才熄灭。

在哈尔滨焚尸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电令要求各疫区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尸体。很快，东北的疫情就出现了转机。

1911年2月20日，各疫区死亡人数全部出现了下降。收到最新疫情报告的施肇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朗声大笑：“苍天在上，中国有希望了。”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首次出现了零死亡！此时，距离伍连德首次抵达哈尔滨仅仅67天，距离清廷采纳伍连德建议，封锁山海关，仅仅过去了47天。而距离伍连德焚尸的大年初一，刚好1个月！3月2日，在一片欢呼声中，伍连德宣布解除对哈尔滨傅家甸的隔离。

从3月1日到3月底，整个东北，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在这次疫情中，东北1400万人口，最终死亡6万多人，灾情最严重的傅家甸区域，死亡人数超过总人口的1/4。参与防疫工作的2943名工作人员，有297人殉职。

在4个月内，施肇基、锡良与伍连德密切配合，力挽狂澜，成功取得东北鼠疫抗灾的全面胜



伍连德博士在工作中

利，创造了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

1911年4月3日至28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沈阳）召开，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名医学界代表参加。外交部右丞相施肇基作为大清国特使出席，伍连德被大会推举出任会议主席。

伍连德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的报告，获得与会专家的一致赞赏。他的关于“肺鼠疫”的研究成果被全世界所认可。伍连德战胜东北鼠疫的防疫方案，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仍用来处理突发传染病事件的金科宝典。国际医学联盟授予伍连德“鼠疫斗士”称号。

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赞誉，伍连德并没有陶醉自满，他预测鼠疫在合适条件下还会再度暴发。为此，他辞去了高官厚禄，返回东北，在东北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卫生防疫机构，并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支防治鼠疫的专业队伍。1920年底，鼠疫果然卷土重来，伍连德再次成功将这一次的

鼠疫灾难遏制在了东三省的北部地区，死亡人数仅 1017 人。更重要的是，在第二次东北鼠疫的抗灾过程中，伍连德带领他的防疫队伍，彻底消灭了鼠疫隐患。从 1920 年开始，东北再也没有暴发过鼠疫。同年，伍连德还应阎锡山的邀请，顺利消灭了发生在山西的鼠疫。

“国士无双”伍连德

伍连德不仅是“鼠疫斗士”，他还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开拓者、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奠基人、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研究的拓荒人。

伍连德前前后后主持兴办了 20 多所现代医学院校和医院，为中国培养了众多医学人才。伍连德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他创办的《中华医学杂志》至今仍然是我国医学界的权威刊物之

一。伍连德是西医博士，而他与王吉民合作，用英文写成的《中国医史》成为早期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文献。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伍连德离开祖国返回马来亚槟榔屿。在槟榔屿，伍连德开了一家小诊所，为家乡的百姓服务。晚年的伍连德花费 7 年的时间，用英文写成一部长篇自传，自取书名为：《鼠疫斗士——一个中国现代医生的自传》。伍连德的一生事业辉煌壮丽，桂冠无数，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鼠疫斗士”的称号。

1959 年，伍连德自传由剑桥出版社出版。1960 年 1 月 21 日，伍连德在槟榔屿病逝，享年 81 岁。

1960 年 1 月 27 日，《泰晤士报》写道：“伍连德是‘流行病的英勇斗士’，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

伍连德的文化遗产，我们至今还在享用。伍连德在东北抗击鼠疫时临时应急制作的棉纱口罩，被后人称作“伍氏口罩”。因其制作方式简单，成本低廉，很快在全国推广。“伍氏口罩”在我国医学界广泛使用了 70 多年，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被无纺布等其他材质制作的各式口罩所替代。伍连德还从防止传染病的角度出发，创制了旋转餐台，运用“公勺”“公筷”将餐桌上的汤菜盛到个人的碗碟里食用。正是他将西方分食传统与国人喜好围着圆桌共食的习俗完美地结合起来。



竖立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园里的伍连德塑像

精诚不倦救苍生

李治莹

注定要被国人铭记的新冠肺炎阻击战，有着无数令世人震撼的事例，10天左右便建立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及后设的多座方舱医院，让世界为之赞叹。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分别建在武汉蔡甸区知音湖大道和武汉江夏区强军路军运村。早在1955年建立的“武汉同济医院”（别称“飞机楼”医院），则建在汉口当时荒废的华商跑马场。院址虽不同，建院的宗旨同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在今日，赞颂抗疫第一线医护之时，亦深深缅怀当年大医精诚、造福江城，曾任武汉同济医院院长的林竟成先生……

—

20世纪之初，林竟成出生于福州闽侯，父亲林宝瑛是晚清最后一批监生。但在清朝末日、民国政府萌芽的乱世之中，林宝瑛学无所用，为求生计只好学着经商。他来到当年商人们趋之若鹜



林竟成

的福州城，在当时南台的上海街开了一间油店，店名“成源”。1907年初春，林宝瑛喜迎贵子，盼其有福、祝其吉祥，给儿子取名“林兆禧”。

一介书生想在商界占一席之地，着实为难林宝瑛了。不久就因不善经营，又逢时局日渐动乱，油店破产。退出商圈后，林宝瑛寄希望于爱子，于是节衣缩食，送儿进入私塾。小兆禧明白父亲的不易，勤勉于学堂之余，广为涉猎课外读

物，尤其是文学作品。一日，他捧读岳飞传记，直至夜深，合卷后心潮起伏。岳飞戎马一生、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植根于少年兆禧的心中。

福州不仅是商业发达的都市，更是教育上乘、学风鼎盛之地。见14岁的兆禧已是翩翩少年，一身灵气，林宝瑛决定让儿子就读福州格致中学。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教会学校。兆禧入学后，发现要在这所学校学好功课，外文必须过关。从26个字母学起，谈何容易？然而他想起了曾经读过的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一副励志自勉联，第一句就是“有志者事竟成”，于是只争朝夕恶补英语。不久，他的英语成绩后来居上。如愿以偿之际，他乘兴更改了名字，变林兆禧为“林竟成”。

后来，林竟成陆续熟读了林则徐的有关著述，仰慕、崇拜、敬重之情无以复加。他深为自己家乡林氏宗亲中有着这么一位万民齐颂的民族英雄而无比骄傲。遵其放眼世界，崇其“海到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敬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在先贤的话里话外悟其精神，也在英雄光辉的一生中，寻觅其步步闪光的脚印，效仿前行。

在国家积贫积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当年，没完没了的疾病让民众雪上加霜。19岁那年，林竟成决定以济世救民之仁心，走医之道、学医之术。品学兼优的林竟成，考入了被誉为中国现代医师摇篮的同济大学医学院。那个年代天

灾人祸连绵，大小瘟疫常有，一旦横祸袭来，受苦的是民众。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服务，是自己学医的初衷；防病在先、治病于后，最大限度地减轻病患的负担，是学医的方向。于是，林竟成义无反顾地选学了公共卫生专业。

正当林竟成深入涉足于公共医学领域之际，父母却先后去世。亲情的痛失，心灵的悲恸，学业的无助，林竟成觉得自己如一片浮萍，飘飘于天地之间。但不屈于厄运、不低头于困境的信念，让他走出了失去双亲的阴影，以“头悬梁”之勤苦攻读，终以全年段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二

林竟成步出同济大学医学院大门的那年，即1933年，有着“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的黄河流域，暴发特大洪水。黄河下游南北两岸决口50多处，淹没河南、山东、河北和江苏4省30多个县，数百万人遭灾，哀鸿遍野。公共医学专业的高才生林竟成，被当年的“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抽调出来，参加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他星夜兼程赶往山东济宁河长口一带。苦于医护人员缺乏，只有一名护士当助手的林竟成，每天接诊300多人次。林竟成治疗病患的同时，还走村串户呼吁乡亲们防疫防病，他那清瘦的身躯，仿佛潜藏着无穷的能量。

1938年，在汉口加入中国红十字会的林竟成，已是全国救护总队第4中队中队长兼第49医



林竟成（左三）与第49医防队成员

防队队长。在那关系到国之存亡的岁月中，他全身心投入抗战，集难民救治、伤残士兵的医疗、海港检疫等职责于一身。那时遭日寇践踏的国土百孔千疮，了无生计的百姓流离失所，逃离战火的难民处处可见。途经湖南长沙、衡阳、祁阳，广西桂林、柳州，贵州都匀，一路上饿死、病亡的难民尸骨横陈，让疾走在防疫路上的林竟成悲怆不已。辗转6个多月风雨兼程，焚膏继晷地救治各地同胞大半年，眼见病患者无数，林竟成恨不得能有孙大圣一样的分身术。

诚于医德、精于医术的林竟成，想到的总是他人。1939年初秋，一位援华的波兰医生，穿越敌人包围圈时，被流弹击中腿部，无法行走。正罹患痢疾的林竟成，毫不犹豫地从马背上下来，把马匹让给这位波兰医生。他对旁人恳切言道：

“一个外国人，为支持中国抗战，与我们生死与

共、患难相依。受伤了，理应以兄弟之情待之，我岂能安坐于马上？”举步维艰的林竟成，让人搀扶或拄拐，从湖南岳阳一路行走到处县。

在频仍的战事中，林竟成发现士兵中多有腹泻之疾，认定为营养缺失所致，即劝说所率救护队克己坚忍、少吃食物，省下以供士兵。在贵州，国民党所掳壮丁群体中，突发霍乱疫情。当时药品奇缺，林竟成施以漂白粉净其饮用水，以

其他有效药物疗之。又遇湘鄂桂地区流行伤寒、疟疾等恶疾，手头无良药的林竟成，八方奔走，呼吁人们灭虱。当年天灾、战乱双棒齐下，无论士兵还是难民，皆无卫生概念，身上长虱者普遍，竟有一件棉被心密布十几万只虱子成为“虱衣”。病员多于伤兵的场景，令林竟成悲悯不已。他首创的“酒灶式蒸气灭虱法”，因效果凸显而被广泛应用。

诊治患者时，时有敌机在低空盘旋、头顶呼啸，落下的炮弹爆炸于身前身后。林竟成举目望飞机离去，再低头施诊。在炸弹的火光中他从未停下脚步，仅仅在湖南省就奔走了40多个县。张治中将军的私人秘书陶天白在感佩之余，于《医界二林》一书中，专以浓墨重笔，恭敬于林竟成。当时，来自最高层级的一张奖状授予林竟成，状面上如此写道：“非常时期人民荣誉奖状。”

早于1934年始，林竟成就担任江苏省立卫生事务所防疫科长。1947年任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主任，兼附属医院院长。一路走来，天道酬勤，在其位谋其政，从不懈怠。如此一位医学名家，让当年欲溃逃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百般不舍，多次规劝同往，但林竟成终不为所动。

三

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林竟成以同济医院院长、著名社会医学教授和卫生管理学专家的身份，不遗余力为国家公共卫生尽职尽责，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却又面临一个“非常时期”：卫生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要求，对全国医学院校进行地域分布调整，决定将上海同济大

学医学院包括附属同济医院迁往武汉。这是在医疗事业中，国家纵横捭阖所下的一粒闪光之棋。林竟成不再瞻前顾后，与多位医界翘楚力排众议，以破釜沉舟般的决心告别色彩缤纷的上海，拥抱大武汉这座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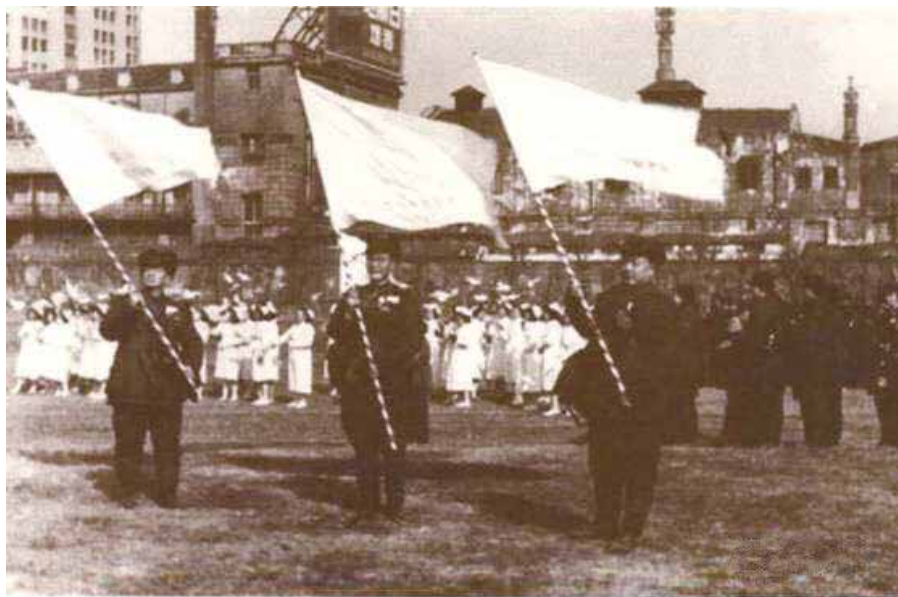
紧锣密鼓建院之际，抗美援朝的号角召唤着林竟成，他以上海医疗手术总队副队长兼第一大队队长的身份，跨过鸭绿江。那时的林竟成因伤刚做完腰脊椎吻合手术，身上还穿着厚重的石膏背心，他代表医务人员在出征会上慷慨陈词道：“我们有神圣的天职，那就是救治在前线出生入死的伤病员……”

入朝鲜时，时至严冬，零下30多度的气温，滴水成冰。多少来不及带上冬衣就出征的志愿军战士，被冻掉了鼻子、耳朵，脚与鞋冻在一起，

一脱鞋就把脚趾留在鞋底。

不战而伤以致断命丧躯的战士不在少数。林竟成率领他的医疗队，以精湛的医术，

“绣花描图”之细微，擦去一滴滴血，连起一根根筋，植上一寸寸皮，最大限度地避免战士们致残。在朝鲜战场短暂的一年间，由林竟成和同事带领的同济两支救护队，单是手术就完成2239人次，诊治非手术疾病无数。



1951年，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整装待发。前排左一举旗者为林竟成

从抗美援朝救护前线归来后，他来不及掸去一身硝烟，就投入武汉同济医院的建筑谋划中。林竟成在已有的方案中，又参照当年从美、德两国带回来的多家医院建筑设计图，同时带队南下上海，北上京城、大连等地，马不停蹄地考察了数十家医院的建筑模式。回到武汉后，院址择地一处已废弃的跑马场，从此他

一头扎进工地。在铲草平坡掘地基的同时，他一遍遍审阅、修改设计方案，并确定建筑材料、建设工期等，事事亲力亲为。经深思熟虑，作为项目负责人和基建处主任的林竟成，从专家设计的图纸中，遴选出冯纪忠教授设计的飞机楼形态的方案，决定以四翼形、飞机形状兴建医院。设计方案制作成模型后，在上海、武汉两地展出，深得人们的支持和医界好评。

采用飞机型布局，所有病房、千张床位，每日均可保证3小时以上的光照，充足的采光与流畅的换气有利于病患的康复。且视野开阔，便于消毒，单位面积效用可达到极致。四大病区由一条走廊连接，再向四大方向延伸，又可避免不同科室交叉感染，布局合理而完美。楼前再建一喷



武汉同济医院旧影

水金鱼池，四周配以静谧典雅的花园，辅以秀丽的视觉。新颖的飞机外形，让病患者觉得大楼与自己时时都将展翅欲飞，既有遨游太空之雄风，又何病之有？

武汉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飞机楼”的建成，被公认为我国医院的“典范型建筑”，被誉为“中国现代医院建筑的开端”，并先后获得诸多奖项。同时，国际著名的《弗莱彻建筑史》第20版，将武汉的“飞机楼”收录其中。

1987年7月，林竟成先生病逝于武汉，享年81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竟成先生与当今在武汉抗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们，那种以身为盾、普救苍生的崇高医德，将永远被人们所铭记。

走，咱们回家

杨国栋

—

当新冠病毒在湖北武汉肆虐之时，一艘豪华邮轮“钻石公主号”正受困于海上。

“钻石公主号”邮轮是2020年1月20日从日本横滨码头出发，25日抵达中国香港，之后前往越南、柬埔寨等地，最后返回横滨。船上共有乘客与船员3700多人。至2月19日晚，经医学鉴定，船上感染新冠肺炎患者确诊人数高达691人。

船上的乘客共有中国同胞312人，其中香港同胞261人，台湾同胞25人，澳门同胞5人，中国内地21人。在中央政府的统筹安排和有关部门的紧密配合协调下，香港特区政府决定派出包



机，将邮轮上的中国乘客全部接走。

然而，从日本横滨码头到东京羽田机场，还有一段路程，需要出动大车运载。为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出紧急协助的呼声。起初，一些出租车公司认为价钱高，可以赚一把。可是听到各种传言，因为害怕病毒传染，租好的车辆临阵退却，原本想高额获取薪酬的司机，也觉得保

命要紧，提出不干。关键时刻，旅日榕籍侨胞刘丹蕙挺身而出，同驻日使馆联系后，表达她的意愿，由她任社长的天旅旅行社承担接送邮轮中中国同胞的任务。

二

刘丹蕙的日本名字叫原田优美，福建省福州市人。她爱好文学，关注时事新闻，原是福建日报社旗下东南网驻日本特约记者，曾经为东南网提供过不少来自日本的新闻资讯。新冠肺炎病毒开始传播的日子，她就非常关注疫情走向。

那些天，日本正遭遇零下30摄氏度的寒流袭击，东京出现大雪天气，而新冠病毒的传言令人心生恐惧。刘丹蕙组织召开的动员会议，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冷场。原因并不复杂，旅行社员工们都是普通人，自然担心病毒感染，不少人甚至说：“即使社长多给我们薪酬，我们也不能干，我们不赚这种有风险的钱！”

这些，社长刘丹蕙能理解。

性格使然，一向不愿退却的刘丹蕙决定寻找新的办法。她安排联系以往与天旅旅行社有紧密业务关系的出租车公司，请他们支持接单。然而联系了一圈，并未有人回应。刘丹蕙干脆自己出面，直接找这些合作伙伴的负责人，得到的回答是，不敢接，不挣这种有害身体甚至生命危险的钱……

刘丹蕙仍不气馁。她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同

往昔有交情，帮过他们忙的旅行社打电话联系。平日里这些称她为大姐大的日本人、中国人，这会儿都支支吾吾，寻找理由推脱。有些朋友碍于面子，同意出车，但只出一辆两辆。刘丹蕙算了算，3家公司加起来才5辆大巴，怎么也不够。随着时间推移，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者数量在增多，就是谈好的5辆大巴车主，也害怕不干了。

求人不如求己。刘丹蕙下定决心，调用自己社里的大巴，独立承担本次312名中国同胞的运送重任。她立即组织召开全体员工动员大会，直接提出13辆大巴和13名司机以及10多名工作人员配合的硬任务。由于开会之前刘丹蕙私下同司机们打了招呼，故而任务一下，反对的声音寥寥，却也出现冷场。见大家情绪低落，她就用汉语和日语为大家鼓劲：中国有一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它的主题曲就是《好汉歌》。“该出手时就出手”，是这首歌的经典流行语句。希望本社的中国同胞和日本朋友，都能够在这关系许多新冠肺炎患者生命危险的关键时刻，出手相救，让他们安全回家！

面对社长刘丹蕙情之殷殷，言之切切，当场就有人站出来说：“刘社长一向有担当，对我们员工情同兄弟姐妹，关爱照顾。现在她承接了驻日大使馆的任务，我们不跟她干，说得过去吗？”

有了这样的表态，刘丹蕙心安了。她感谢日本司机关键时刻伸出友谊之手，帮助受难患病的中国同胞，同时郑重地承诺，对这次敢于出手相救、表现突出的中日两国司机和工作人员，给予



刘丹蕙向司机表示感谢 黄汇杰 / 摄

奖励，以此在天旅旅行社树立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风尚。

三

1969年10月，刘丹蕙出生在福州市一个普通人家。由于父亲早逝，她和妹妹过得十分艰辛。然而，每当想到自己的名字里有着雪里蕙那样的在寒冬里展示的绚烂色彩，她就为自己鼓劲，一定要干出个人样。果然，通过刻苦学习，她考上了集美大学音乐系。毕业后，她被分配到福州北峰中学当了一名音乐老师。音乐的浪漫和抒情，给了她内心许多抚慰。但单调的生活与较低的收入，却也困扰着她。妹妹要上学，母亲要

抚养，加上20世纪90年代初的“下海潮”背景，不甘寂寞的刘丹蕙离开学校，孤身一人前往厦门创业。

她租用店铺卖电器，却无意中被一个姓为泽的日本青年，用炽热的语言和诚挚的真情，撞开了情感的闸门。为泽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建筑系，被日本总部派到厦门考察。他有事没事就到刘丹蕙的店铺找她聊天。一来二往，两人的情感热度直线上升。于是，嫁到日本

成为她人生的重要选择。婆家在日本福井县，家族有很大的建筑公司，是福井一带的望族。在这样的家庭中生活，安逸、优渥，这是许多女人求之不得的。可刘丹蕙并不满足于此。她刻苦学习日语，攻下了日语关，又花时间去熟悉日本社会，了解民情风俗，以此融入日本社会。她万万没有想到，当她有一天走进丈夫为泽的建筑公司，告诉他说，自己可以为他分忧，想在他的大企业里找一份工作时，丈夫却当场训斥她不懂规矩。在日本，出嫁的女人主要任务就是生儿育女，伺候丈夫和公婆。她这才明白，在日本没有丈夫的许可，女人是不能走上社会去谋业的。

性格倔强的刘丹蕙将自己出生不久的女儿抱回福州，由老母亲照料。回到日本后，她给自己

起了原田优美的日本名字。“原田”这个姓的祖先是从中原一带到日本的中国人，也是姓刘。她少用夫家为她起的名字为泽良江，而多用原田优美这个名字，以体现自己永远不忘的“中国心”。她依然谋划着属于自己的事业。她从卖电话卡开始，客户大都是青年学生，包括中国留日学生，1个月1000张。因为勤奋跑腿，她的电话卡销售数量竟然直线上升，从1000张到2000张3000张……半年后竟然飙升到1万张，乃至数万张，让许多精明的日本人看傻了眼。

刘丹蕙进入日本旅游大巴公司是在1997年。她勤奋刻苦，用心服务，又有在国内兼职导游的经验，还懂得中日两国语言，因而受到观光客的喜爱。

自己当老板组织运营才是她为之奋斗的事业。她用数年卖电话卡和做导游的收入所得，买了3辆二手大巴车，成立了“Joyful 观光”大巴公司，从此走上了独立创业的艰辛之路。那时，“个性化服务”尚未走俏旅游市场。刘丹蕙却凭借胆识与智慧，探索性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她以青年女性精细的视觉，将大巴设计得色彩清新，所用广告词独到亮眼；对颜色、编号，司机的制服、帽子、手套等，都做了统一标识；专门编撰了区别于其他大巴公司的文明旅游服务用语；要求司机始终保持车内整洁，禁止行车途中吃东西、抽烟和聊天，遇到旅客有难题，必须帮助解决或者求助公司解决。这样的运营虽然有难度，却好评如潮，打出了知名度，也快速增加了

订单车次。几年下来，刘丹蕙的事业红火热闹，蒸蒸日上，大巴车从最初的3辆增加到10辆、20辆乃至近百辆，客户也由原来的几百人发展到数万人。许多旅行社主动找上门来同她的公司签约合作。刘丹蕙也就借此机会成立了自己的“株式会社天旅”旅行社，跻身于日本旅游业的品牌行列，成为日本观光界一道清新亮丽的风景。

刘丹蕙始终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福州家乡，尤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酷爱至深。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成为她的手中读物。她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就跟着同学练习南拳，不但健身，还滋养了她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的性格。在日本，她看到华人有困难，便毫不犹豫地倾力相助。她将爱国忠勇和“仁义礼智信”当作座右铭。事业发达后，她多次出手帮助日本的弱势社群，到老人院探访孤寡老人，给他们送去所需物品。她远赴日本关西和歌山县的社会法人残障工厂，为他们的产品举行义卖，表现出浓浓的爱心……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强烈地震而引发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方圆几十里的居民被迫转移。极其危险的时期，大家都害怕核辐射，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做公益事业。刘丹蕙也怕。但她得知老百姓有出行的需求，便毅然决然组织自己旅行社的驾驶员去做义工。司机们非常感动，说你一个中国人都勇于担当，我们日本人还有什么话讲？纷纷出来与刘丹蕙签订“生死状”。刘丹蕙也不含糊，同司机们



刘丹蕙和大巴司机合影 黄汇杰 / 摄

洽谈，赶回日本东京，同中国驻日使馆商议下一步旅客回国事宜。她安排自己的天旅旅行社，设计了几种回国线路，接着同航空公司商讨航班和机票购买事项。台风过去后，她又安排出动“Joyful 观光”大巴，将那些因强台风滞留在日本的中国旅客，全部安全地送达机场。中国驻日大使馆和大阪领事馆对刘丹蕙的救援行动给予高度赞扬，并颁发了表彰奖状。

一道做义工。没有收入，还得天天贴钱。刘丹蕙变卖部分房产，用这笔钱去连续做了数月义工，获得日本各界的高度赞扬。

2018年9月4日，日本大阪遭遇了25年来最强台风“飞燕”的凶猛袭击，关西国际机场被迫关闭，航班取消，近8000名各国旅客滞留机场。当时还在海外出差的刘丹蕙，突然接到中国驻日本大阪领事馆的救援电话，希望她能够组织安排大巴和人员参加救援行动。刘丹蕙二话没说，当即电话指挥自己的旅行社，派出数十辆大巴分批次前往关西国际机场，连续战斗了十几个小时，将近千名中国旅客输送到各个安顿点，直到最后一位旅客安全离开关西国际机场。

为将好事做到底，刘丹蕙中断海外的业务

正因为刘丹蕙以浓烈的仁爱之心，多次参与了中国驻日使领馆组织的救援行动，人们对她敢于担当的爱心早已耳熟能详，才会在“钻石公主号”遭遇新冠病毒疫情的危难时刻，再次请她出手相助。

2月19日上午，天色迷离，寒雾茫茫，冰冷凛冽的海风吹拂着洋面上的邮轮。刘丹蕙带领着她的团队，举行了简约的誓师大会，穿戴上预先准备好的护目镜、口罩和防护服，交代了时间和线路任务，正式出征。13辆豪华大巴排成长形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向了横滨港口，将“钻石公主号”上的中国同胞们带向东京羽田机场。

“走，咱们回家！”刘丹蕙写在大巴横幅上的这句话，让每一位下船的中国人心中涌起暖流。

瑞荣坊的葡萄藤

蔡 林

1

瑞荣坊拆迁了。报纸上的一张图片映入眼帘，矾红色的石牌坊上“瑞荣坊”三个大字依然清晰，端庄的楷体刚劲有力。目光从牌坊下穿过，瑞荣坊里一片狼藉。视线停留在中部，那里一片绿荫，阳光下掌叶舒展，闪着生命的光芒。那是一架葡萄藤，在这片废墟中从容地撑着一片绿。记忆越过这葡萄架，延伸出图片，在坊道尽头的围墙外是我曾住过的地方——义和花园楼。从楼上的西窗口可以俯瞰整个坊，坊里住着发小、同学、画友……少时的印记很深，以至于若干年后遇上曾住在瑞荣坊的画友韦先生，还能清晰地聊起那画面，从而得知这架葡萄是他栽下的。

韦先生是瑞荣坊的少主，老太古洋行福州分行的大老板韦锦川先生的孙子。



2007年的瑞荣坊一片狼藉 小飞刀/摄

2

辛亥革命前夕，一个深秋的早晨，韦锦川身着一袭烟青色长衫，上套一件半新的藏青厚呢马褂，伫立在海关埕码头，凝望着一艘向东远去的机帆船。那船上是他刚刚送走的香港太古洋行福州分行的洋老板一家。洋老板患病已久且担心辛亥革命运动造成的社会动荡，决意撤离福州回英国。然而，几十年积累的商贸业务，不是一时可以撤掉的。他看上了跟随他十多年、诚实精明的韦锦川先生，拒绝了香港总部的派员，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快速转让了太古洋行福州分行的茶厂、航运、仓库以及所有的外贸业务和场所。

韦锦川目送着远去的帆船渐渐地融入天边的水雾。流淌的闽江水在升起的阳光下闪着金光，那捉摸不定的金光里有他的梦想。老家广东中山的他，十几岁就开始随着父兄学习如何与洋人做生意，凭一口流利的英语闯入香港。他具有华人诚实、勤劳、坚忍的品格，又精于生意场上的每个环节。

这次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降临。他倾其所有，借遍了所有可以借的地方，质押了所有可以质押的货单，凭着良好的人品，一个月内凑足了7万块现大洋，从洋人手里盘下了他极为熟悉却从未奢望的太古洋行福州分行所有的家当。

7万块大洋，他心里默念着这个数字，轻轻地扯了下毛了边的褂襟，转身把目光投向南面，

海关大楼后面的建筑群就是太古的家当，那里有洋楼、茶厂、仓库……他加快了脚步，走向了属于他自己的帝国。

3

瑞荣坊是韦锦川最成功时创下的产业。韦锦川自接手太古洋行福州分行后，筚路蓝缕，小心经营着出口茶叶，进口白糖、冰糖的生意。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太古总部需要大量的桐油、麻袋、棉花、绳索等战争后勤用品和医疗原材料，品种多货物杂，韦锦川凭着经验，辛劳地完成了每一笔交易，将货源不断地运至中国香港、印度等地。他又精于茶叶加工，参股船运。很快，他还清了所有的借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攒了不少银圆在几个镶着铜包角的大木箱里。于是，他从没落的同乡手里，购入了瑞荣坊南侧的地皮，建起这12间广式排屋。

在这之前，那位没落的同乡已陆续将北面地块转让出去，自己落在东北角上。北面先盖的排屋，由于多家业主，风格不一，不及南面后起的韦氏排屋整齐气派，但不妨碍瑞荣坊整体格局的构成。

早先瑞荣坊南北排屋之间是一条不小的水沟，两岸之间以厚木板为桥连接。这水沟属海关浦水系，沟宽可以撑小船。这沟水自西往东流经瑞荣坊中轴，绕义和楼西围墙，经碧琳花园汇入环绕水系，由义和花园北面围墙通往新民街，而

后回到闽江。我小时候曾顺着义和楼花园里的水道打开围墙后小门，见沟水绕墙根东去。“文革”期间，我住到了楼上，从二楼西窗口俯瞰瑞荣坊时，已无水沟，只有一条中轴通道。

瑞荣坊南面韦氏排屋 12 间，砖木结构，每间结构面积基本相同，宽 4 米，进深二十四五米。入门一天井，过天井入室，侧有约 1 米的过道。行五六米，有一采光井，高八九米，深约 4 米。侧壁设木梯通往二楼，上有玻璃雨棚。过采光井又进入过道，仍有侧室，室后设有小木梯。二楼有南北两房，每间房大约 20 平方米，成排的玻璃窗，采光极好。步出二楼南面房间的门，是一方 4 米见宽的阳台，阳台栏杆由齐齐排列着的蓝釉色花瓶柱支撑，站在阳台上，可见马路对面的茶厂。阳台下小花园外是排屋的南围墙，正与茶厂隔街相望。围墙中部有一道门，可通行，我常经过这里，去坊里找伙伴玩。

韦锦川共有七男八女，这 12 间排屋是为成年儿女们置办的。除了大女儿住茶厂旁的小洋楼，他和夫人带着幼小和伙计、员工一大家子，住在太古洋行建筑群里。瑞荣坊建成后，韦锦川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视瑞荣坊为吉宅。20 世纪 30 年代末，他带头与在榕的广东商贾一道，为修建临江广东会馆捐资，并为抗日义捐，购入徐悲鸿和一些名人画作。画友韦先生曾留有他祖父认捐的徐悲鸿画作《葡萄》，或许这就是他偏爱种植



19 世纪 20 年代末，韦氏全家福，中间老者是韦锦川先生

葡萄藤的由来。

1941 年 4 月 21 日，福州第一次沦陷，太古洋行福州分行生意败落，韦锦川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和逼迫，于 1943 年含恨而死。1944 年福州再次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两次的沦陷，家道中落。国破家亡，大女儿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大女儿积极说服赴香港办理洋行事务的母亲，放弃香港的产业回来。20 世纪 50 年代初，韦锦川的三夫人与小儿子一同回到福州，积极处理福州太古洋行的产业，使之国有化。韦锦川家族和中国许许多多的民族资本家一样，参与共和国建设，融入滚滚的时代潮流。

闽江大桥是福州城跨闽江的第二座桥梁。这



“凤鸣三山”雕像

座桥始建于1970年，1994年改建，桥面从原来的18米增加到了27.2米，是一座可载重的大桥。

驱车沿着六一中路南行过桥到仓山区，迎面而来的是由三面巨擎托起三只腾空而出的凤凰雕像，这寓意着“凤鸣三山”的地标似乎翘盼着、迎接着每位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韦先生说：这个立着三只凤凰的地方，就是原来太古洋行的建筑群。20世纪50年代初还有七八栋两三层红砖结构的英式洋楼花园。后将产业转给了政府，拆了修路。

从闽江大桥南行，绕过三只凤凰左拐向东是

朝阳路。20世纪60年代初，闽江大桥还未建，三只凤凰塑像处还是一片很大的空地。朝阳路的西头接着这片空地，茶厂就在路的南侧。记得当时在这条路上的前段有一个离地约6米高的木廊屋，横跨于茶厂与北边的红砖楼之间。韦先生说：这原是太古洋行的监工调动货物、监视工人的办公点，后来也一起转让给国家。红砖楼边有棵大白玉兰树，树冠荫着木廊跨楼，夏季开满了飘香的玉兰花。楼的背面是东西走向的巷子，东连瑞荣坊。巷子西头的海关埕5号是一个单位的仓库，常有大车进出。少时记忆，边上还有所小邮局，包裹、信札漫出了屋子。

转过海关埕5号往北几十米就到闽江边海关埕，著名的海关大楼就矗立在那里，楼前通往机帆船码头有一片小空地，这里的人称平坦的空地为“埕”，那是孩子们的乐园。夏天的傍晚，这里可热闹了，大人来洗洗涮涮，孩子们来乘凉游泳，大胆的男孩在那里扎猛子，小女孩坐看大人洗衣，把脚浸入江水，吹着风，感受水的流动，还有小鱼轻轻袭来的惊喜。住在瑞荣坊的韦先生，紧挨着那里，是常客。童年的我时而也是其中的一员。

“文革”前，已归国有的原太古茶厂仍然在生产。每逢夏夜，茶厂券廊式建筑围墙上的拱形落地窗就会卸下，露出直条条的铁栅栏，可见铁栅栏内的生产车间灯火通明，汗流浹背的工人们用木掀往巨大的木制窰箱倾倒茉莉花。夏夜，正是茉莉花绽放的时间，那沁人心脾的花香飘满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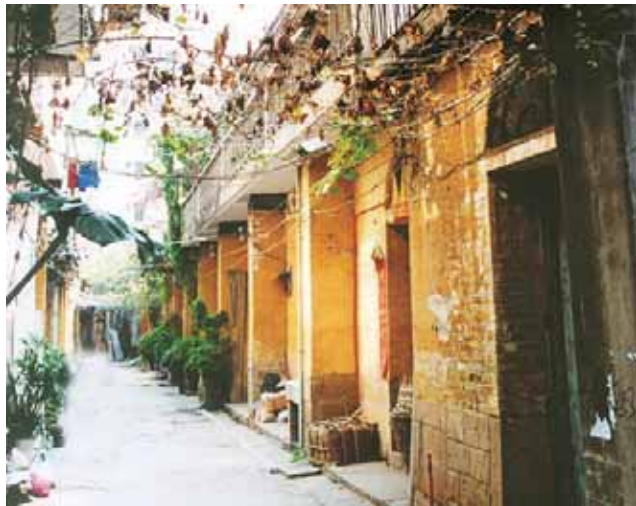
幕中的整个街区。这些香味的记忆，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直至今日，依然是那代人的身份符号。

如今，朝阳路原茶厂不知何时已搬走，那围墙轮廓却依然从北侧路口向东延伸。至于那过街的木廊屋和红砖楼、玉兰树，早在“文革”前就不见了踪影。朝阳路南侧的海关埕也只留了虚名，一座座高档建筑拔地而起，海关巷的路牌也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

5

“一只安静的猫，安详地蹲着，见了生人，也不吭声，也不惊慌，你走近，它不动，眼神清澈沉默，再靠近，触手可及了，才轻巧地一跃，并不即时消失，也许在左近……忍耐地、无辜地、善良地蹲着，叫路人自敛……收手离去。”这是2007年瑞荣坊拆迁前，记者采访韦先生的父亲而写的《静默生存》的开篇，这一段瑞荣坊里的“猫”的描写，预示了瑞荣坊主人的生存哲学。

韦先生的父亲是韦锦川的小儿子，他和瑞荣坊同时出现在韦锦川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韦锦川视他为福星，爱如掌上明珠。按家族重教育的传统，韦先生的父亲从小受良好的教育，善珠算，爱书画，懂洋文。到了晚年老人很享受瑞荣坊的宁静，直到老屋即将消失，老人先它而去。也许是不忍见到与自己相伴近百年的瑞荣坊老屋在挖掘机下呻吟，或



瑞荣坊拆迁前的广式排屋 小飞刀/摄

许确实不愿自己比老屋活得更久，或许没有或许，他把对老屋的情结留在了纸媒上。

韦先生说：广式排屋其实不好住，福州人说“吹火筒”，夏季屋面瓦片吸热传导室内，冬季寒风凛冽地穿堂而过，夏热冬寒，尤其二楼更是住不得。瑞荣坊的广式排屋也因年代久了，韦氏二代兄弟姐妹中，败家的，生病的，发达的，卖的卖，租的租，几经易主，大多业主对此地已无感情也无眷恋。唯有韦先生说起留下的那架葡萄藤，眼里的清澈，让人想起那只瑞荣坊的猫，忍耐地、善良地、乐观地接受时代变革。

韦先生至今保留着祖父韦锦川的象牙印章和金边眼镜，还有一两件逃过“文革”抄家的英式家具。这些是韦氏瑞荣坊的念想，它们也随着拆迁安置，一起搬进了离海关埕不远的新家。说起这些，韦先生是很满意的。

鼓岭，挑工雕塑背后的故事

邱泰斌

千米之巅，云上鼓岭，这座百年社区，新近“修旧如旧”，修复了一幢面阔三间的单层石木洋人古厝别墅，作为鼓岭山居生活博物馆、中外文化教育中心工作室。别墅前，屹立着一座女挑工雕塑，雕塑挑筐内有一襁褓里的男婴。雕塑旁，站着一位满头银发、个头不高、身材壮硕，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但语速偏缓的老妇人。

她是谁？她是美籍学者、鼓岭文化研究专家、福州市荣誉市民穆言灵（Elynmachnnis）。

此时，只见穆言灵手指雕塑男婴，神秘而诙谐地问道：“你们猜猜他是谁？”

“我是一个鼓岭人！他呀，是我丈夫穆彼得 Petermaclnnis 的原型！”

之后，穆言灵激动地向来客和游人讲述起雕



“修旧如旧”的富家别墅



富家别墅前的女挑工雕塑

塑背后的故事。

福州鼓岭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形胜、自然条件和历史机缘：屹立于福建母亲河闽江下游，是福州大鼓山风景名胜区六大景区之一，平均海拔800米，顶峰高千米，盛夏酷暑气温低于30摄氏度，曾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但鼓岭原为穷山僻壤，桃花源地，从岭脚至岭顶，岭道狭窄如羊肠小道。

历史上，从鼓岭山脚至岭顶先后开辟过7条石磴路。宋代，这里开始建起石磴路。之后，清咸丰十一年（1861），由鼓岭过仑村乡绅刘敦恒联手鼓山乡湖塘村王朝壁带头募款重建，形成一条经奶奶坪、佛厝通往鼓岭三保垵的石磴山道（又称佛厝石磴路），全长3000多米，路宽1.8-2.1米，有的地方只能通过一个篾子，陡滑艰险！

这条石磴路旁有一座小佛龕，高70厘米、面宽60厘米，选用整块花岗石凿成，门前外壁镌刻一副楹联：“界灵宗千古，比佑把四方。”在佛厝上方数十米处坐落着一座武圣庵。两处均被当地百姓当作神灵之处。郁达夫当年参观过后，在《闽游滴沥之四》中记载：“一座小小的武圣庵和路旁一座不到一立方米的小石龕算是难得的‘古迹’。”

五口通商，福州开埠。光绪十一年



鼓岭古道



穆霭仁拍摄的一家人上鼓岭的照片



1880-1890年西方人从东际亭坐滑竿上鼓山

(1885)，鼓岭门户洞开，开始热闹繁华。岭间从鱗溪村至三宝埕石磴路曾是一条“官道”，是交通要道。当时上鼓岭都走这条石磴路。

在这特定的山岭环境下，一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土制交通工具——轿子及其轿夫便应运而生。

鼓山鼓岭一带，从此组建起了一支为洋人服务的轿夫队伍，前后活跃了六七十年。

这里所说的轿子，实际上是一种滑竿（山里人称山篴），就是找来两根适宜的竹竿，从有靠背的藤椅扶手穿过，绑扎固定好。滑竿前后，由两人抬着。轿夫都是些忠厚老实的山民村民，又黑又瘦，力气很大。每年夏季（端午节后至中秋节前后），他们一般肩抬洋人，半夜下山，天明登山，一鼓作气，中途不歇。明码标价（每人每次大约2块光洋）。我手边现留有一张1880-1890年西方人从东际亭坐滑竿上鼓山的照片。

洋人上鼓岭避暑带有小孩，会带上中国保姆，把小孩放在筐子里挑着上下岭。

民国福州籍才女庐隐在《房东》一文中这样描述上鼓岭的感受：“当我们坐着山篴，从陡险的山径，来到这比较平坦的路上时，篴夫‘唉哟’的舒了一口气，意思是说‘这可到了’。我们坐山篴的人呢，也照样的深深的舒了一口气，也是说：‘这可到了！’因为长久的颠簸和忧惧，实在觉得力疲神倦呢！”

1886年后，中国第一个夏季中外避暑社区诞生了！鼓岭中外人士共同生活于鼓岭。抬轿与坐轿、流汗与感恩、老子与耶稣、稀饭与牛排、筷子与刀叉、办春酒与做礼拜、学堂与教堂、汉语方言与外语，中外人家在这里进行宗教信仰、民风习俗、生活习惯、语言交流等方方面面的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特别是鼓岭村民与洋人的小孩两小无猜，发生过许多难忘的动人往事。如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2012年2月15日访美，在美国欢迎仪式上曾讲述中国福州“鼓岭的故事”：美国加德纳家族与中国鼓岭留下了一家四代百年不解之缘，加德纳临死时还喃喃呼唤“KULING！KULING”……

20世纪50年代初，外国人撤走之后，鼓岭轿夫的辛劳也终止了。

二

2012年之后，鼓岭实施整治提升。

近日，鼓岭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江敬挺、韩莹、王琳等欣喜地向我诉说：美国穆霭仁



1948年鼓岭，婴儿彼得睡在筐里

(Donald MacInnis) 当年几进几出中国、终身眷恋中华，并深深影响穆氏三代人。

1940年，穆霭仁刚满19岁，还是美国大学在校生，受其老师影响，从美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福建任教。当时中国战乱，局势不稳，穆霭仁坚守一年后回美国继续求学。

1942年，穆霭仁21岁大学毕业后，作为美国陈纳德将军志愿援华航空队（即赫赫有名的飞虎队）的一名中尉，第二次来到中国，被派遣驻厦门，投入中国抗日救亡战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穆霭仁退役回美国娶妻生子，并转入美国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攻读国际关系学位。他毫不犹豫地将研究方向投向中国。1947年9月穆霭仁刚拿到硕士学位，又迫不及待地重返中国福建继续任教。这一次，他带上了妻子，到福州协和大学当教授，教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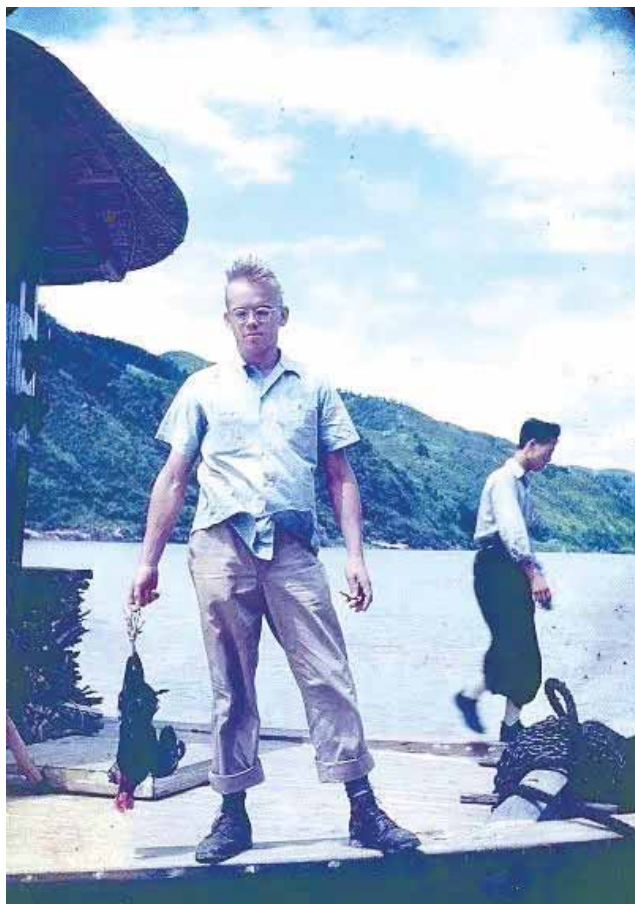
1948年穆霭仁次子彼得在中国诞生。

在中国期间，每年夏天，穆霭仁全家都上鼓岭避暑，每次都由鼓岭轿夫抬上抬下。1948年，

两个月襁褓中的穆彼得被挑上了山，在鼓岭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夏天。

抬轿坐轿，配合默契，和睦相处。轿夫敬业艰辛，穆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懂得感恩，知恩图报。

一次，有位鼓岭村夫患了重病，急需输血，而鼓岭只有穆霭仁血型相符。穆霭仁慷慨献血，救活了村夫。村夫一家十分感激，倾其所有，送了一只母鸡给穆恩人补身子。至今珍藏的那张历史照片中，穆霭仁正手抓一只母鸡。



1947年鼓岭，手拎母鸡的穆霭仁

1949年，穆霭仁带妻儿回美国，后在台湾等地待了12年。其间，穆彼得回美国读高中，考入哈佛大学东亚学系，专修汉语与日语。1988年，穆彼得听说有去中国南京工作的机会，怦然心动，毅然申请赴任。2004年随工作调动，穆彼得举家搬到上海。听说外国人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证，他和妻子穆言灵欣喜不已，成为第一批拥有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前些年，穆霭仁应聘到中国武夷山教书。2005年回美国探亲时突发脑膜炎去世，终年84岁。

临终时，穆霭仁留下遗嘱，要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留在中国八闽，并嘱托后裔回访鼓岭寻根。

三

根在鼓岭，魂系中华。年纪越小刻下的印象越深，年纪越老怀旧的情愫越浓。

2015年，穆彼得68岁、穆言灵65岁，夫妻俩遵循穆霭仁的遗嘱，将其一半骨灰带回福州，撒入闽江，留在他念念不忘的八闽大地。

穆言灵代表穆氏家族开始寻根之旅。

穆言灵曾担任中央电视台“希望英语”栏目主持人。她通过“福州老建筑百科网”站长林轶南联系上鼓岭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穆言灵走进鼓岭，走近历史，成为鼓岭文化研究专家，长期热心投入鼓岭文化、中美人民友谊的研究工作，众人均亲切尊称其为艾伦老师。

鼓岭古厝洋房年久失修，资料匮乏，毁坏厉害，急需辨认真伪和抢救修复。

穆言灵运用互联网搜索不到有关鼓岭的资料，陷入困境。后来，她琢磨创办了“鼓岭之友”网站，开始柳暗花明。其间，美国柏龄威(Arthur willam Billing)家族向穆言灵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鼓岭照片，特别是赠送了拍摄于1925年的鼓岭全景图。



穆言灵向游客讲述富家别墅藏品背后的故事



2017年，柏龄威家族后代捐赠拍摄于1925年的鼓岭全景图



1912年，柏龄威的孩子们在鼓岭柏龄威别墅的合影，左边被抱着的男孩为其次子

柏龄威是美以美传教士，于1907年来华，其妻子及子女自1908年起夏季到鼓岭避暑，分别持续避暑35年和41年。他们不仅热心从事中国教育近40年，而且离开中国后，还把几名中国学生带到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并从养老金中拿出一些资金，资助这些学生深造。

柏龄威次子，1911年出生在中国福州，1912年即见其在鼓岭避暑生活的照片。他小时候在鼓岭避暑时，曾用小相机拍摄并保存了两三百张有价值的镜头。他会讲福州话，虽说如今已年届百岁，行动不便，不能远行，但却提供了很多老照片，并对每张照片及背景都记得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

穆言灵对鼓岭文化的研究已逾4年。为了鉴别鼓岭故居，她多次跑到美国耶鲁大学等地寻找

20世纪初原版鼓岭地图，访问了30多位曾经在鼓岭居住过的美国人，搜集日记及文字资料。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林轶南老师加盟鼓岭文化研究工作后，运用地理定位系统，对鼓岭古厝洋房进行建筑定位，并协助纠错纠偏。可喜的是，如今不但确认了穆霭仁家族鼓岭故居，而且肯定加德纳家族与穆霭仁家族鼓岭故居为同一座别墅。

穆言灵还帮助鼓岭具体做了几件事：一是帮助建立了鼓岭英文网站；二是帮助校对各种英文介绍词；三是帮助制订历史展览馆大纲；四是制作宣传册，已编辑出版有关鼓岭家族、历史建筑等民间档案《老厝回忆录：鼓岭》，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写照。此外，还联系促成十几个曾在鼓岭居住的外国人后裔故地重游，寻根问祖。真个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穆彼得、穆言灵夫妇和他们的两位女儿爱中爱华（汉语名，意即“爱我中华”）都喜欢中国文化，一家人曾在中国居住30多年，以大爱搭建起中美民间文化交流桥梁，为传播激励鼓岭百年中外文化做出不懈努力。

我在加德纳、穆霭仁、柏龄威等外国人家族身上，看到了文明、开放、包容、和谐、感恩的鼓岭文化的缩影与光芒！

土楼一夜

傅翔

到过永定多次，每次都要见那圆圆的土楼，每次都是匆匆忙忙地楼上楼下瞎转一圈，然后留下土楼孤孤单单地站在那里。说孤单，是因为它作为民居太大了，太高了，而里面的人实在太少了。每次急匆匆走过，心里总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也燃不起多少对乡村的好感与激情。

这次又到了土楼，以为又是来去匆匆，以为又是失望，却没想到被它一下子击中了。前一天，和大部队去初溪土楼群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了一点感觉，第二天，我们三五人的小分队又到了高北土楼群和湖坑的振福楼、衍香楼逛了大半天。可能是和摄影家在一起的缘故，我终于更细致地发现了它们的美，特别是发现了振福楼和衍香楼周围美丽的景致。于是，第4天，在会议结束之后，我们终于有了再一次的私自回访，有了一次真正的亲近，有了一次货真价实的土楼之夜。

我没有想到，土楼会如此壮观，如此丰富；会如此亲切，如此温馨；会如此孤独，并让人感慨万千！

振福楼和衍香楼都坐落在湖坑镇一个叫南溪的地方。南溪离湖坑集镇咫尺之遥，是一条狭长而略显开阔的山谷。一条南溪逶迤而去，几个几

乎全是土楼的村庄从上游到下游依次点缀其间，就像一串长长的葡萄。群楼或圆或方，成了一条长龙，当地人便自豪地称之为“土楼长城”。在



南溪土楼群

这条长龙上，有几座特别引人注目的圆楼，除了列入“世遗”名单的振福楼、衍香楼，还有环极楼，那都是堪称一绝的典范之作。当然，绝对不可忽略了南溪源头上的南江村，南江村整洁干净，古木参天，溪流潺潺，竟是世外桃源一般。这里的土楼大多是方楼，这些阔大的方楼沿溪而上，参差错落，气势恢宏，交织着山水田园，便成了一幅极美的图画。

我们在下午早早来到了衍香楼，停车入住。由于有了对外经营，衍香楼的客房经过装饰整理，有席梦思，有电视，窗明几净。再看看房门外一圈圈一层层的屋脊与空荡荡的走廊，还有那阔大椭圆的天空，心里着实安定了下来。看着这样一座巨大而朴素的土楼今晚就要属于我们几个人了，心里竟是说不出的舒坦。

衍香楼之所以让我们再一次回来，我想不仅在于它的名字，而且在于它格外安静秀美的环境，还有它那格外整洁干净的容颜。当然，衍香楼的主人和它的传奇也是吸引我再次来访的因

由。现在，我们终于可以静静地徜徉在土楼的国度里，在这个叫南溪的溪谷，沿溪而行，四处走走，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看看那些没有被开发的原汁原味的“野土楼”。

一个下午，我们便徜徉于这个溪谷之中，徜徉在方方圆圆的世界里。沧桑雄浑的立本楼，小巧玲珑的恒吉楼，倒影明媚的建兴楼，雅号如斯的天一楼，朴实无华的庆福楼、福兴楼，方方正正的心田楼、福田楼，独具一格的八角东成楼，如天坛之圆润、有着回音之妙的环极楼……还有那诗情画意的古廊桥与古树，直看得我目瞪口呆，五味杂陈！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土楼的美妙。

简简单单的一个下午，自由自在地走进土楼的深处，不是浮光掠影，更不是像“敢死队”一样赶时间，那种感觉便重新来到了，来到了实实在在的心里。

入夜了，我们回到衍香楼用餐。天有些凉，但我们还是执意让主人把桌子搬到门外的院子里



衍香楼

吃。不多时，主人家的媳妇便端上了一桌地道的农家菜，还有主人自己酿的米酒。我们喝了起来，感到了一种久违的放松。冬夜的清冷还不算很浓，加上好友相聚，我们边吃边聊，不觉聊了许久。

主人老苏是刚退休的教师，很实诚，大概也是见多识广了，也很健谈，他和我们聊了起来，介绍起了这栋让他引以为豪的美丽土楼。原来，这座极具书香味的土楼建于1880年，创建人就是他的先祖苏谷春。苏谷春少年时期家境清贫，中年后在家乡以及上海等地经营条丝烟生意，生意兴隆，发家致富，于是建了这座圆楼。主楼按八卦构建，楼的内厅为府第式建筑，有后堂、中堂、前堂，厅左右侧为厢房。厅内木构精雕细刻，墙上诗词书画，文采流芳，真令人无法想象此楼竟会出自商人之手！

更令人吃惊的是，围墙门楼的设计与楼前的景致也堪称一绝，别出心裁！门前一条清溪，左有“文星独秀，马鞍相随”，右有“鸚哥呈祥，架

上金盆”，前为“笔架玉案”，后为“凤凰展翅”，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如此好的风水自然经过高人指点与精心设计，也正蕴藏了苏谷春的良苦用心。衍香楼的含义不就是“繁衍子孙昌盛发达，书香门第世代流传”吗？看门楼上端正遒劲的“大夫第”三个大字，再看看两旁对联“积德多繁衍，藏书发古香”和横批“诗礼传家”，我们便可以想见当年土楼人家读书之盛。

老苏说，先祖苏谷春后裔13个孙辈中出了5个秀才、1个举人，衍香楼因此得名。如今，苏家已有五六百人，其中400多人侨居东南亚等地。现居住在衍香楼里的有16户，近百人，其中教师25人，大中专生以上32人，真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可到眼前，我们却看不见那上百人的热闹景象，只看到老苏一家寥寥三四人忙上忙下。老苏说，他们都出外谋生去了，好几家也都搬到城里去了，现在春节会回来的也只不过七八户人家，只有过年时还可见一点热闹了。

我们听着老苏的介绍，心里也着实感到了土



衍香楼内厅



衍香楼门楼

楼里的冷清与孤寂，甚至在想，这偌大的土楼要是让我们三四个人住，还真是有点空落着慌。

夜静下来了，我们却没有睡意，于是约好了到村庄里走走。村道上月华如水，乡村特有的静谧裹着丝丝冷意袭来，我们听着那无限放大的脚步声，又来到村中间的廊桥小坐，说什么似乎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坐在了乡村的小桥上，享受着这份静谧与安宁，享受着城市里不会再有的天人合一。我们感叹的是，村庄里几乎没有了年轻人，不然，这个廊桥该是年轻人的天堂，是他们集会与放飞青春梦想的好地方。

没有了人的风景，我们似乎也聊不起来，只好打道回府。回去的路上，朋友拐进了村主任的家，也带我们进去小坐。村主任家就在衍香楼外面靠着村道的地方，一座厅堂式新居。门前有棵繁茂的三角梅，绕着门框围成拱形，正开得艳，格外夺目！房内整洁明亮，有一种温馨舒服的人气。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家竟也住了好几个深圳过来的客人，听说他们是搞摄影的，我们便邀他们一起聊了起来。原来，他们都是专业搞摄影的，来过这里也有几次了，对土楼并不陌生，这次还准备住好几天呢。

天晚了，有些冷，我们回到衍香楼。老苏一家还没睡，正在吃夜宵，见我们回来，客气地叫我们一起吃。原来，老苏的儿子刚从门前的小溪里电了十来斤的溪鱼，煮了鱼汤吃。我们一听是刚打的溪鱼，便也不客气，叫老苏帮我们也煮一锅尝尝，顺便再煮点面，算在账上。很快，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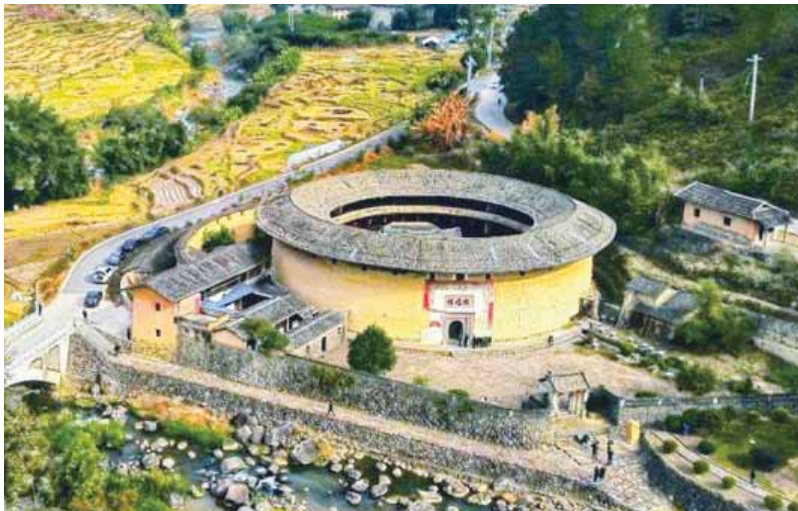
碗乳白色的鱼汤便端了上来，溪鱼结实健硕，汤味鲜美异常。我没有想到，门前这么一条浅浅的小溪竟能轻易打上十来斤的溪鱼，更想不到在这寒冷的冬天还能吃上这么天然的美味。

我们终于吃了个心满意足，准备入睡了。踩着“嘎嘎”回响的木楼梯上了4楼，还是有些睡不着，到门外倚在齐胸高的木栏杆上，看那圆形的木走廊，还有那又圆又大的黑黝黝的天空，竟觉得与天从来没有这样亲近过。如此巨大的圆楼，十来个人住了进去，竟是一点声息都没有，真是安静得可怕。要是一个人住，我想，那真是对人胆量的考验呢！

我回到房里躺下，想着100多年来这座楼经历的风风雨雨，里面演绎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哀哀怨怨，真是感慨万千！说到底，我们都非亲非故，可我们都充当了一回衍香楼的过客，住在了其中一间不知多少人住过的房里。让我更感慨的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重温那满楼都是妯娌都是叔侄都是老人小孩的热闹场景了。想一想，一层几十间住房，一间挨着一间，中间只是一个大大的天空，多少秘密多少故事不就在那长长的走廊生长与老去？

古老的故事现在无从想象，当年的热闹与温馨更无从感受，现在的圆楼注定只剩下了寂静，剩下了孤独。我躺在床上，一时感到了落寞，也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竟一夜无梦。

第二天一早醒来，赶紧跑出去拍照。衍香楼背后的城堡依然巍峨，许多不知名的鸟儿齐聚在



振福楼

残垣断壁之间，飞来飞去，却不舍得离开。硕大的芭蕉长在荒墙内，与黄黄的土墙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沧桑雄浑，一个生机勃勃，加上鸟群嘈杂，竟像到了荒远的大自然。我想，这倒成了鸟的天堂了！也许，那些房梁留下的墙洞就是鸟儿的窝了。

又拍了些晨光中的土楼，我们都起来了，便一起吃过早点，来到了被称为“土楼公主”的振福楼参观。

振福楼离衍香楼不远，位于南溪下游，依山傍水，巍然独立，风景格外秀丽。“风起丹山秀，蛟腾碧水环”，这副门联描述的一点也不为过。振福楼的大门就面对着这哗哗流淌的南溪，南溪河面宽阔平缓，河里大石横卧。一座石拱桥有如长虹卧波，桥下潭深水碧，古木葱茏。溪对岸便是田畴与青山，一幅秀美而幽远的田园景色有如丽质天成的村姑，令人怦然心动！难怪8集电视连

续剧《土楼人家》的片头会选取它为主体画面。

振福楼建于1913年，和声名显赫的振成楼一样，也是一座外土内洋、中西合璧的圆楼。它按八卦布局设计，楼内楹联题刻丰富，雕刻精细，富丽堂皇，被称为振成楼的“姐妹楼”。建楼者苏振泰原是贫苦出身，读过几年私塾，先学刨烟，后学卖烟，在广东、上海等地经营烟丝生意发了财，便选择了这块

风水宝地，用几万大洋建起了振福楼。

据说，楼主苏振泰共娶了5房姨太太，生了9个儿子。只可惜楼主生性风流，消耗过度，46岁便英年早逝。如今，苏氏后裔大多侨居海外，有上百人之多，只留下六儿子的媳妇守家。这个姓巫的媳妇27岁时，丈夫去了海外，一去就没了音信，整座土楼就她一个女人坚守着。这个坚忍的女人上要照顾3位老太太，下要守着1个儿子，2个女儿，就这样痴痴地等待了一辈子。如今，她已经85岁了，一脸福气，让人看不出背后的沧桑。

近年来，因为政府租用这座土楼做了土楼博物馆，老太太也搬出去了。人去楼空的振福楼只剩下了看守的工作人员与游客，显得格外空旷与干净，也留给人无限的感叹！要走了，我再一次抬头看了看门上的对联“振衣千仞，福履万年”，只觉得心中被一种悲凉堵着，说不出来。

成方成圆 美的聚落

夏 敏

往来福建南靖的田螺坑村许多次，望着庞大的楼群，品味着土楼人美德的魅力，深感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维护传统的必要。

一到田螺坑，我总是要翻阅村人的族谱，那里记载着客家人美德的历史。放下族谱，出门凝视土楼，我以为这土楼分明是这美德的容载器，是土楼群体文化记忆的象征。如果说族谱是文本上的客家，那么土楼就是居住的客家。对田螺坑

的客家人来说尤为如此。夯土版筑的工艺制作出田螺坑美轮美奂的家族式集体住宅，谁能想象得出它们组成了一个同姓密集聚居的都市化大村庄？当地村民常常热情地提醒我，除了注意把握方圆外观的巧妙组合，不要忘了从坡下的公路仰望田螺坑土楼群的气派：“你看看，它像不像布达拉宫？”

说这些话的村民谁也没有见过真实的布达拉宫，我却在布达拉宫脚下生活了13年。当我仔细从坡底观赏田螺坑土楼群时，记忆一下子被带回拉萨，我的青少年时代。布达拉宫是宫堡和寺院结合化一的建筑群。它缘山而起，依势修建，全为石木结构，覆盖了整个红山，体积之大，气势之伟，内部结构之复杂，是田螺坑土楼群所无法比拟的。一个是宫殿建筑，历



田螺坑土楼群

史悠久，结构异常复杂，造价累万积亿；另一个是民间建筑，历史不长，工艺易学会用，土木材料就地取来。但它们之间确实有许多可比性。我相信那些没有受太多文化教育，更没有走过太多地方的老百姓，当他们从电视或图片上看到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的时候，首先明了两者都是依山而建的巨大建筑，两者开窗都位于高层而且偏小，墙身都有方圆结合的形态，特别从远处看上去，它们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村民们的这种联想的确精妙，它道出了分散在不同区域的不同民族建筑外观结构上的许多异曲同工之妙。我在田螺坑的房东黄亮忠先生，热情地把自己的村庄称为“闽东南的布达拉宫”。

田螺坑拥有福建数以万计的土楼最基本的方圆两种形制。居中的步云楼属直线正方形土楼，也是田螺坑大型土楼中唯一的方楼，所以显得分外惹眼。民间将这种方楼俗称作“四角楼”，具有福建方形土楼的一般特征。例如封闭单环式，青瓦压墙，一层为厨房兼餐厅，二层是仓库，如果人多住不下，也可兼住人，三层当居室，一家三代或四代在三层都拥有自己的房屋。方楼内侧的门窗和通连的楼道面向中央的天井，四边各有楼梯接至顶层，大门内侧右首墙体上掏一龛洞供奉本方土地，保佑平安，与大门相对的一楼中厅墙面上也有一龛洞，供奉着观音菩萨，保佑生活兴旺发达。世俗人生和超自然信仰，在土楼建筑中都得到了周到的考虑。



步云楼天井

环绕着步云楼呈众星拱月之势的是4个大型圆楼。它们像是从坡地上长出的蘑菇群，接肩攘臂却又层次分明地矗立在田螺坑的土地上。楼宇的建造者们一定是利用了山势的走向，既使5座大楼从上到下极有层次地进行错落安置，又使各楼之间相距得当，往来便利。无论是远观抑或近视，都能让你感受到一种极其不一般的图案效果。我这里借用日本学者茂木计一郎初次见到土楼时的一段感慨，来表述我俯瞰田螺坑4个圆形土楼时的类似心情：“漳州往北朝龙岩出发，从闽南跨越到闽西的狭窄山道……过了山口，不久发现眼下山麓边的环形土楼，在有水田的山谷中蜿蜒而流的河岸膨出的地方，恰似大地盛长的巨大茸草一样，圆圆的土墙建筑物点点相连。或恰似黑色的UFO（飞碟）自天而降一样，飘荡着好几个环形的瓦屋顶。那真是好像拔地飞腾而上，又似从天空降下来的不可思议的光景。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是城寨，不，是不可想象的怪物，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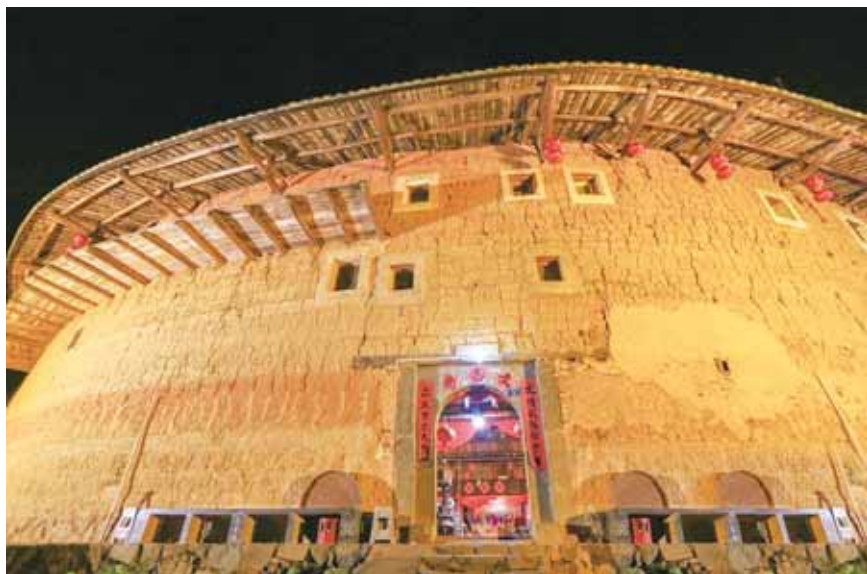
然地横躺在我们眼前的山谷中，我们都看呆了一阵。”

如果说方形土楼是土楼中的“老大”，那么圆形土楼就着实因稀少而得宠了。但在田螺坑，因其只有独一方楼的陪衬，反倒是不稀罕了。其实圆形土楼除了外观形体导致圆形天井和橘瓣形房屋有其特色外，其内部结构和中间的方楼步云楼别无二致。圆楼中的文昌楼的“圆法”却不同于另外3座，它是一种椭圆形。田螺坑的许多50岁以上的长者年轻的时候亲自参加过文昌楼的打夯工作，他们十分欣慰有幸参与最后一座大型土楼的建造。田螺坑的村民特别以此楼为傲，尽管它的建筑年代不长（建于1966年），但都认为这在福建土楼中是独一无二的。当我指出，漳州华安的齐云楼也是椭圆形的，却立刻遭到众人“礼貌的攻击”：“那里的‘椭圆’不过是工匠手艺太差造成的，哪里像我们的文昌楼，是刻意把它造成椭圆的。”这样爱乡的情绪，实在有点颐指气使、唯我独尊、自命不凡。其实椭圆也是圆，是圆的一种变体。椭圆形土楼的建造工序当然有比普通圆楼有着更为复杂的一面。

那么为什么土楼的建造者们偏爱方、圆两种形制？这就不能不追溯到中原汉人

成方成圆的世界观念。

天方地圆，是中原古人对有形世界的直观描述。也有说成天地方圆、九州方圆的。拜别中原故土来闽粤赣山区拓展生存空间的客家先民，也把这样的观念带到群山连绵、山野叠翠、云飞雾障的南方山坳坳里。从有形世界开始，方圆也成了精神世界的基本法则。有道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就是生活基本章法的形象体现，方圆就是规矩描画出来的理想图式。在生活价值和道德理念上循规守矩的客家人，一代代不断追逐着、向往着这方圆二形构成的理想世界，于是他们用脚下的泥土、打墙的棒槌、手中的规矩，再造了一个成方成圆的居所、一个方圆毕现的世界。人要是住在这成方成圆的有形世界里，想象就会随着居所的构图，进入到一种族亲和睦、天人合一的自由王国。



椭圆形土楼文昌楼

山坡上这一幢幢纯粹由生土夯制出来的土楼，是客家人回望北国方圆世界的眼。方和圆，都具有对称性和向心性，儒家的刚健有为，道家的超脱圆融，通过土楼的直观形体，一览无遗地获得再现。它们是公道平均、胼手胝足、聚族自保等传统文化观念的物化模式，是山区苦难生活和浪漫想象相结合的奇妙产物。

成方成圆的聚落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

方圆是周边紧连的两大基本的几何形图案，以方圆为形制夯建出的土楼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其周边位置是土楼人生活展开的地方。人们在围屋里衣食住行，迎来送往，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前辈走过的路。大型土楼外墙高大厚实，外形封闭，内部通达。站在圆形土楼正中的巨大天井望天，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井底之蛙。楼内人畜共生，粮水不缺，楼门一关，几乎可以“家天

下”。不过用不着担心土楼人会有什么家长制，因为这里的青壮年劳力分布在各地务工或经商，人们并不缺外方的信息，公共关系更多的是靠美德维系。美德就像土楼四围合抱一样，让大家生活在一种安详宁和的环境之中。土楼人因为聚族居住，过的是类似于集体生活的日子，难免大家意见相左，会有磕碰。几乎所有的土楼人都告诉我，他们能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让我们在今日人情冷漠的现代生活中，觅见了正日渐淡薄的古朴美德。

土楼内的美德就像那周边合抱的墙身，相扶相助的精神也影响着远离土楼的日子。田螺坑所有的打工人员都不完全是靠自己独闯世界。他们往往是邻帮邻，亲帮亲，一个亲人在外扎稳脚跟，就把另一个也带出去。彼此只要相互理解和关照就行，不求回报。所以我总是觉得这土楼

是家族团结和睦的象征体，它高大、坚实、本分，它培育了许多美德并且人们能够自觉维护。在土楼与百姓打成一片的日子，我常常站在楼内二层的楼道上，凭栏入迷地俯瞰楼下百姓的日常生活。我注意到，和昌、文昌和瑞昌三个圆楼内都有水井，三个圆楼本身像三口大井，天井里的水井自然成了井中井，它们是开阔的天井



文昌楼天井中央的水井

中最为显眼的地方。坡地的泉水源源不断地渗透到井眼里，为土楼人家送上了汨汨溢出的活命之水。而偌大的天井还是女人浣衣晾裳、孩子奔跑嬉戏、家畜开栏放养、邻里穿梭往来的去处。作为楼内一分子，你会觉得这里的生活虽不起眼、不雅观，但绝对不会孤单。特别是在白天，土楼内人声鼎沸、鸭鸣犬吠，不时有外出归来的年轻人播放的现代时尚音乐从屋内飘出，你就不难感受到这就是再自然不过的民间生活了，这就是土楼的“人气”兴旺了。

土楼人家的日常生活带有集体特征，特征之一就是对生活秩序的自觉遵从。土楼的方圆暗示生活要中规中矩，偏离规矩则不成方圆。生活秩序的顺畅就是最为朴素的规矩。生活秩序倚靠道德秩序加以维护。在人际圈中，每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长幼、男女、夫妇、干部和村民都要遵从约定俗成的生活法则，大家各守其位，各行其是。道德在村民生活中并非是一个空洞、抽象的字眼。田螺坑人和其他客家地区民众一样，普遍尊重老人，九月九的重阳节是被别处淡忘的日子，而在田螺坑却倍受青睐。土楼内有什么纠纷或其他重大事宜，威信高的长者成为息事宁人的最后把关者。我曾参加过他们族人的一次大型宴会，应邀与八九十岁的长者共围中厅左上角的所谓首席。在田螺坑，左为大，上为尊，年事最高的长辈坐在首席中面向土楼大门而坐，是为“首位”，酒菜都是先送到首席，这是席间不成文的规定，谁也不得僭越。客家人敬老的观念

源自对传统美德的自觉遵守。

我向好几个人问起，田螺坑过去有没有严格的族规家法钳制违规的家族人员，得到的回答是，大家从小都耳濡目染着长辈们的做人美德，彼此生活在朴实的民风里，用不着什么烦琐的律令。我进一步追问，田螺坑自开基以来迄今数百年，几乎每年都有人外出做事，外面的新观念、新想法不断带回本土，对于同样一件事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如今年轻人热衷于播放VCD碟片，高声欢唱卡拉OK，分明影响了别人的生活，大家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一位朋友回答我说：

“别人有什么爱好是别人自己的事，我们会尊重别人的爱好和习惯，同样他们也会这样想，土楼人因为相互理解才相安无事。一个楼里的人有着祖上遗传的血脉相连的血缘关系，可是我们没有资格要求不同性格、经历和习惯的人和我一样，和上代人一样吧。所以田螺坑人习惯在尊重别人生活习惯的前提下做自己的事情。这是住在同一座楼里的人起码的道德啊！我们客家人适应各种生活环境的能力，首先是在土楼里受到了训练。”

看来，让土楼社会有条不紊地往前延续，从“我”做起十分重要。给别人多一份尊重、关怀、理解，自己也就活得问心无愧。毕竟土楼内的每一言行都在大家的视野范围内，自己多一分约束和克制，别人就多一分宽容和理解。在土楼里面小住，我有时竟会感觉到是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公屋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似乎不是什么遥远到不可企及的梦想。

闽都古建筑俗语趣谈

章宇华

俗语是民间流传的通俗语句，凝结着先辈们的智慧和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聊聊有趣且充满浓浓福州乡土“虾油味”的、关于福州古建筑的俗语。

一、规划设计篇

1. 凤岗里三十六宅，走汝（你）目啣（眼睛）板腾白（直翻白眼）。

福州金山有一山名“飞凤山”，山北周边36个村庄，多以乡人姓氏为村名，如刘宅村、叶宅村、杨宅村、林宅村、冯宅村等。村庄形态相似，一个个皆掩映在花果树林中，方圆约5平方公里，曾是福州著名的花果乡。花果树下，纵横交错的乡村小道，构成天然的迷宫，常让进村的外乡人难以辨别方向，因此多是迷了路，怎么也走不出村。晕头转向时，常叹“凤岗里三十六宅，走汝目啣板腾白”。平原乡村如此规划布局，在农耕时期，可极好地防范

匪盗，保境安民。如大家熟知的《水浒传》中的“祝家庄”的规划布局就是一个典范。

2. 一年起（建）厝，十年戩（续建）。

古人建房，是人生中极大的事情。不但耗时费心力，基本上还得倾其家产来筹办。限于财力，古时百姓往往先营造好房屋主体结构后，再用数年时间陆续进行新房的装修。所以常出现“一年起厝，十年戩”的现象。而一些大户豪宅，都往往用了几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如福州长乐鹤上“九头马”古民居，陈氏父子两代匠人，历经清嘉庆、道光两个朝代，耗时56年



长乐“九头马”古民居

才建成。更奇葩的是永泰嵩口的“成厚庄”，历经业主祖孙五代才建成“庄”。一座单体建筑用了如此漫长的工期，应可进入世界吉尼斯纪录了吧？

3. 三道门相通有煞。

“煞”是古代风水先生对住宅风水不利因素的一种迷信称谓。这里讲的是一座房子中，若三道门开设在一通长线上，会不利于业主家人的，于是风水先生就断定这样的设置是有“煞”的。这从何说起呢？其实以现代建筑科学来分析：三道门设在一通长线上，就会形成穿堂风（福州人称拨弄风），造成此通道上的风较强劲。那么冬春两季，家人在此区域内活动，就易受风寒而生病。古代风水先生故意把此道理隐去，而用迷信语警示人们，靠忽悠获利哦。

4. “毛”钱（没有钱）可借扇。

古人友善，邻里和睦。业主建房资金有困难，外围护墙（纵墙）可暂时不建，利用并排邻家外墙，暂作本家的外墙，且不花钱。友善的邻家一般都会同意的，这就是古代民间“借扇”的优良传统。

5. 水滴自家地，“碑”（纵墙上的屋檐）出他人天。

这也算是福州古时建房的乡规民约了吧。说的是建房时房前、屋后檐口滴下的雨水，要落在自家的房地范围内。若建的房屋高出并排相邻的人家屋面，则纵墙上的屋盖外伸出檐部分可外延到邻家屋盖上。这样处理既可以维护高出的房

屋不受风雨损坏，又能保证相邻两家外墙接合部不漏雨水，可谓互惠互利，这就是福州人常说的“代计左勒皆般力”（事情都做得两全其美的意思）。

6. 金厝边，银乡里。

福州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可见福州人对邻居的重视。所以说“金厝边，银乡里”，是古代福州人择居的智慧体现。好的邻里关系，大家平时可以相互扶幼、顾老、“借扇”等互相关照。金、银是珍贵的，而其乐融融地安居乐业才是最弥足珍贵的。如此宜居的有“福”之州，难怪福州人常把“七溜八溜，不离虎纠（福州）”挂在嘴上哦。

7. 纸裱的福州城。

除少数豪门大宅外，古时的福州老房子都是福州人称之为“柴栏厝”的全木结构房子。它们是沿道路两侧建成的连片、大范围的联排建筑，相邻之间只是用薄木板拼成围护墙相隔，而邻里



全木结构的“柴栏厝”

之间又常“借扇”建房。木构房屋本来私密性就弱，加上围护墙的木板开裂是常事，于是各家各户的生活场景随时呈现在邻家的眼中。出于无奈的福州百姓人家，只好用纸张来糊在木板墙上，暂时遮盖住墙板缝。长年累月后，满墙皆纸。这就是“纸裱”的福州城的来历。

二、木作篇

1. 水上百年杉，水下千年松。

这是中国古建筑匠人经过长期实践总结的选择建材的经验。杉木在地面上可经百年，故多用作古建筑的木构架。松木在大家意识中是较易腐烂的，但松木在水下（与空气隔断）却能千年不腐。所以松木多被古代工匠用作水下桥墩的地基加强。这真应了福州人常形容物尽其用的话语：

“瓦片仔都可以垫桌咖（脚）。”（瓦片仔是福州话碎瓦片的意思）

2. 年刨、月斧、拉尿锯。

讲的是古代木匠学艺时基本功的难易程度。“年刨”讲的是学好“刨”技要花一年的时间；“月斧”即学斧艺要一个月时间；“拉尿锯”说学会如何用锯只要用一泡尿的工夫。其实这是开玩笑的话，刨、斧、锯能做到应用自如，没十年八载的苦练，其基本功是不扎实的。

3. 活曲尺，死墨斗。

人们都知道，尺子是要极其稳定的，才能凭借其量出所需的角度及线条，而墨斗的转轮

是一定要转动自如才可收、发墨线。古人利用工具进行劳作，好工具能让工匠的劳作事半功倍。因此匠人们都对劳动工具怀有敬畏之心，平时都会倍加呵护和保养。如曲尺用完应挂在工作台边上，不令其受碰撞，以保证曲尺角度的稳定性；墨斗中的墨线应时刻保持湿润，不可让墨汁干了，造成拉不出墨线。那为什么说“活曲尺，死墨斗”呢？其实这是古人嘲笑那些不爱惜工具的工匠。这类工匠手艺也是较差的，福州人常称他们为“艺呆”。

4. 吃你一头羊，量了还要量。

木匠活是做减法的活，也就是经木匠锯、斧、刨后的木料是无法复原的。古时一学徒出师时，宴请师傅。师傅吃饱喝足，神清气爽地向徒弟教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招：木构件下料画样线，所列尺寸、间距一定要量了还要量（即画好样本后一定要进行复核），待尺寸核实无误后，才可放手下料。大木作行内有个故事叫“丈二丈二，二丈二”。丈二加丈二应为二丈四尺，可放样的大师傅却随口（未经复核）报出“丈二丈二，二丈二”，导致下料后的大梁短了两尺，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最终只好跳河逃去。

5. 渡成做细索（小木作），事事乞人驳（骂）。

古时，木匠分为大木作和小木作两类。福州人称从事房屋建筑的大木作师傅为“渡成”，称从事家具、门、窗花制作的小木作师傅为“细索”。“渡成”主要工作以修建房屋主体为主，他



三坊七巷刘家大院内的花窗和木雕梁柱

们制作的榫卯联结需要适度宽松些。“细索”主要工作是制作桌、椅、床、柜、橱等家具，他们制作的榫卯及板的拼缝要求十分严密。虽同为木匠，但因分工不同，工艺要求也就不一样了。“渡成”师傅平时工作大刀阔斧惯了，做起“细索”活，难免不是橱门缝太大，就是做出的椅子不平整，而引来业主不满的言语，也就是福州人说的骂声。

6. 做渡成（大木匠）门扇使（用）篾箍。

讲的是木匠家的坏门扇的修理，那是手到擒来的事，花一袋烟的工夫就能解决。但往往都没去修，而是简单地用竹篾箍一下暂时应付门的使用。为什么呢？这是因木匠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活，下班后已很累，多想休息。用竹篾箍来得快捷，箍后的门也可暂时使用。但后来人们常用“做渡成门扇使篾箍”，来取笑偷懒的匠人。

7. 做“细索”椅子三个胶（脚）。

“细索”师傅平时的工作就是制作桌、椅之类，可自己家的椅脚坏了，却常用绳子绑一下暂用。为什么呢？其实这种和“做渡成门扇使篾箍”的道理是一样的，这家“细索”师傅也是一个懒汉。

三、泥瓦篇

1. 有样无样，尖头朝上。

此为泥瓦师傅砌筑乱毛石基础的技巧语。古建筑夯土墙下的石基多用乱毛石砌筑，施工技巧是将乱毛石的尖小头朝上，这样砌筑出来的基础，整体石基缝基本上会与地基呈约45°角，美观坚固，且富韵律感。现代建筑科学也证明此砌筑法形成的基础传递荷载是最佳的。

2. 墙无骨企（站）不起。

古建筑外墙大多为夯土墙，而夯土墙主要材料为就地取材的生土。生土刚度较差，故聪明的匠人就在生土中掺入一定量的碎砖、瓦片、瓷片及贝壳灰等，混合而成夯土墙材料。这些看似辅

助材料，其实相当于现代建材混凝土中的石子，成为夯土墙中的骨骼，让夯土墙坚固耐久。

3. 新夯墙，靠不得一把伞。

为方便施工，用作夯土墙的土壤等材料，在拌和时会加入适当的水，因此刚完工的夯土墙土质疏松，土壤固化前抵抗外力变形能力较差且易倒塌。所以古代匠人就形容它连斜靠一把小伞的外力都承受不起，提醒人们注意安全防护。

4. 朝东做了空（浪费），朝西有娜溪（吃）。

这是古时福州百姓修建灶的俗语。福州常年多吹东南风，早年是烧柴草为热源做饭菜的。修灶时，若灶口朝东，则在东南风作用下，火力尽吹往灶后，锅中心热效力大大降低，也就是一锅饭要多消耗许多柴草。农耕时期，物资匮乏，人们都极其节俭，容不得半点“做空”（浪费），而灶口朝西，就避免了空烧的现象。现如今公寓户内，家家户户用电、燃气烧饭菜，基本上不受风的影响，灶口朝哪个方向均可。

5. 鼓山戴帽，做土（泥瓦匠）起（开始）饿。

鼓山为福州市区第一高山峰，海拔较高。鼓山戴帽，也就是形容鼓山顶被云雾遮盖，这种现象出现，往往预示着福州要下雨。而古代泥瓦匠人的主要工作就是翻修瓦屋面、筑夯土墙等，此类工作雨天就无法作业了，也因此泥瓦匠人就没了收入。故曰“鼓山戴帽，做土起饿”。人们常说，农耕时期，农民靠天吃饭，而某些行业的匠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四、通用篇

1. 呼嘟（古代福州人对负责设计、指导建造古建筑的工程师的尊称）真才子，接主（工头）靠路子。

不知道大家在欣赏古建筑之美时，是否注意到老宅院大厅前的廊棚梁上，横着一根长长的木棍？若近距离仔细观察，尚可依稀看到木棍上有一道道墨线。这是晒衣服用的？当然不是。那可是“呼嘟”手中的“神器”（相当于现代建筑的BIM，也即建筑信息模型，古时称作尺高）哦。

古代除皇家建筑外，民间建房是没有建筑设计图纸的。营造房子，全凭“呼嘟”手中的这根木制“尺高神器”了。这根“尺高”上刻画的墨线记号，就是这座要营造的房屋“图纸”了。

“呼嘟”凭借长木棍上的墨线记号，可将该房屋结构三维关系全部标注清楚，以此来进行房屋构件的下料制作。安装时“呼嘟”也是凭借着“尺高”标注，按部就班地指挥工匠进行房屋结构安装。人们敬佩“呼嘟”仅凭借此一根看似简单普通的木棍，就能建好一座座豪门大宅院，故称之为“真才子”。“接主”作为建筑营造经纪人，主要是靠社会人脉关系来延揽业务的，其路路通的社交能力，人们称之为“靠路子”。

2. 掇（洗）尿壶出身。

古人学艺，行过拜师礼后，就进入了三年学艺阶段。所谓三年学艺，在古建筑行业，其实日

常做的就是替师傅挑较沉重的工具箱、煮饭、做卫生、给师傅泡茶水、提烟袋等打杂事务。多数勤快的徒弟会从帮工过程及师傅、师兄们工作、言谈中领会本行业的基本规则和工艺技法，出师时，已然成了一个小师傅。

名师身边常常围着很多的徒弟。大师傅就会从众多勤快的徒弟中刻意选取一个特别聪慧的弟子（不一定是早入行的大徒弟），让他在日常工作中增加一些任务，如“攒（洗）尿壶”。这是何意？其实这是大师傅通过“攒尿壶”等工作，进一步考核他，同时也让徒弟更加有机会亲近师傅。该弟子能方便进入大师傅的休息房间（非经许可外人是不可进入的），在茶余饭后之际用心侍候师傅，大师傅则视弟子的悟性，将行业秘诀逐渐地传授于他。而该弟子在出师后，假以时日，就有可能在行业内大展才能。所以，古时福州人常把这些能有幸出入师傅房间，且尽得恩师衣钵的手艺人，称作“攒尿壶出身”的徒弟，也就是手艺界的“入室弟子”。

3. 三人五眼，长短毛（没有）后话。

古时婚姻多是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说一媒婆受人委托，为一个男性瘸子和一个独眼女子保媒，这可难坏了她。但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媒婆，眨眼间就想出了个好主意，于是，一场特殊相亲的场景就出现了：小街正对的两家房内，一男青年站在高高的门槛后（古建筑门下均有高达近半米的门槛），恰好遮住了下肢，展现的是一位眉清目秀、身材健壮的翩翩少年；对街房内

一少女依门框而立，半边脸隐在宽厚的门框后，若犹抱琵琶半遮面，娇怯地含情微笑。站在街中央的媒婆看此情景，知道男女双方相亲皆满意，内心一笑，大声说道：“三人五眼，长短毛后话。”这场相亲圆满地拍板定局了。婚后，男方怪媒婆让他娶了“独眼龙”，女方也怨媒婆帮她找的是“铁拐李”。媒婆即刻笑辩道：“三人五眼，长短毛后话。这可是我们三人在相亲时通过的呀！话说在前，实不可怪我。”

是呀，怪不得媒婆，应是古建筑中的“高门槛”和“宽门框”这些特殊的道具成就了这场姻缘。此是笑谈，据说这对勤劳善良的特殊夫妻也生活得美满幸福。后来福州人把“三人五眼，长短毛后话”延伸为看人做事，不要被别人花言巧语所蒙蔽，要了解情况，才不至于受骗。

4. 下怪（传说古人用迷信方法来害人）。

从前有一户人家建房子，其年幼的小孩特调皮，建房师傅老觉得小孩整天妨碍其工作，心生不满，就想用“下怪”的方法害人。一天，师傅凿门框卯孔，在将要凿穿卯孔时，故意叫小孩在门框下面看着，并追问小孩：“凿到你的眼上了吗？”若小孩回答“凿到了”，按迷信说法，小孩的眼睛就会瞎了。但天真无邪的小孩直观地回答说：“凿到您的眼（师傅下料时画的卯洞眼墨线）上了。”话刚出口，只听“砰”的一声响，倒地的却是木作师傅，双手抱眼，双眼流血，惨叫着满地打滚，痛苦不堪，原来是师傅自己凿出的木屑飞进了他的双眼。这真应了古语“害人者，最终害己”。

漫说琴江建筑

张小菁

“雍正六年，福州将军蔡奏请设立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三江者，闽江、琴江、乌龙江也。”这是民国十一年黄曾成所撰《琴江志》里对“三江”的定义。琴江，这条今天似乎已“消失”的江，其实正是马江的一部分，是位于琴江村前的一段江面。所幸，“琴江”之名虽在漫长的岁月中湮没，但后来这一名称借由琴江村保留了下来。如今，这个隶属于福州市长乐区航城镇的满族村，不仅拥有国内唯一较完整的清代八旗水师旗营遗址，而且兵民合一的兵房建筑至今仍在用，琴江的价值也由此被不断发掘。

—

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出于对台湾和东南海防的重视，在“去海不远、密迩省城”的琴江建立了三江口水师旗营，这是除广州、天津、浙江乍浦以外，清代设立的四大水师旗营之一，比我们熟知的马尾近代海军的建立还早 151 年。

相对于其他三个已无迹可寻的清代水师旗营，三江口水师旗营主体建筑能够历经近 300 年风雨保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清代，凡八旗驻防的营盘都筑有围墙。据载，三江口水师旗营立营之初修筑围墙“二里零三分”，仅一面；乾隆五年（1740）又增筑三面围墙，合为完整城墙。城堡之内被旗营官兵称作“营盘里”，建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平时旗人不得擅自出城，亦不可与汉人通婚，城墙之内形成一个小社会，即后来人们所说的“满城”。

沧海桑田，昔日的满城逐渐蜕变为今天的琴江村，村中近半人口已是当地汉人。20 世纪 70 年代，附近上岸的疍民在村里盖起了房子，村庄的面貌渐渐改变。90 年代，一条新修的马路穿村而过，东门和东城墙没有了。而让老一辈琴江人念念不忘的老城墙早在 50 年代大炼钢铁时被拆毁部分，如今仅余北门外一段和城中零星小段。进入新世纪，琴江收获了“中华历史文化名村”的荣耀，也拉开旅游开发的序幕……



张长卿老人手绘的《清代福建水师治安防御图》(局部)

在漫长的岁月里，一切都在改变。

尽管如此，幸运的是，琴江的主体建筑在时代更迭中仍然难得地保留着百年前的基本形态。

1998年，琴江村80多岁的许辉老人凭记忆手绘了儿时村中的建筑布局地形图。十多年后，琴江籍台湾乡亲、少年离乡赴台的张长卿老人以87岁高龄手绘了一张更为完整细致的《清代福建水师治安防御图》，图中不仅绘出营盘里各建筑及街巷的方位，甚至标注了每户兵房户主的姓名。这两张记忆中的老琴江地图互为印证，以时间推算，呈现的是清末至民初的琴江样貌，与三江口水师旗营立营之初的建筑布局应是相差无几。对比今天，主体未有大的变化。

从两图中可以看到：营盘东部是小鲤鱼山，山上设置了炮台，村前的江面在其控制之中。山脚有小部分兵房依山而建。营盘西部，是旗营主

体兵房，十分规整地分列在旗营的主轴线——正对着营门（北门）的大街的两边。与其交错的首里街、马家巷等街巷也建有联排的兵房。在大街的尽头，是位于旗营南部的将军行辕。这是清代福州将军每年到琴江水师视察时下榻的地方。与清代一般的旗营布阵相同，作为最重要的指挥官住所，将军行辕被设置在旗营的最深处、右翼佐领和左翼佐领的住所紧挨其左右。以将军行辕为核心，旗营兵房或纵或横依等级次第排开。这既是出于军事考虑，也凸显了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可惜的是，将军行辕到了50年代，原先的三进就仅余中进了，其完整的建筑样式没有留下影像或文字记录。

关于三江口水师旗营，目前能找到的地图史料只有清代《福州驻防志》中一张不大的地图，以及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一幅清代营汛图。两图均仅绘出水师旗营的地理方位、城郭城门及附近庙宇等极少的信息，未绘制营盘内的详细情况。



修复重建后的“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最高指挥所——“福州将军行辕”

正因如此，两位琴江老人凭记忆手绘的琴江地图对于研究三江口水师旗营内部建构显得弥足珍贵。

随着琴江声名渐起，传出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琴江街道为“八卦阵”布局。其实，对照两图便知，其街道形态并非如此，整体更接近于“回”字形布局。但另一方面，琴江作为军事城堡的功能确是有迹可循的。

这里的街道纵横交错，似通非通，多呈“L”与“丁”字形。远远望去，每条街巷的末尾，常有一座小庙挡着。往往是当你以为走到尽头时，却“柳暗花明又一村”，发现它又通向另一条街巷。若是几十年前来这里，你还会发现有的巷子看似相通，走到底竟是死胡同，琴江人把这样的巷子叫作“秃头巷”。遗憾的是，近年这类巷子也被打通了。不仅迂回的巷子让外人难辨方向，许多街巷在交接处还留有一块几十平方米的空地，当年也有其军事用途：可以埋设伏兵，展开巷战。

对于初次踏入村子的人来说，迷宫般的布局让这座“满城”多了一分神秘与趣味。

二

兵民合一的兵房，无疑是琴江建筑最重要的代表。

清代，旗人一户出一丁，驻防官兵均以户为



第喜门

单位。雍正七年（1729），从福州老四旗中抽调的513名官兵携眷来到琴江，当时建造的兵房也因此兼具了家宅的功能。

据《琴江志》记载，立营时福州将军委托本地官员、福建同知沈六成规划建设衙署兵房，这是否是琴江水师旗营兵房整体上借鉴了福州民居样式的原因？例如，今天看来具有琴江特色的“第喜门”，其实正是福州“柴埕厝”民居中“六离门”的演变——在大门正中的两扇门外再套上一矮门，门上有三个壶门造型的小开窗，如同一扇半通透的隔断，这扇矮门既可采光通风，又能挡住外人的视线，方便从屋内向外观察。今天，连片出现的“六离门”样式在福州几乎绝迹，反而是在距市区70多里外的琴江村保留了下来。我想，当年建造旗营兵房大门时选择这一样式，首先是出于实用的考虑。此外，作为兵民合一的住宅，且如此密集地联排沿街而建，这扇门恰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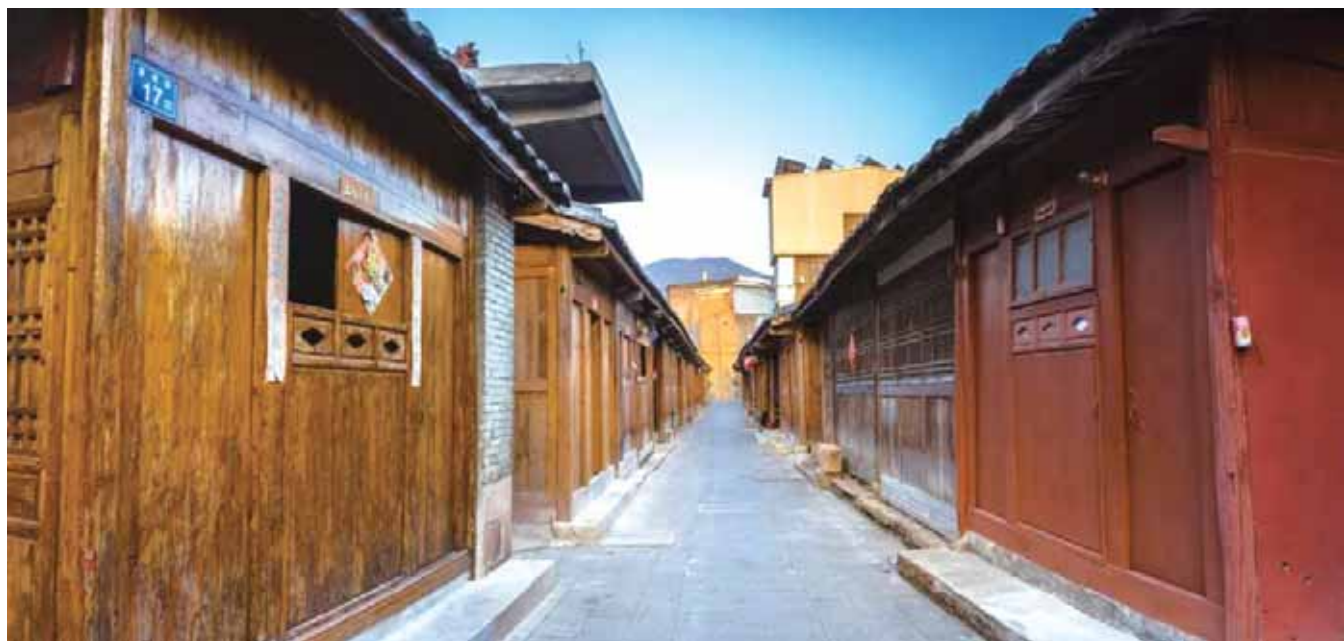
起到保护家眷隐私的作用。

由于形似，琴江“第喜门”的叫法就有了争议。一说此门即“六离门”。但作为清人，称此门为“六离门”实在不可思议。因为其来历是闽地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明朝大将洪承畴降清后回家，其母拒见，设“六离门”相隔并隔门训子。“六离”，意即六亲不认、众叛亲离，便是背叛的下场吧。在琴江，这扇门一直有一个吉祥的名称——“第喜门”。琴江人赋予了它新的意义，不是“离”之祸，而是“喜”之祥。琴江的“第喜门”是家的门面，是吉祥之门，每家每户只有在家中孩子科举及第或有婚嫁喜事即“第喜”之时才能打开它。按琴江风俗，搬家时还必须带上它，足见这扇门在族人中的地位。

此外，还有一种流传的说法称此门为“定心

门”。理由是：因为战争，琴江有很多寡妇，她们恪守妇道，足不出户，只透过这扇矮门上的窗洞看外面的世界，故谓“定心”。“定心”之名很有可能因与“第喜”谐音，被后人误传误解了。而采用“第喜门”这一独特样式其实有另一个确切的原因——福州将军每年都会到水师旗营巡视，经过街巷时，“前有顶马及喝道”，官兵眷属需回避，但可以透过第喜门的窗洞在门内致意。这扇门也就多了这样的功用。

再看第喜门的窗洞，家家户户并不完全一样。大部分窗洞是简单的壶门造型，尤其是首里街两侧保存较好的两排兵房，都是清一色的简易壶门开窗，体现了军营建筑的规整、朴素、实用的风格。但在琴江另一些“大户”的“第喜门”上，窗洞则是精致的镂空木雕样式。不仅窗洞有



琴江旗人街（首里街），两侧是木构联排的兵房



军官住房的大门

繁简，从兵房门面的大小，也能直观地区分出房子主人的等级。

旗营的兵房以户为单位，一般面阔3间。普通兵丁住房的大门为4扇，正间为双扇，左右次间为单扇；军官则是6扇门，正门与左右门均为双扇。此外，据《琴江志》记载，兵房的间数也是按品序等级分配的：兵丁只有2间，领催3间，骁骑校（六品）6间，防御（五品）8间，佐领（四品）12间，协领（三品）15间。

从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三江口水师旗营里的武官最低官阶为六品，而县令也不过是七品，足见清代旗人的地位。

虽然，琴江兵房在门面上借鉴了福州“柴埕厝”的样式，但整体构造是不同的。其一，琴江兵房为清一色的单层木构建筑，而不是像“柴埕厝”那样有两至三层，卧室在楼上且常有“走马楼”；其二，琴江兵房与“柴埕厝”虽同为木构

联排建筑，但“柴埕厝”以木板分隔每户，琴江兵房则是以土墙分隔，这一改造显然能够避免和防范火灾，也是出于军营安全的考虑。在整体样式上，旗营内六品以上官员的宅院结构与福州城内传统民居（如三坊七巷民居）的基本构造相似，但绝大多数普通兵丁及领催的兵房更体现了琴江特色或者说是“兵民合一”的特色。

兵丁及领催通常一户仅有2或3间房，它不像福州民居那样两间厢

房左右对称横排，而是前后两间纵深排列，两房两进，三房三进，这恰如把福州传统民居的基本户型左右对半裁切了，前厅、后厅也缩减为狭长的过道。有人把这种细长的宅子形象地叫作“一直透”。如此特别的细长、纵向与联排的兵房结构，应是出于军营建筑要节约空间、便于建造和调动指挥的考虑。今天，透过琴江老街两侧依然矗立的木构联排兵房（现已是民居），能够想象当年水师旗营兵房连绵如营帐的气势。

这些兵房当年是如何建造的？

“限是年十月二十一二十五两日，着在省老四旗之汉军分派官丁及眷属来营。”这是《琴江志》卷一第二编“营制”中记录的旗营建成并投入使用时间：雍正七年（1729）十月。而在卷五第十编“续营制”中“揭晓”了建营的开工时间：“遂于雍正七年五月，命工创建，不日告成。”仅仅5个月，果然是“不日”！从5月份到10月

份，一座军事城堡近 500 多户兵房就建造完成，这在今天看来也是难以置信的“神”速了。更何况当时整个城堡是建在闽江旁松软的沼泽地上，而这些兵房历经 300 年依然被使用着。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至今是个谜。

三

如果说，规整的兵房相当于“公寓”，那么一座座老宅大院便是村里的“别墅”了。它们多数并非建于立营之初，而是后代升职为官者逐渐扩建而成的。在岁月更迭中，许多琴江老宅已人去楼空或只有老人守护着。

位于琴江阳春街旗营协府口的黄恩禄故居重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琴江历史相对长久、保护相对完好的清代民居建筑。两进式大宅院，门厅和前后堂面阔 5 间，前后两个天井，有厢房和后花园。在清光绪十年（1884）甲申马江海战中，任捷字营统带的黄恩禄负责驻守长门，因英勇抗

击法军有功，战后获赏顶戴花翎，升为协领。因其爱兵如子，深得士兵爱戴，长门驻军将士赠其“裘带风和”匾，意为对部属温爱有加。此匾原悬挂于黄恩禄故居前厅堂内，后在经年累月中破损蒙尘，曾一度被人当作废弃木板丢弃异处多年，侥幸的是，有琴江乡亲重新找到了它，抢救了回来，现由村里保管。然而，匾中落款的将士姓名早已磨损至无法辨认，“裘带风和”四个大字上原先明亮的镀金也已经脱落殆尽，如同这百年前的荣耀，黯淡、遥远了……

相比于黄宅，至今仍在使用的赖氏古宅显得更有生机。赖府为赖氏祖先赖坤居所，改扩建于咸丰年间，现余 2 进。矗立于琴江大街中段的清同治元年（1862）建造的孝友坊，见证了赖氏家族最初和最长久的荣光。

同治元年（1862），福州将军奏请旌表孝亲爱友的旗营领催赖通照，于同年 12 月 17 日奉旨建坊，以彰其德。孝友坊形制为四柱三间三楼，顶层竖“圣旨”石匾，左右两侧为石雕龙柱，中



保存完好的赖氏古宅

层镶嵌“孝友”石匾额和孝友故事的浮雕石刻。石柱前后共四副楹联，其中一副云“潜德必彰达乎朝廷始乎乡党，令名无忝刻之金石永之云乃”。“文革”期间，孝友坊虽被破坏，但主体构件幸存。2001年，在福州的琴江乡亲爱乡情切，发出修复孝友坊倡议并踊跃捐资，最后历时4个月修复完工。

再回到赖氏家族。赖氏一门代有英才。善治黄河水的一代河臣赖安便出自这个家族，赖府便是他于同治年间扩建的。仅赖氏第六代中就有3人在福建、江苏、浙江等省为官，4人留学日本。其中，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律的赖丰煊，回国后在保定军校任教官，后受学生李济深推荐，先后在邵武、海澄、将乐任县令，所到之地均有建树。

琴江有许多海军世家。民国以来，水师旗营后人或步入船政学堂或进入海军服役，他们的家族史正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缩影。贾氏一门九代海军，是这个村子也是国内目前已知的延续最多代海军的家族。贾家于民国扩建的“务本堂”，其建筑结构与福州民国建筑无异，后又多次翻修。

相较而言，另一个海军世家的宅院保存得更加完整。许建廷，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生，两次留英，曾任海军中将、舰长、海军部政务次长等职。其故居建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建筑面积较大，细节考究。尤其西侧的花园，虽荒芜依然可以想见当年的精致与繁华。园中“慰慈亭”是许建廷为其母65岁大寿建造，因年久倾坍，多年前仿原样复建，雕梁画栋，甚是精美。园门青

石匾上刻有“颐园”二字，为郑孝胥所题，这是福州罕有的郑孝胥题刻。虽因其坏名声成为宅院败笔，但这并不折损许建廷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反对吴佩孚“武统”、率部起义之英名。许宅建筑构件中最为独特的还是马鞍形风火墙（即马鞍墙，闽派建筑之特点）上罕见的人物形象雕塑——在高高挑起的翘角下，在装饰浮雕旁，有两个小泥塑，是身着海军制服的士兵形象，他们双手高举做托起状，这是其他地方风火墙上从未见到的。

在琴江，最重要的历史建筑本是将军行辕，它在民国后的一次次战乱中屡遭破坏，三分之二已损毁，仅余第二进：双层，穿斗式木构架，双坡顶，面阔5间，进深5柱，大、中堂之间有长6米的过雨亭。民国初期，将军行辕作为村里的小学堂一直沿用到20世纪60年代，为这个尊师重教的小村庄培养了一批批走向全国乃至海外的人才。“洋屿乡上琴江校开，桃李春风，及时花雨培养人才，渐次蔚成材。莘莘学子都是同胞，道同志合永结之交……”这是一代代琴江人传唱的小学堂校歌。几乎每一位琴江老人都对小学堂怀有深厚的情感。过去琴江的教育在长乐地区是有名的，一些琴江人留洋归来后暂无工作，便在这个学堂里教书，带领家乡的孩子唱童谣、学诗文、学习美术甚至是英语，这个独特村庄的文脉也因此延绵不衰。位于帅正街街口的一副对联题刻，正是当年的缩影：“出入同行皆礼乐，往来素履尽端方。”

马厂街的古厝

孟丰敏

1

马厂街有马厂吗？据说明朝嘉靖年间，戚继光来福州剿灭日本倭寇时，率军驻扎在桃花山脚一带，开辟了军营驻地和马厂，马厂街因此得名。桃花山从此陆续有了人家，不再寂寞，也不再是佳人绝世独立了。桃花山最热闹的时期是在清朝五口通商以后。

清朝五口通商至民国期间，烟台山下是商业圈，各国领事馆和洋行便建造在烟台山上。福州作家徐君藩曾撰文回忆说，仓前山（今烟台山）一向是外国领事馆、教会、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和现代商店的集中区域，福州的外国人都住在这里，于是，仓前山被人加上了“洋界”的称号。多次战争尤其日军从飞机上投下第一颗炸弹落在市区（三坊七巷）后，市民们认为仓山洋界是福州最安全的地带，蜂拥到此来租房子，一时仓山房租屋价暴涨。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国人都逃离回国了，租居在洋界的市民才纷纷搬离，

回到城里去。

为何各国领事都要挤在烟台山、桃花山、梅岭（今梅坞）建房子呢？早年间，仓山各村镇的居民通常以氏族为纽带聚居。桃花山上早期居民少，花果成林。清朝五口通商时期，先到福州的是外国传教士。他们想在城内传教，却被林则徐和闽县县令从城里赶到郊外的南台岛上。谁知他们更开心了，南台岛上桃花、梅花争艳，闽江畔天宁寺晓钟晴雪、风光旖旎。他们租下了江畔的地块，在桃花山、梅岭开拓属于他们的新天地。随着传教士的到来，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商人从传教士们口中、笔下了解到美丽的福州，听说福州不少市民抽鸦片，便觉得有鸦片生意可做，也陆续来到南台岛。他们发现福州竟是一个优良的茶叶运输港，于是马厂街、对湖路一带都被开发了。他们在这里筑房、生活、教学、工作、传教，日渐形成一个繁华、热闹且时尚的新生活圈。

中国人的居住习惯是水流环城、环村，即使不能在城内、村内居住，家里最好也有井水，

宜居家。马厂街便是家家有井。传教士们所建的房屋尤为重视通风、采光和卫生。他们在烟台山上建房子，可谓高屋建瓴，一览无余，闽江及沿岸景观尽收眼底，但他们难以忍受福州的炎热潮湿，尤其夏天。所以，他们在烟台山上建的房子，每个大房间都有几扇飘窗，楼房外围修建宽敞的游廊。游廊，成为区别福州中西建筑的显著特征之一。

除了那些洋人住在仓山洋界，当时的洋买办也和洋人毗邻而居，海关、邮政系统的雇员也相继在桃花山上建房生活，便于社交。于是，桃花山上的湖泊被房屋填平了，梅林、桃林、果林渐渐被这些新兴的园庐分割为庭院风景。而对湖路、乐群路、聚和路、公园路一带也形成了新贵生活圈，成为荟萃中西老建筑的片区。民国之后，海外侨商和本地民族资本家也在马厂街上建房，形成马厂街住宅区。

2

清末，仓山闽江畔到马厂街这一片都被称作洋界。那时的马厂街有多少洋楼呢？马厂街的老居民说，比现在的马厂街长了数倍的老马厂街上有七八十栋的红砖楼房，皆取样于广东，即一层是券廊，屋顶是西式四坡、百叶窗，室内有壁炉、砖木或砖石结构的洋房，可谓中西合璧。为何马厂街的住户都选择这种形式的建筑？其实那时的设计者多数不是职业建筑师，社会流行什么便跟风模仿。20世纪初，广州的商业建筑都采用“骑楼”建筑。所谓骑楼，就是把欧洲古典建筑中的券廊与广州传统建筑进行结合改造的产物。这种建筑风格是城市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体现，也考虑东南、华南沿海海洋气候需要散热的因素，成为中西建筑合璧、中外文化交汇融合的象征。当时国内的沿海发达城市比如上海，也如此模仿广州的商业建筑。但在福州，中西合璧的建



忠庐 小飞刀 / 摄

筑主要集中在仓山区洋界，而且券廊的建筑特点并非更多用于商业建筑中，反倒多数出现在民居中，数量最多的就是马厂街，比如宜园、忠庐、可园等。

马厂街的古厝还有一个特点，即材料与工艺与此前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仓山是洋界，新建筑都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在此盖起来的，但他们聘用的却是本地工匠，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掺和福州传统的建筑手法，比如在线脚处有叠涩。最明显的则是砖石、木头的运用。西方建筑多采用大块沉重的石头，即便使用砖块也要在墙体上抹灰装饰。但福州早期的房屋都是黏土夯筑的墙体，裸露在外的部分可见草、贝壳等，自明清开始则逐渐发展为砖木结构，纯石料的建筑十分少见。由于福州工匠建筑知识、水平所限，福州近代的教堂、西式建筑也入乡随俗，都是砖木结构，甚至砖块裸露在外亦不再抹灰，以便让当地居民有亲切感，特别是那些红色、青色的清水砖墙，没有抹灰也并不难看。所以，马厂街上的建筑也都是砖木结构，墙体也不抹灰。

除此以外，福州庭院式民居的特点也都十分普遍地运用在马厂街的园庐中。尤其枕在山水间的大宅人家非富即贵。旧时一个人家若有庭院而没有梅兰竹菊，便会被人鄙视取笑，只有满怀诗歌、宁静和清流的郊外田园才算是世外桃源。马厂街原本是一座花果林，在这里买地的人家造了房子后，在处理园林化的庭院时，就留下部分花果林木作为庭院的植物，此外皆种竹植兰。这

样一来，虽然西式园庐里少了中式庭院的池沼、假山、亭台楼阁，但把天然的植物景观收束到前庭后院里，不仅清新养眼，而且一年四季水果不断。那些老居民回忆起幼年时期的庭院依旧记忆犹新。余芳不胜新凉，梧桐叶落知秋，林下美人绕竹漫步，举步有景、清心月映。这般画面，真是赏心悦目。

民国时期，中国逐步收回海关主权后，对于建筑的外形也有了改造的需求，比如去除殖民色彩浓厚的券廊，保留西式四坡屋顶、壁柱控制立面等式样。于是，马厂街上的很多民居渐渐都把券廊重新砌筑成了墙，改造为房间，失去了原样。如今已经被拆毁消失的洋楼中有一座隶属民国福建商会理事长蔡友兰，他的洋楼在当时马厂街上可谓大而豪华。老居民依稀还能回忆起那豪宅的模样，至今仍令人艳羡不已。

3

马厂街上的老建筑结合了中西建筑的特点，所以对街的外墙都砌成一人高的红砖矮墙。每年春天，青翠的炮仗花藤蔓爬满了矮墙，鲜艳的橙色在藤蔓中热烈绽放。紧接着，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花儿会从墙里探出头来，窥探外面的世界。墙内的花盼着墙外的蝴蝶，墙外的人笑着墙内的花，真是令人怀旧的景象。后来，园庐里的主人换了，矮墙就像女孩一样长高了，变得羞怯，墙内的花儿也没了踪影，好似一个人的少女时代结

束了，进入了浓荫密布的幽静中年。从亦庐转弯到永安里巷子来，再也不能享受那春的美好样子，甚至原来从鼎庐过墙而来的阳光也同样被高高的墙挡住了。还有忠庐的院子墙，墙内种植各种花草树木，其中龙眼树、杧果树较多，但最惹人注目的还是翠筱。一年四季没有枯黄过的竹叶令人怀疑福州是否有过冬天。不论何时从忠庐外墙经过，都会让人产生庭院深深的感觉。

中国人是如此注意隐私保护，如三坊七巷的墙是高不可攀的禁忌，不似西方喜欢用矮墙增加生活的浪漫情调。马厂街的园庐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这些墙便是一种象征，并和三坊七巷明清建筑森严、防御性强的高墙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由此足见中西方思想文化之迥异。

如今，马厂街上还有12处保留了园庐名称

的古厝，自东往西分别是宜园、静安居、亦庐、永安里、鼎庐、建园、硕园、忠庐、拓庐、爱庐、梦园、可园、以园。意园已是徒留名字，今为福建师大教师宿舍楼。其他园庐人家又都姓什么呢？大致统计一下，是叶家、许家、刘家、钟家、谢家、蔡家。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他们的房子鳞次栉比、紧紧相依，围墙连着围墙，从东到西，延绵成了一条街。每个大户人家的院落都有一个文艺而别致的名字，比如爱庐、可园、梦园。这些见证历史沧桑的中西建筑，依然优雅地端坐在阳光下，散发着涵养深厚的文化韵味。

我喜欢中国园林，烟台山的西式建筑并没有脱离中式的文化和思想，这些园庐好似一盏盏泡在咖啡杯里的茉莉花茶，在曲径竹巷间诗意流

觞。时隔近百年，在马厂街悠悠漫步，矮矮的围墙内粉色的扶桑花逞艳扬芬，拈花翦朵的心便充满了诗意。这里家家有修竹，户户有家训。无论哪个季节，从寂寞深深的小巷，走进这竹子、藤葛、老井组成的院落，层次、曲折、高深、凹凸，以线描手法勾勒着五六个屋角、墙角的空间，似乎静得生闷，忽然一朵花瓣飘落，这院子就从水墨色变成彩色，可以想象春夜在此间品茗、望月的佳趣。



梦园 池志海/摄

长崎石桥

林文清

经常在日本各地游走，发现一个问题，日本基本没有江户时期（1603-1868）之前营造的石桥，很多石桥都是江户以后营造的。江户之前所营造的桥基本都是木头桥。近期，拜访了几位日本学者，终于知道了其中奥秘。

日本是一个岛国，山多平原少，溪流沟壑众多，人们相互交往没有桥梁会造成诸多不便。江户之前，日本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乱，战争械斗经常发生，山川沟壑是屏障和隔断，避免战火波及，拆掉桥梁是最快的办法。建造简单的木桥是战时需要，况且当时日本建桥技术落后，营造一座高等级的桥梁，相当困难。

南明时期，大批明朝遗民东渡日本，其中不乏各界精英和能工巧匠。黄檗僧人东渡日本传播佛学经义，也带来了乐善好施的风气。中

国古代，僧人就经常修桥铺路，许多古桥也都是僧人发起营造。在长崎市区，有一条河流叫中岛川，在这个小山川上有 20 多座桥梁，基本都是江户之后营造的石桥，且一半以上是明朝遗民设计并出资营造的，并且都和黄檗僧人或檀越有着关系。

比如说“眼镜桥”。1634 年，黄檗僧侣、长崎兴福寺第二代住持默子如定设计并在长崎市中



长崎市“眼镜桥”



“眼镜桥”旁的默子如定雕像

岛川上建造的“眼镜桥”，是一座石制的双孔拱桥。两个圆圆的拱门相连，远远望去好似一副眼镜，由此得名。桥旁有默子如定的雕像，据说默子如定在石桥下藏着 20 颗心形石，眼见并摸触就能得到幸福。建造之时，除琉球王国的天女桥之外（当时琉球还不属于日本），这座桥是全日本唯一一座石制拱桥。1960 年被列为日本国家重要文化财产，是日本三大名桥之一。

东渡的黄檗僧团，明代遗民檀越向日本传播明代建筑技艺。默子如定在开堂说法之余，也向日本人传授建造石桥和砖桥技术。“眼镜桥”成为

日本桥梁建筑史上拱式构造的鼻祖。

后来，中岛川上陆续建造了很多石桥。“眼镜桥”与附近 20 座古桥鳞次栉比，彼此相距不足百米，形成著名的“长崎石桥群”。

1652 年，兴福寺苏姓檀越建造了“高丽桥”石桥。1653 年，明朝遗民巨贾陈道隆建造的石桥“一濑桥”成为长崎十二景之一。1654 年，福清籍大檀越大通事林守暨建造了“中川桥”。1666 年，福清籍大檀越何高才建造了“百尺桥”。1679 年，福清籍大檀越、魏氏乐谱撰写人魏之琰建造了“石廊桥”。

“中川桥”架在长崎旧街道的鸣泷川上，是樱马场通往一濑的唯一通道，是长崎通往一濑的要塞，也是长崎历史上第 6 座石拱桥。它的建成，为长崎市交通创造了便利。“中川桥”是鸣泷川上一座小型石桥，365 年来没有崩塌的记录，只是围栏部分作了加固。

1655 年，隐元禅师在长崎住了一年多后，经这座桥走向京都，传播佛学经义、明代文化，开启弘法之路，为日本江户时期的社会发展及中日两国间的民间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林守暨作为翻译随从隐元禅师北上京都，皈依佛门，终老在京都黄檗山万福寺宝善院。

以隐元禅师为代表的明朝遗民所传播的明代文化在日本被称为“黄檗文化”。黄檗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与互鉴做出积极贡献。这些石桥是明代侨民、遗民桥梁建筑的佳作，也是联结两国的民心之桥。

树大根深

唐 冈

山长水远，树大根深。

一个地方的繁盛景象大多展现在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灯火璀璨、市声鼎沸……城市如同一棵大树的遒枝茂叶，显示勃勃生机。但它的根仍在乡村，根系绵长，延展在岁月漫长的风雨中，在山一程、水一程，极目无限的远野里。

此刻，我们正是要去探访这样一个小山村，它过去叫梅岭，现在分为梅林和隆美两个村落，是闽中田氏的祖居地。我们乘坐的汽车驶出大田

县城，往西南方向疾驰。公路傍着一条清冽的小溪，在峡谷间左右盘旋。这条溪发源于戴云山脉，一路向东向北，穿过千山万壑，经过一个个村庄、城镇，然后在尤溪口汇入闽江。1000多年前，梅岭田氏的先人正是沿着这条小溪上溯而行，他们扶老携幼，跋山涉水，目标直抵戴云山深处，只为寻找一个和平安定的家园。

自安史之乱开始，中原板荡。战火遍地燃烧，田园荒芜，生灵涂炭。于是许多人将目光投



梅林村田氏祖祠“钱塘祠”

向山峦重叠的南方，为躲避战乱，舍弃家园，举族迁徙。他们翻过武夷山脉，又进入闽中腹地。和每一个入闽的家族一样，他们步履艰辛而目标坚定。对他们来说，只有高耸入云的大山，只有茂密接天的树林，才能安抚他们的惊魂。戴云山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

梅岭田氏，自此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历程。随着鸡鸣犬吠，炊烟四起，课读之声也在村庄上空缭绕。这些北方移民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同时也带来了深厚的华夏文化，在梅岭落地生根。

在梅林村办公室里，我看到了一本因年代久远且保管条件不善，已经被蛀虫严重蛀蚀的宗谱。这里记载着一个家族的历史。细心的田氏后人正是从这本字迹漫漶的宗谱中，整理出田氏入闽的沧桑历程，再现 1000 多年间的生动故事。而赫然在目的田氏祖训，更是一个家族在这片古老土地上踔厉奋发的见证，也是它生存和发展的秘密。

为规范族人的行为，田氏先人制定出严格的祖训家规。田氏宗谱开宗明义，指出：“家之有范，犹国之有宪，毋论贤不孝偕束缚于法令中，莫敢逾越也。是故先王治国必先教家。”将教家放到与治国同等重要的位置。而敬祖宗不忘本、讲孝悌和人伦、重师道精学业、为廉吏重政声、

睦乡党求平安……这一道道家训，言之凿凿，可遵可循。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里，梅岭成为大山深处的道德之境、义理之乡，同时从这里走出了一个个品学兼优的经世之才。而“梅岭三田”，正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在梅林村的小广场上，我们看到了三尊石雕像。从左至右是田一儒、田頔和田琯。三位梅岭英才，冠带齐整，静静地站立在群山环抱的古老村庄里。1000 多年前，他们各自满怀抱负，相继从戴云山深处走出去，他们的人生轨迹叠印在万里征途。但家乡人民听得到他们远行的每一声脚步，看得到他们为百姓劬劳的每一个身影，并为他们久久地骄傲。

关于“梅岭三田”，乡间至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广场上的“三田”石雕像

田一儁少负才名，22岁参加乡试，即取得第一名，五年后赴京参加会试，又斩获头名，世称“解元公”“会元公”。他当过万历皇帝的侍读学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及左侍郎，是皇帝身边秘书班子的重要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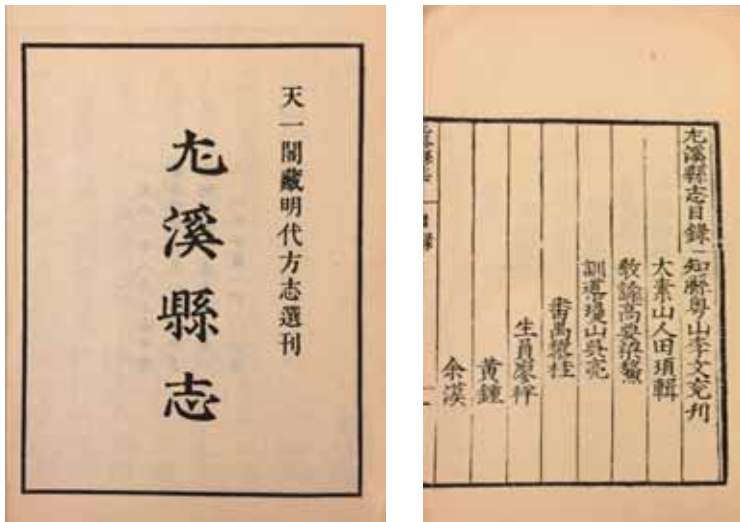
他一生为官清廉，道德文章，名震一时。在翰林院时，皇帝曾派他出使淮藩，藩王送的礼品他一概不收。皇帝称赞其“耿介之姿，渊醇之学”，给予很高的评价。万历朝张居正为相，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下令在全国统一丈量土地，增加税赋；同时设立随事考成制度，考察监督各级官员。国家财政及军事局面有所改观。但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后，皇帝亲政，纲纪废弛，朝廷积弊丛生。田一儁心急如焚，不断向万历皇帝进言，并上呈《回天变正人心疏》《用财疏》等奏章。特别是《用财疏》，针对当时各级官员奢侈浪费的现象，提出“量民置官，量官受事”的精简官僚和节约开支的建议：一曰慎取用，二曰省浮费，三曰汰冗员，四曰惩赃吏，五曰核边费，六曰止侈靡，七曰清异教，八曰议钱币，九曰端好尚。每一条都是他在详细调查后总结出来的。尤其是第九条，在全国树立良好风尚，体现了他一生的追求。田一儁由于操劳过度，死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1岁。他作为官20多年，没有积蓄，死后家里一贫如洗。皇帝感其忠诚，诏赠礼部尚书，谥文洁先生，并派翰林学士董其昌扶柩归葬。可以说，朝廷给予的礼遇，十分尊崇。

家乡百姓感念他，还因为他入朝做官后，仍时时牵挂着大田百姓的生活疾苦。大田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百姓吃盐特别困难，要翻山越岭，到数百里外的产盐地高价购买，然后肩挑背驮运至大田。为此他特地写了《大田盐议法》上奏朝廷，得到皇帝恩准，在大田设立盐行，解决了当地百姓食盐之难。

田頊中进士后，最初当的是户部官员，曾奉命办理九江税务，因廉洁奉公，政绩显著，数月后调任南京兵部主事。但究其一生最耀眼的还是办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在任湖广提学期间，他先在黄陂扩建“二程书院”，后又在九江兴办濂溪书院。他亲自制定学院招生细则，为家境贫困的读书人广开大门。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成为当时的一大盛事。来自荆州的张居正也在这个时候慕名而来，并得到田頊的赏识，后来成为一代名相。田頊博学多才，以诗文名世，他“文崇先汉，诗类晚唐”，与当时福建的张紫溪和湖广的张治、廖道南，并称为晚明四才子。他办书院总是亲力亲为，不惮劳苦。为弘扬理学，田頊写下《太素集》二卷，亲自登坛教授学生。

田頊辞官后归隐尤溪。这里是田氏最初的落脚地，也是他青年时踏上宦途的起始点。流经家乡的均溪，正是从尤溪口汇入闽江。山峰穆穆，江水滔滔，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在尤溪创办了“荆山书院”，继续终日诲人不倦的教学生涯。

最让乡人津津乐道的是田瑄的故事。田瑄一生官职不算高，却是一名始终为百姓办实事的地



嘉靖《尤溪县志》，李文兗修，田頊纂

方官员。他在出任浙江新昌知县时，了解到当地一处重要水利灌溉工程“孝行碛”年久失修，每当干旱时节，水渠断流，严重影响农事和百姓生活。为此，他经过深入调查，制定了“均水法”，发动民众投入劳力修渠，以投工多少作为分配水的根据。他自己还带头捐出俸禄。经过大规模整修，灌区内的农田全部变为膏腴之地。他还发现县城西郊的农田常被洪水侵袭，大水来临，百亩农田即成滩地。于是，他派员督工修筑河堤，以杜水患。老百姓十分感激，在田瑄调离新昌时，为他在城中画像立祠。

梅岭人更喜欢将田瑄作为青年人励志的榜样。因为与田一儒、田頊的少年得志不同，田瑄出身贫寒，起步也晚，38岁才中进士，从知县当到云南兵备副使等职。年轻时，他生活十分困苦，在大仙峰崇圣书院读书时，因为买不起荤菜，便将木头雕刻成一只鸡腿，每日就餐时，

躲到一个角落，装出一副啃鸡腿的样子。后来被同学发现了，却由此传为美谈。

田瑄30多岁了才娶妻，而且还是身体有缺陷的大龄女子。但老丈人不待见他，于是演绎了一出出嫌贫爱富的故事。比如，老丈人的寿宴，大女婿、二女婿因为送了厚礼，都被安排到上席。而只送一副对联的田瑄，便只能坐到厅堂的下埕。在厨房帮忙的妻子见此怒不可遏，一把拉起丈夫

就走。作为故事里的主人公，田瑄受尽委屈，却从不气馁，依然刻苦努力，终于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乡人的眼里，田瑄不仅励志，还是一位知恩图报之人。在他困难的时候，大嫂曾经暗地里资助过他。大嫂家取水不方便，他当官后，拿到薪俸，第一件事就是倾资为大嫂住的村子修条水渠。这条水渠，不仅便利了村民生活，还灌溉了全村的菜地良田。

“天下无山高戴云，低吟犹恐九天闻”是田一儒的诗歌名句。而今，行走在戴云山间，仿佛看到这一位位从山村里走出的读书人，胸怀大志，意气风发，却始终不忘祖训，一步一个脚印，将自己的人生轨迹，深镌在那一本已然发黄的宗谱里。

山长水远，树大根深。在古老的梅林村，在三尊静静矗立的石像前，在一方碧绿盈盈的荷池旁，我如是想。

一生只做一件事

边 集

北大堪称大师的经济学家有两个，一个是马寅初校长，一个是陈岱孙教授。同样是第一代经济学大师，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是少年时智力超群，都是拿到了公费留学资格，都是在美国读了博士才回国效力，都在名牌大学任教，而且兼有较高的行政职位。马寅初先是北大总教务长，后来任北大校长，陈岱孙在清华的时候就是经济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校大合并，第二年他来到北大，任经济系主任，直到1984年。他俩的差异也很大。马寅初特别张扬，陈岱孙非常内敛。马寅初什么话都敢说；陈岱孙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话特别少，但一字千金。马寅初社会活动尤其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一两年之内有好几百场演讲，演讲对象是工商界人士；陈岱孙一辈子老老实实做教师，只给全职学生授课，从不对企业家演讲。马寅初动笔能力极强，碰到什么事，马上从经济学角度生发开，见诸报端，所以《马寅初全集》有10卷之多；陈岱孙是清华学



陈岱孙

派，课讲得甚好，但著述特别少，终生只有一部专著。马寅初世俗名声很大，因为《新人口论》引起极大关注；陈岱孙一辈子相对平稳，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所以普通人多不甚了解。两位还有一个很大差异，马寅初一夫多妻，有2个太太，7个子女；陈岱孙一辈子未婚，一直独身。

陈岱孙各方面条件如此好，为什么不结婚？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授许渊冲在《这一代人的爱情》中认为，陈岱孙单身，是因为他跟周

培源共同看上了王蒂澂，王蒂澂嫁给了周培源，于是陈岱孙从此一生未婚。其实并非如此。当年在“文革”中，造反派贴大字报批周培源副校长，揭发他和太太还有陈岱孙搞三角恋爱。陈岱孙的外甥女唐斯复，看到大字报后回家问陈岱孙，周培源的女儿也同样回家问父母，这些揭发材料是不是真的，陈岱孙和周培源都矢口否认，说那纯粹是瞎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陈岱孙和周培源私交很好，两人在燕南园住过的房子紧挨着，陈岱孙住燕南园 55 号，周培源住燕南园 56 号，但两人并不是同时住在这里。周培源 1981 年辞去北大校长，便从 56 号搬走了，陈岱孙原来住镜春园，1989 年才搬过来，所以当



陈岱孙（左）与周培源

年周培源住在这儿时，陈岱孙还没过来。

后来《东方之子》采访陈岱孙，曾问起这事儿，陈岱孙说的就两点，第一我没时间，第二这种事情怎么也得两情相悦，我没碰到合适的人。

唐斯复回忆说，陈岱孙是家中独子，那个年代的独子，如果不能传承后代，会有很大压力。看着陈岱孙如此大龄还未完婚，家里都很着急，曾几次安排他去相亲。唐斯复还跟着舅舅一起去过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约见过一位女子，戴着金丝眼镜，波浪卷发型。看上去女方挺中意陈岱孙，但陈岱孙似乎缘分不到，最后不了了之。岁数再大一点，也就算了，一辈子单身。

陈岱孙不结婚，跟他自理能力特别强或许也有些关系，他无论年轻还是年老后，总能把家里收拾得特别有序，用不着有个家庭主妇为他打点。

陈岱孙很随和，和谁都能相处。当年，清华大学从北京撤往西南联大，路途非常艰苦，经常两个教授住在一起。陈岱孙有一段时间住在演话剧歌剧的包厢里，后来搬进一家旅馆，与朱自清同住一屋。当年好多西南联大教授因为合住，关系都闹得十分不愉快。但陈岱孙和朱自清却相处融洽，陈岱孙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小住为佳，得小住且小住”，下联是“如何是好，愿如何便如何”。

或许，因为心态平和，陈岱孙一生没有大波折，即使在“文革”中，也没受到迫害，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的祖父和伯祖父，一个叫陈宝璐，一个叫陈宝琛，这两个人都是进

士，陈宝琛不仅是进士，还是帝师，是溥仪的老师。陈岱孙的母亲之父辈，系清朝外交官，所以陈岱孙小的时候英语就特别好。按说，这属于大官僚阶级，这样的家庭背景，在“文革”中最易受到冲击。而且，他在美国学西方经济，在当时也应列入“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结果他反倒没事，工宣队和军宣队都尊称他为“陈先生”，这挺离奇的。可能跟他性格比较内敛有关系，平时未得罪人，也没有特别出格的行为和文章。

“文革”对陈岱孙来说特别难应付的是学农学工劳动，当年他差点下放到江西鄱阳湖旁边的鲤鱼洲。那是专为北大清华设置的五七干校，条件非常艰苦，很多知识分子死在那里。当年确定陈岱孙这一去向之时，他已经70岁了，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但在临行之前，他突然接到另行安排在北京丰台的庞各庄的通知，干的是收麦子活。不过，让一位70岁的老人割麦子，挺成问题的，特别是他身材高，弯腰割麦，腰难以承受。但他挺过来了，学农结束后，马上又去工厂学工，直到70年代初，才回到北大。

在燕南园这些大师当中，陈岱孙的讲课特别出色，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时间概念精确。他每次讲课，总是提前



燕南园 55 号，陈岱孙先生故居

2分钟站在黑板前，2分钟之后开始讲课，到他讲最后一个字儿的时候正好下课，每次都如此。如果他讲完了没打铃或是打铃了他还没讲完，那一定是铃打错了。他平时的生活作息也是如此。每天6点半起床，7点半早餐，8点的时候，整个屋里包括佣人的声音都会变小，因为他要开始读书了。中午午睡一会儿，晚饭6点半，7点开始看报纸，10点回房休息，每天都这样。他于1997年去世，去世那天早晨他已经昏迷，但6点半的时候还是醒来，要求看钟，看完后点点头，过了不久，又昏迷了，直到去世，享年97岁。

二是听课者记下的笔记，就等同于一部专著。只要手勤快一点，把一次课的笔记记齐，那相当于一部专著中的一个章节。不过，陈岱孙却一直没出书。清华大学有这样一个传统，陈寅

格、金岳霖、钱端升他们的著作都特别少，将大量的精力放在讲义和课堂上了。

三是他的课带有美国实用主义的特点。他讲《财政学》，年终论文是《假如我是财政部长》，非常讲究实际。

四是绝不用英语讲课。陈岱孙从小英语好，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用英语讲课完全没问题，却全用中文讲课。当时，在清华大学用中文讲课的，只有陈达教授和陈岱孙教授，这在清华大学非常少见。在清华大学用英文讲课是一种风气，因为清华是庚子赔款多赔的余额退回来之后建的留美预备学校，有不少美国老师，中国老师英语也特别好，学生要去美国留学，所以用英文讲课也是为了让他们在留学之前多些英语训练。但陈岱孙认为这样不好，因为学生是中国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陈岱孙讲课的第五个特点是上课从不喝水。每次上课之前，他都会喝足了茶，然后就再不喝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陈岱孙著

水，直到把一天的课讲完。他说自己是属骆驼的。

受“文革”大环境影响，他的学术思想也受到了很大波及。他在美国读的是西方经济学，到清华大学讲的也是西方经济学，可到了1953年，他要用马列主义思想写《经济学说》讲义，60年代编《经济学说》教材，70年代写《经济学说》专题提纲，都贯穿着马列主义思想。他在1981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特别指出，我们国家的社会体制，跟西方社会体制差别很大，所以西方体制下的经济学说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要警惕它，它可能会给我们添很多麻烦。1995年，陈先生95岁，在为丁冰老师著述的一本书作的序言中，他的措辞更激烈，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两种危险，第一是西方经济学说对中国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毒害，第二是它可能对我们中国的社会体制以及我们的改革开放形成误导。也就是说，他的后半生，全盘否定了自己年轻时代在美国学习过的西方经济学说。

陈岱孙95岁的时候，北大为他举办95岁寿辰庆典，他的许多门生都来献花。他的生日是闰八月二十七日，和孔丘同一天生日，这在19年才能出现一次。所以陈岱孙说，我6岁。19年过一次生日，应该是5岁，但算上1个虚岁，等于是6岁生日。

陈岱孙执教长达70年。1927年，陈岱孙在游学欧洲近一年后回到祖国，9月应聘回母校清华经济系执教，成为学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此时的清华，正值改办大学不久，于1926年成立的

经济系，无论从师资、教学还是课程设置等方面来说，都还处于起步阶段。1928年他担任经济系主任，上任伊始，一面投身于繁重的教学工作，一面致力于经济系的建设与发展。在他看来，“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因此鼓励学生不仅要注重“本系课程的基础”，而且应注重诸如政治、历史、哲学、心理、算学等知识的基础。在他的宣传和主持下，经济系确定了“理论、事实及技术三者兼重”的培养目标。经过几年的发展，经济系的规模逐渐扩大，学生人数在众多院系中，仅次于土木工程学系。

1929年，根据当时颁布的大学组织法，清华大学开始形成校、院、系三级组织机构，成立文、法、理三个学院，陈岱孙又任法学院院长，同时成为教授会、校务会议、评议会成员，开始参与校务管理。他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在西南联大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坚守着教育、学术阵地，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优秀学子，为抗战和国家经济建设积极建言。

1945年11月，陈岱孙和土木系教授王明之先期回到北平，组织并主持“清华校舍保管委员会”工作。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校园，他带领30多名工作人员，开始了紧张而艰难的交涉与修复工作。经过10个月的艰苦努力，完成了返校师生的安置与秋季学期开学的准备工作。

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陈岱孙离开了清华



立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陈岱孙铜像

大学，但他对清华大学的热爱之情从未改变。1980年校庆时，这位已80高龄的老人欣喜地表示，愿为新恢复的经济管理工程系“尽我们的力量，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1984年，他被聘为经管学院首批名誉教授，为学院的发展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同时，自1981年清华校友总会恢复活动以来，陈岱孙先后担任副会长、名誉会长，为联络海内外清华学子，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交流，关心母校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他是为母校工作服务年限最长、奉献最大的校友之一。

回顾自己的一生，陈岱孙曾谦虚地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护士说：“这里是清华大学。”

胡也频：从福州到上海

丁玲

记得是1927年的冬天，那时我们住在北京的汉花园，一所与北大红楼隔河、并排、极不相称的小楼上。我们坐在火炉旁，偶然谈起他的童年生活来了。从这时起我才知道他的出身。这以前，也曾知道一点，却实在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奇怪，不知为什么他很少同我谈，也不知为什么，我简直没有问过他。但从这次谈话以后，我是比较多了解他一些，也更尊敬他一些，或者更恰当地说，我更同情他了。

他祖父是做什么的，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总之，不是做官，不是种地，也不是经商，收入却还不错。也频幼小时，因为身体不好，曾经长年吃过白木耳之类的补品，并且还附读在别人的私塾里，可见那时生活还不差。祖父死了后，家里过得不宽裕，他父亲曾经以包戏为生。也频说：“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要特别关心下雨。”他描写给我听，说一家人都最怕下雨，一早醒来，赶忙去看天，如果天晴，一家大小都笑了；如果下雨，或阴天，就都发愁起来了。因为下雨就不会有很多人去看戏，他们就要赔钱了。他父亲为什么不

做别的事，要去做这一行，我猜想也许同他的祖父有关系，但这猜想是靠不住的。也频一讲到这里，就告诉我他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都要去看戏。我还笑着说他：“怪不得你对于旧小说那样熟悉。”

稍微大了一点后，他不能在私塾附读了，就在一个金银首饰铺当学徒。他弟弟也同时在另一家金铺当学徒。铺子里学徒很多，大部分都在作坊里。老板看他比较秀气和伶俐，叫在柜台上



胡也频与丁玲

做事，收拾打扫铺面，替掌柜、先生们打水、铺床、倒夜壶，来客了装烟倒茶，实际就是奴仆。晚上临时搭几个凳子柜台里睡觉。冬夜很冷，常常通宵睡不着。当他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去想，在脑子里装满了疑问。他常常做着梦，梦想能够到另一个社会里去，到那些拿白纸旗、游街、宣传救国的青年学生们的世界里去。他厌弃学打算盘，学看真假洋钱，看金子成色，尤其是讨厌听掌柜的、先生们向顾主们说各式各样的谎语。但他不但不能离开，而且侮辱更多地压了下来。夜晚当他睡熟了后，大的学徒跑来企图侮辱他，他抗拒，又不敢叫唤，怕惊醒了先生们，只能死命地去抵抗，他的手流血了，头碰到柜台上，大学徒看见不成功，就恨恨地尿了他一脸的尿。他爬起来洗脸，尿、血、眼泪一齐揩在手巾上。他不能说什么，无处诉苦，也不愿告诉父母，只能隐忍着，把恨埋藏在心里。他想，总有一天要报仇的。

有一天，铺子里失落了一对金戒指，这把整个铺子都闹翻了，最有嫌疑的是也频，因为戒指是放在玻璃盒子内，也频每早每晚要把盒子拿出来摆设，和搬回柜子里，他又很少离开柜台。开始他们暗示他，要他拿出来，用各种好话来骗他，后来就威胁他，说要送到局子里去，他们骂他、羞辱他、推他、敲他，并且把他捆了。他辩白，他哭，他求他们，一切都没有用；后来他不说了，也不哭了，任凭别人摆布。他心里后悔没有偷他们的金戒指，他恨恨地望着那些首饰，心

里想：“总有一天要偷掉你们的東西！”

戒指找出来了，是掌柜的拿到后边太太那里去看，忘了拿回来。他们放了他，没有向他道歉。但是谁也没有知道在这小孩子的心里种下了一个欲望，一个报复的欲念。在事件发生后一个月，这个金铺子的学徒失踪了，同时也失踪了一副很重的大金钏。金铺子问他的父母要金钏，他父母问金铺子要人。大家打官司、告状，事情一直没有结果。另一家金铺把他弟弟也辞退了。家里找不着他，发急，母亲日夜流泪，但这学徒却不再出现在福州城里。

也频怀着一颗愉快的、战栗的心，也怀着那副沉重的金钏，惶惶然搭了去上海的海船。他睡在舱面上，望着无边翻滚的海浪，他不知应该怎么样。他曾想回去，把金钏还了别人，但他想起了他们对他的种种态度。可是他往哪里去呢？他要去做什么呢？他就这样离开了父母和兄弟们吗？海什么都不能告诉他，白云把他引得更远。他不能哭泣，他这时才十四五岁。船上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他得想法活下去。他随船到了上海，随着船上的同乡住到一个福州人开的小旅馆。谁也相信他是来找他舅舅的。很多从旧戏上得到的一些社会知识，他都应用上了。他住在旅馆里好些天了，把平素积攒下来的几个钱用光了，把在出走前问他母亲要的几块钱也用光了，“舅舅”也没找着。他去找事做，或者还当学徒，他一直也没有敢去兑换金钏，他总觉得这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说不定究竟该不该用它。他



胡也频故居

做了一件英勇的事情，却又对这件事情的本身有怀疑。

在小栈房的来客中，他遇到一个比他大不了一两岁的男孩子。他问明白了他是小有天酒馆的少东家，在浦东中学上学。他们做了朋友，他劝他到浦东中学去。他想起了他在家里所看见的那群拿白纸旗的学生来。他们懂得那样多，他们曾经在他们的铺子外讲演，他们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条约“二十一条”，他们是和金铺子里的掌柜、先生、顾主完全不同的人，也同他的父母是不同的人，虽然他们年纪小，个子不高，可是

他们使他感觉是比较高大的人，是英雄的人物。他曾经很向往他们，现在他可以进学堂了，他向着他们的道路走去，向一个有学问、为国家、为社会的人物的道路走去。他是多么的兴奋，甚至不敢有太多的幻想啊！于是他兑换了金钏，把大部分钱存在银行，小部分交了学费，交了膳费，还了旅馆的债。他脱离了学徒生活，他曾经整整三年在那个金铺中；他脱离了一个流浪的乞儿生活，他成了一个学生了。他替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胡崇轩。这大约是1920年春天的事。

他在这里读书有一年多的样子，行踪终究被他父亲知道了。父亲从家乡赶到上海来看他，他不能责备儿子，也不能要儿子回去。也频如果回去了，首先得归还金钏，这数目他父亲是无法筹措的，他只得留在这里读书。父亲为他想了一个办法，托同乡关系把也频送到大沽口的海军学校，那里是免费的，这样他不但可以不愁学膳费，还可以找到一条出路。这样也频很快就变成一个海军学生了。他在这里学的是机器制造。他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会与文学发生关系，他只想成为一个专门技术人才；同时也不会想到他与工人阶级革命有什么关系，他那时似乎很安心于他的学习。

他的钱快用完时，他的学习就停止了，海军学校停办。

此后，他到了北京……

本文节选自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

穿过梅花四境

简梅

暑天，漫步在家乡梅花古城，我像一条洄游的鱼，既惊异于长达数公里的滨水岸线，以自然、开放、现代的独特气质与神韵，成为长乐旅游的新地标，也沉浸于她斑斑点点的历史，穿越了这座古镇的前世今生。

是的，无论从何角度低头俯身、仰望远视，古城的每一细节都镶嵌如画，意韵绵长。记得我曾向许多人介绍过我的故乡，说这里的人喜欢用“境”来划分彼此依存的地界，梅花四境，指的就是故乡的登隆境、侍中境、调羹境、鹏程境。

登隆境取“丰登兴隆”之意，又称上街，乃梅花城首冲之地——西门。境内有宋兵部侍郎林采题刻“龙东石”及“仙桃岩”石刻。龙东石，位于将军山之巅，古时是梅花城观赏日出的最佳所在，清里人王自闻诗赞：“龙台吹角五更寒，唤起千家夜色阑。霎尔烛龙升海上，东方杲杲透长安。”列为梅花八景之首。记得不久前，沿着山道辟草挂荆，我与一行人曾登爬至石崖边，当双手摩挲那苍劲有力的“龙东石”三字时，不禁感

慨丛生。四周民稠新居虽遮蔽了观日视野，当峰顶清风簌簌，海潮滚滚而跃，仍能感受到托日而出的光明和旷远。登隆境是古时商贸聚集地，宋时巡检司、明时梅花千户所、唐光禄大夫林巨卿“孝子第”、镇夷坊、宝光堂等遗址均在此境，梅江陈氏宗祠也坐落于此。其中位于古城西滨的鳌峰碓最见沧海桑田，碓上有一佛塔及“鳌峰”二字石刻，旁有石鼓，旧时潮水澎湃，“石鼓潮



“龙东石”题刻

声”为八景之一。后来，随着20世纪80年代填海造地，鳌峰石鼓再也不发声，古勒“鳌峰”二字也淹于地下。近年我回乡，常经过那里，却发现那里已有一座精巧的公园，其中人工之湖，好像圈住了沧海一粟的变迁，只有潭上石塔依旧伫立，礁石缝隙中蓬勃生长的青草摇曳身姿。静默于前，怀想海浪滔天，生成石鼓卧山阿……

另一境为侍中境，取居中环侍之意。为城之中段，俗称“下街”，或“水门”“镇北门”，今属梅新村管辖。据民国《长乐县志》载，明万历年间江田人谢杰奉命出使琉球册封琉球王，曾从此登船启程。境内有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天后宫和康熙年间的通济大王庙、水仙宫等，以及富有传奇的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集亲巷、集亲井遗址。侍中境在明清时期，是梅花城、马祖渔民水产品贸易和南来北往舟楫的避风靠泊地，也是牙行、钱庄的聚集地，时称梅花市。那时，南来北往的



梅花镇天后宫

各种船只一字形排列在江面，装货、卸货，乡音缭绕、五湖之语相喧。而今穿越其间，仿似从古韵中翩然往来，只见横的纵的各色新旧屋房密密匝匝，不足2米的巷道，大户庭院、商铺绵延而立，码头向环城中心漫延开来，那影影绰绰的美人靠似诉说着既往……此时，夏日的阳光尽情倾泻在洗却铅华的古城，却没有蒸腾的热浪，倒显得内敛恬然。

不觉间，走到朝宗门。此门始建于乾隆四年（1739），入此门即到了调羹境，辖区包含新城里、东门、瓮城中、寨下至横街、沃中至南头尾，占全镇的二分之一之广，且人口众多，姓氏庞杂，取名调羹境是借《尚书》《诗经》里有关“调羹和鼎”的掌故，富有“祥睦和亲，团结友爱”之意。著名的乡约所、林位宫、蔡夫人庙以及“廉明仁断胡公之碑”“海楼陈公爱军碑”“仁爱碑”等均分布此境，最难得的是明洪武年间建成的海防古城墙尚有500米至今绵延留存。调羹境曾是梅花城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最早出现调羹境字样的是元泰定二年（1325），当时修建湖山堂，旨在缅怀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抗倭将领林位将军之历史功绩，并塑木像一尊供奉于湖山堂，后改称调羹境林位宫，玉封金吾尊王，百姓亲切称之黑面大王。说起林位的事迹，数百年人们感恩戴德，尊崇至今；坊间流传最广即林位“草鞋退兵、智设黄瓜鱼阵”等抗倭故事。除此，还有始建于道光七年（1827）的忠贤祠，前座辟为乡约所，至今，门额仍有左右碑

体：型仁与讲让，仍俊秀方正。乡约民风给百家姓的梅花古城带来文明和谐的精神滋养。忠贤祠曾供精忠名宦、高贤鸿儒数十位，和羹书院则位于忠贤祠侧，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改为梅花高等若性小学。这座百年学府，桃李满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更是涌现了科学家、医学家、作家、企业家等一大批人才……



梅花古城东门



梅花乡约所

对于东门，我怀着极深的情感。20世纪90年代，我从省城就读毕业后，就分配于东门边的梅花中心小学（旧时即和羹书院）工作，每天从位于横街的家，穿行蜿蜒的巷道，抵达东门。远远就望见与古城同龄的那口方井，许多人家在提水或洗衣。也常近前探影清泉，人随波动；或手掬清水，啜上一口；有时将赤脚踏踩于青石板，任桶里水流轻轻缓缓浸漫脚丫……古井与东门成为离家游子思乡的图景，多少年来，孩子们晨夕朝暮背着书包，或天真雀跃地穿过城门，右拐十多米来到校园，或从西门、水门、山边里一带而来。每天都飘荡着琅琅书声与稚嫩快乐的笑声。下班，穿过石拱门，往下坡走二三百米，即到横街。沿途皆是熟悉的人家，点头微笑寒暄。横街，历来是繁华的街巷，百多米的街道，每当鱼市，摆满鱼虾螺蟹各色海鲜，人头攒动，俯身问价的，吆喝叫嚷的，乡音响彻。而两边店铺琳琅满目，杂货店、布匹店、豆腐店、花生碗糕店等

错落其间。改革开放伊始，父亲告别渔民生涯，开着响当当的“曰宝饭馆”，即位于八一八横街78号。而今，这条街常见燕子穿堂而过，拉杂的电线杆听着它们啾啾的清音，古瓦上的青苔，仿佛在倾诉着风华烟云。

鹏程境地辖南门，曾经地广人稀、海阔天空，取鹏程万里之意而得名。梅花将军山主峰在它境内，主峰上有梅花社坛、试剑石。古老的斗湖寺、泰山府、梅峰寺，纪念种植沿海防护林的延国和纪念碑、梅花中学等均在此境。将军山公



梅壶友谊楼

园是新世纪开发的著名景点，漫山种植了红梅、宫粉梅、白梅、绿萼梅等名贵梅树。二三月寒梅绽放，朵朵俏立枝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赏梅，真是：花语解乡愁！此时距离唐武德年间，梅花镇因广植梅花而得名，已整整千年。值得一提的是将军山公园有一座标志性建筑——梅壶友谊楼，凌空傲立，它是2000年初，由对岸的壶江乡亲献资近百万，历时7个多月精心施工而建的，其楼造型别致，廊柱骈立，龙脊雄拱，见证了梅花、壶江数百年海上舅缘情谊。我来此地有多少次已记不清了，但我从父辈们记忆中获悉：清康熙年间，两乡马祖共辟渔场，鱼汛丰获季节，两乡祭神联庆，是夜突遇外患袭扰，双方以“依舅”作为哨语联络，合力击退外寇，从此互称“依舅”相沿成习。后相约以“红、白、黑”三旗为暗号，辨别传讯、互相呼应，以此抗倭援难。20世纪40年代，福州沦陷后，敌舰横戈江面，壶江岛粮食中断，梅花乡人不顾危险，冒死送粮过江解危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不轨者骚扰梅花，壶江乡民得悉，连夜召集几百强壮乡丁驾舟驰援，化险为夷……无论是共同犁海耕田，还是危难救援，以及生产互帮，都谱写了难能可贵、无私高尚的厚谊。

如今，鹏程境仍为四境中最为开阔之地，南门早已不见踪影，靠山处建起清幽的敬老院，五里八乡的人们慕名而来，居此养生。而一条宽阔的大道，连接着往金峰乃至四面八方之途，梅花越走越光明辽远了！

伟大而温暖的植物（外一篇）

夏 炜

在佛陀和基督出现之前，就有了茶。

自神农传说始，关于茶的记载，都是美好的。西汉扬雄《蜀都赋》赞之：“百华投春，隆隐芬芳，蔓茗茝郁，翠紫青黄。”两晋时期，江南一带，“做席竟下饮”，文人士大夫间流行饮茶。至唐，则“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间之间，嗜好尤甚”。

中国古人对大自然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春花秋月、凉风瑞雪，一年四季的歌咏自古不断。无论“桂楫闲迎客，茶瓯对说诗”，还是“对雨思君子，尝茶近幽竹”，相比于酒和咖啡，茶实在是一种清淡的饮料。

就像君子之交淡如水，它随时可来，亦随时可去。当然它不是水，它流动在你的口舌之间，微苦，微甘，似春光，如秋雨。它有能力，像最知心的朋友一样，陪伴你品味那些在时光深处永远不会消失的东西，给你一份沉静的慰藉和美好。

美好的事物不见得伟大。伟大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感觉实在很高，很远。伟大看似高远并很难，一不小心，也常让人误以为很容易就可以戴上这顶桂冠。其实，是否“伟大”是很好检验的，那就是时光。时光这杆秤，公平、公正，可以使真正的伟大者，永远闪耀在星辰之中。

不论是以当时，还是经过漫长的时光隧道，以此来考量茶，它都堪称伟大。

历史上，茶与丝绸、瓷器一样，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但名贵的丝绸、瓷器一出现，就被朱门豪贵拥有，普通百姓只有布衣麻葛、粗陶瓦碗。

茶却与丝绸和瓷器不同。它历尽凄风苦雨，沐浴阳光雨露，一旦被孕育出来，可登华堂高庙，宠辱不惊，亦能在乡野农舍，去留随意。茶，既是琴棋书画的密友，也安于柴米油盐之后。贩夫走卒、耕读渔樵，对每一个生命，茶都同样回馈出自己应有的甘苦清纯。它从不担心自己会失去什么，处庙堂而“不惧”，在陋室而“不

忧”，临江湖而“不惑”，以开朗豁达的心，去迎接一切而舍弃自己。这不仅伟大，还蕴含着悲悯与温暖。

茶从来都不是贺客。不论金榜题名，还是洞房花烛，金樽里装的是令人陶醉的美酒琼浆。它本是布衣风骨，从有文字记载开始，一直谦卑地存在于山野之间。它是中国人生活中日日不离的大众消费品，也是中国人精神上的良伴，以其特有的滋味，启迪不同的人感悟人生。

我爱喝茶，由此也经常出行访茶。无论走到哪一种茶的故园，陇间村舍，或山中茅屋，再“土”的乡民村夫，也会绽放出淳朴的笑容，展示出以茶待客的礼仪和热情。他们有的对茶了解

细致入微，有的则只道是自家的“土茶”或“野茶”。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皆把茶当成客来相敬的礼物。

斜阳里，细雨中，被招呼着在瓦檐农舍随意一坐，遥看茶山茶园，待水沸壶响，冲茶，杯子里升起一团暖雾，散入渺渺云天。此时喝茶，主客皆欢。即便是杯粗器简，不懂乡音方言，也在一碗嘉叶中找到共同的宁静和快乐。

近年来，闽地的茶文化慢慢产生了变化，我估计，其他地方，也应该同样随着时代发展而悄然变化着茶文化的表象。虽然饮茶与交流的方式依然传统，但都市茶楼、茶馆越来越“高级”，喝茶，似乎成了一件“有品位”的事。在“品位”



之风盛行下，人们或许会淡忘，或者有意忽略一个不变的事实：无论纸袋、锡罐，还是陶瓮、锦盒，只要是同一款茶，它的滋味与品质，永远一致。

古有“丝绸之路”闻名，亦有“茶叶之路”远传。茶叶之路既有茶马古道，也有航海之舟。通过陆路传播的茶，在西方发音为“Cha”；通过海路传播的茶，发音则以“Tea”（闽南语音系）为主。19世纪后，我国的茶叶几乎遍及全球。中国茶，也远超丝绸，成为世界性的语言。

然而，茶依然是山野间一株淡然自若的植物。日光中，茶的叶片如翠玉闪烁；月夜里，茶

的枝蔓似佳人轻舞。在生活中，它始终在我们的精神世界扮演着重要角色，似纶巾，像羽扇，亦是国画的青烟，孔子的哲学、老子的道，还有那拈花一笑。

陆羽曾说，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精行俭德，是茶的本质；一视同仁，是茶的博爱。所以，真的伟大，应有温暖、慈悲的情怀。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高洁而谦卑的茶，在漫长的岁月里，给了自诩万物灵长的人类一个答案。相比于人类，茶，完全当得起“慈爱伟大”这一称号。

一笔丹青现茶情

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兴起与流传，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茶的精神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茶文化深入宗教、诗词、书法、医学、文献等各个方面，也在画家笔下的丹青里绽放出异彩。

国人饮茶，注重“品”。品茶除了鉴别茶之好坏优劣，还带有情趣神思和精神遐想之意。这和国画艺术的创作思想与内容一致。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在笔先、画尽意存”。在融化物我、创制意境上，中国画和中国茶的精神紧密契合，是注重“表现”气韵境界的艺术。

茶兴于唐代，最早的茶画，也出现于唐

代。最出名的唐代茶画，当属周昉的《调琴啜茗图》。画中桂花芳香，梧桐静立。主人静坐石上抚琴，另有贵妇两人闲坐一侧倾听，其一红装披纱，手持茶盏于唇边慢饮，另一人则倾身拢袖，侧目聆听。两位女童，分立画面两端侍茶。画中人物线条，以游丝描为主，在回转流畅的游丝描里又加有铁线描，平添了几分刚挺之迹。图中人物圆润匀称、衣纹流畅，仕女神情娇慵闲悠，姿态轻柔娴静，准确表现出唐代贵族妇女闲散恬静的生活状态。此图现藏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

除了《调琴啜茗图》，唐代有名的茶画还有



周昉《调琴啜茗图》

《萧翼赚兰亭》《煮茶仕女图》《煎茶图》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大为赞赏的《会茗图》。《会茗图》中一共画有12位仕女，她们或坐或立于条案四周，长案正中一大茶海，茶海中有一长柄茶勺，一女正持勺，舀茶汤于自己的茶碗里，另有正在啜茗品尝者，也有弹琴、吹箫以助兴者。人物各具表情，神态生动，描绘细腻。可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赏此图。《会茗图》，有人说绘制于元代，有人称绘制于宋代。据沈从文先生考据，衣纹、服饰、发髻和图中器具，属中晚唐制。

纵观大唐茶画，还是以表现宫廷仕女聚会品茗为主，迎合了中晚唐时期官僚贵族们的审美意趣。

据说，陆羽《茶经》一书中，原本也绘有许多插图。按照陆羽的品性，《茶经》里的插图，应该有“不羨黄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

不羨暮入台。千羨万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的境界，惜今人不得一见。

宋代，中国茶文化发展到高峰，茶饮普及民间。王安石曾语：“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其时，绘画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众人皆知的《清明上河图》，不但描绘出北宋汴京的繁华景象，也在图中记录下民间茶肆里饮茶聊天的情景。

当然，在宋朝提到茶与画，少不了一个皇帝的身影。

嗜茶、嗜画、嗜书法，除了著有茶学专著《大观茶论》，宋徽宗赵佶的《文会图》，是公认的茶会佳作。《文会图》造型准确、用笔细腻，表现出北宋时期文人雅士品茗雅集的盛大场景。画面中垂柳修竹，树影婆娑。曲池之旁，八九位文士围坐案旁，神态各异，潇洒自如。竹边树下，两位文士寒暄行礼，似在叙旧。大案前设小桌、



赵佶《文会图》

茶床，茶床上陈列盏托等物，一童子手提汤瓶，意在点茶，另一童子手持茶杓，将点好的茶汤从茶瓿中盛入茶盏。茶床旁设茶炉、茶箱等物，炉上放置茶瓶，炉火炽热，正在煎水。图中右上，有赵佶亲笔题诗《题文会图》：“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人彀，画图犹喜见文雄。”

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頫，则代表元朝为我们提供了《斗茶图》。斗茶起于唐，兴于宋，又称

“茗战”。不知赵孟頫在画《斗茶图》时，是否也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感慨？

除了赵孟頫，“元四家”里的倪瓚亦嗜茶如命。其画疏林坡岸，意境高远，寥寥数笔，逸气横生。常以侧锋干笔作皴，名为“折带皴”。画有《龙门茶屋图》，并配诗云：“龙门秋月影，茶屋白云泉。不与世人赏，瑶草自年年。上有天池水，松风舞沦涟。何当蹑飞舄，去采池中莲。”一位山林隐士的逸趣尽在其中。

元以后，饮茶方法改为冲泡法，绘画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重文人画而轻院体，出现笔法潇洒、独居个性的笔墨创造。从茶画上看，最出名的作品当属江南才子唐伯虎的《事茗图》。画面近处山岩挺立，溪水环抱，远方峰峦叠翠，瀑布飞流，青松之下，茅舍数间，主人观书煮茗，静待客来。唐伯虎曾有诗云：“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其高雅洁身的志趣，由此可见一斑。

明清时期存留至今的茶画甚多，吴门四家、清四僧和扬州八怪里的诸多名家，都为茶与茶事，留下了笔墨丹青。品茗弄墨或是喝茶赏画，也成了众多文人雅集时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小庭幽圃绝清佳，爱此常教放吏衙。
雨后双禽来占竹，秋深一蝶下寻花。
唤人扫壁开吴画，留客临轩试越茶。
野兴渐多公事少，宛如当日在山家。

古人这种品茶观画的优雅意境，再三吟咏之后，怎能不让人神往？

煮就草汤当美味

沉 洲

20多年前，第一次去屏南，游罢国家级猕猴鸳鸯自然保护区后，便在古镇双溪吃晚饭。好客的朋友点的一桌菜，都是地方风味，依稀记得炒盘有茶油焖牛肝菌、魔芋糟姜爆米烧兔，主食有苦椎面、秋菊粿……丰盛的农家菜让几个人吃出了稀奇和别致。记忆深处还留下热腾腾的两碗汤：鱼腥草炖鳝鱼、败酱草煮小肠。败酱草有一个通俗点的名字叫苦菜，身为福州人，对这一菜一草再熟悉不过了。炎夏时节，它俩可是闽都城人清热败火的常备凉茶，抵御南方湿热的暑气已经不知多少年。

那是这样的两碗汤：一碗晒干的鱼腥草入菜，汤色深褐；另一碗正当时的败酱草鲜鲜地漂浮于汤面，翠绿诱人。汤刚入口都有点怪怪的，吃过鳝鱼和小肠后，感觉很是解腻刮油，荤鲜味道里草香蒸腾。再喝，汤味层次便显出了几种味道叠合后的厚实与悠长。

一年后，又去屏南县拍摄鸳鸯溪的电视专题片，带着几个人在山里取景，山上山下钻了大半天，中午落脚乡镇歇息，书记是知根知底的校友，看到一帮书生扛机爬山，特意交代乡镇厨房

用山苍子根煮了一大盆猪蹄，为大家解乏补脚力。也许是因为过了饭点，也许是因为农家猪味道特别好，也许还因为山苍子根的奇异辛香蚀化了猪蹄的肥腻，总之，那可观的一大盆，连蹄带汁，被我们几个痛快地一扫而光，遗弃在盆底的只剩孤寂的山苍子根。

听人说，这样的菜肴都是屏南独特的饮食风味——药膳，不仅味美可口，还能治疗疾病、强身健体。后来晓得，如此饮食，客家菜里也有一些。譬如连城名菜涮九品，那是汀江船工祛湿驱寒的发明；譬如宁化名饮擂茶，那又是南迁路上



鱼腥草炖鳝鱼

的客家人抗御瘴气的创造；还有客家人入伏当天必吃的仙草冻，则具有生津止渴、消暑凉血的功效……

屏南是“全国民间药膳示范县”“中国本草养生文化之乡”，也是“福建药膳美食名城”，街头巷尾青草药铺随处可见，人们买青草药好似买菜一样平常，而且买了禽畜肉还一定会搭配对应的青草药。在这里，炖煮药膳是家常便饭，药膳饮食早就成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特别要说的是农村女性，在长辈耳濡目染下，一当上母亲便自然变成半个医生，但凡小孩有什么头疼脑热，扛起锄头上山俨然就像进中药铺，采回的青草药洗净后与特定食材配伍炖煮，通过日常三餐便把一些小毛病摆平了。

坊间传说得有鼻子有眼，乡下老太太进城开一间青草药铺，草根青叶齐上阵，三两块钱一把，起早贪黑的，没几年工夫居然买起了套房。足可见，青草药在屏南多么旺销和普及。

这里的药膳市场凭什么这么红火呢？

屏南属于福建平均海拔最高的县份，海拔从200米到1500米的地形都有，森林覆盖率达76.9%，种质资源相当丰富，而且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期长，是青草药肆意生长的王国。迄今，屏南已经发现1500多种青草药资源，其中可做药膳的有400多种。历史上屏南交通闭塞，与外界隔绝，缺医少药，民间普遍靠青草药防病治病、滋补强身。常言道：良药苦口。但凡生病，谁都没有什么食欲，先民就在炖煮青草药时，搭

配以相应的禽畜肉，以青草药入菜，做成鲜美诱人、老少咸宜的食物。如此一来，既解决了草药难入口的问题，又增补了营养，况且，固本祛邪是中国传统医学之精髓。这就是药食两用的屏南药膳食品的由来。因为主客观原因都得天独厚，在屏南城乡，药膳食谱迎春风沐雨露，绽开得如山花一般灿烂。

传统上，屏南药膳融入一日三餐，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向来无文字记载，全凭祖辈口传身教，再各自采青草配剂。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完整的药膳食谱，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健体，集食用、滋补、治疗于一身，成为八闽饮食园地中的奇葩。

“没有品尝过屏南药膳，等于白来。”这是各地游客的肺腑之语，而非疾病患者的独白。这些年来，屏南的白水洋已成为世界地质公园，蜂拥而至的游客，催发了当地饮食业生意的兴旺，几乎每一家酒楼都有药膳食补的菜单，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烹饪药膳的小吃店。

屏南旧时属福州十邑，同归闽都文化圈，它的饮食风格出不了闽菜范畴，扁肉宴、鱼丸、荔枝肉和红糟鱼、红糟笋等一系列菜肴，与闽菜如出一辙，甚至连独有的药膳饮食也逃不脱“汤汤水水”的窠臼，端上桌的基本是汤菜。当然，这也与药膳旧时以治疗为主有关，毕竟汤药入体最易于吸收。

在丰富餐桌的同时，屏南药膳也与外部市场接轨，悄然发生着变化。汤药似的黑褐开始变

浅，咸重的口味开始变淡，突显植物清香，强化菜肴色香味。推向市场的药膳，经过一次次筛选，除了典型的食补保健菜肴，更多的则成为一种能唤醒味蕾的地方风味饮食，青草药的加盟更多的是为了增添菜肴的色香味与养生保健，传统的治疗功能日渐淡化。

屏南立地水头路尾的高山地带，历来交通不便，这阻断了工业污染的攻城略地。药膳的食材地道天然，农家手法烹制，风味朴实无华，乡土气息浓郁，这些年来，随着旅游市场的兴旺，一直在改进提升。当地朋友说，除了能当成菜食用的青草，基本避免青草药和禽畜肉一起烹饪，那样，青草药会将肉的鲜美和营养吸附到草根草叶里去，汤色浑浊，品相不佳，无论吃肉还是喝汤，滋味都不爽。

牡蒿香兔罐是阿昨酒楼的一道旺销菜品，除了肉嫩汤香，还有健胃消食、调理肠胃的辅助功效。屏南饮食协会主席阿昨向我介绍了他烹制这道菜的过程。

先将晒干的牛奶根、盐肤木和牡蒿洗净，注入清水于大锅里煎熬。全兔抹擦盐巴，以生姜、老酒腌渍 20 分钟左右，然后放置于草药上架好的竹算，在草香热气中蒸至五成熟。此时白白的兔身已显微黄，稍凉后剁成大块。半熟兔肉已定型，切口整齐，骨头收敛，外形美观。将兔肉统统装进砵钵，再加一把牡蒿，之前熬出的草汤滤掉枝叶等碎屑注入，并盖过兔肉，加适量老酒隔水炖。旺火 30 分钟，小火再慢炖上两三个小时，

如此则肉入味而不油腻，汤的浓淡亦恰到好处。最后，捡净牡蒿，再一块肉一罐汤，趁热从砵钵舀出来分到即位的瓷罐里上桌。

阿昨特别提醒，青草两遍复蒸，可以达到杀除兔肉膻腥的目的，并使肉味适口，草香浓郁。千万要用屏南生产的砵钵隔水细火慢炖，这样温度恒定，汤水不会蒸发，出锅时整罐汤毫无火气，汤清味香肉嫩。

所谓砵钵，就是闽东话里对粗陶、粗瓷器皿的统称。翻《屏南县志》，发现有如下记载：“茶酒籍于砵器，甘润顺滑，韵味绵柔有活化、软化水的奇特功效。”原来，屏南的瓷土含有微量元素，砵钵在密封状态下还能保留适度透气，这样炖煮出来的汤品，自然口感温和，色香味俱佳。

说起屏南的药膳名菜，苍根猪蹄节是绕不过去的。中国民间有“以形补形”的传统文化，通俗说就是吃什么补什么。胃痛炖猪肚，缺钙熬大骨，若是腿乏无力，那吃猪蹄吧。20 多年前，我已经在原产地领教过它让人欲罢不能的口感和滋



苍根猪蹄节

味。

山苍子根温肾健胃、利尿解暑，具有消除疲劳、解乏补力的效果。其根茎带有樟油，气味有尖锐奇香，屏蔽腥膻等异味功夫一流，但与其他青草药或有些食材混为一锅，不仅味浑杂还怪异，通常单独使用。把山苍子根剁成约10厘米长短的木段，放锅里加水煎熬。闽东语系的人把猪前蹄弯肘以下的部位叫七寸，认为此段是精华所在。同样的做法，七寸也要搁在山苍子根上熏蒸，猪皮软糯中方显脆爽之感，蒸到半熟再改刀切成节。其后，全部移砵钵，舀入山苍子根煎熬出来的汤汁，加姜母、老酒和盐等调味料，先旺火烧开，依然改细火隔水慢炖。成菜后，苍根之味中和了猪蹄的皮下脂肪，猪蹄节脱胎换骨了一般，变得肥而不腻，汤稠味重，香气馥郁，吃起来满腔是黏稠的胶原蛋白。

阿昨告诉我，同样的食材和配料，有时药膳也会有几种烹调方法。苍根猪蹄节的另一种做法是这样的：将七寸深度焯水，除膻去味，改刀成猪蹄节，然后加姜母、老酒、盐巴腌足。在锅内的山苍子根上置一扁盆，架好竹算，放上已经腌入味的猪蹄节，以药根之气蒸至熟透。开锅时，猪蹄下已承接了一浅盆猪蹄滴露，那可是精华所在。上桌时，啃一口爽脆的七寸，再抿一小口猪蹄露，那感觉光是想象就让人喉结滑动。

青草药里那些药食同源的种类，譬如紫苏、苦菜、鱼腥草等，若应时应季，都可以新鲜入锅，增加形色和口感，吃菜喝汤。在有条件的情

况下，药膳还会添加适量水发目鱼、蛭干等海货增味，满足山里人对海洋的仰慕之心。炖汤时一般不放过多调味品，原汁原味才能保留草根的自然香气。姜母、老酒是不会缺席的，屏南山高水冷，这些佐料起到了祛湿驱寒的作用。

食补是为强身健体，进而抗御疾病。春季肝气旺盛，容易出现脾胃虚弱，养肝正当时节。鹅肉甘甜，关门草滋阴平肝，日日有疏肝解郁，山韭菜清热解毒。清香爽口，清肝明目，一碗三草炖鹅便是春季养生菜。夏季高温酷暑，湿热连连，败酱草清热败火、吸油解腻，小肠亦性寒。败酱草煮小肠气清汤纯，解毒利尿。秋季气燥，滋养肺腑为第一要务。牡蒿清热凉血，鸭子滋阴润肺抗干燥，牡蒿蒸嫩鸭时令对、食材配。冬季万物衰败，气血不足宜养肾。淫羊藿祛风除湿，羊肉补肾壮阳。温中驱寒，活血健体，淫羊藿煲羊肉自然属于冬季的食补佳肴。

药膳食补有讲究。凉补用山韭菜炖鹅、苦菜煮小肠，平补是石络藤猪肚，温补是牡蒿炖兔肉。补血益气首选红菇排骨，提神解困用艾叶蛋，祛寒养肾用鱼腥草鳝鱼，暖胃驱寒则离不开羊肉和米烧兔。同时也要因人而异，热者寒之，寒者热之。体质虚寒者宜温补，忌寒凉食物；体质实热者应选寒性食物，并远离辛辣等热性食物。

清清爽爽的屏南药膳以青草药吸油解腻增味，还形成特别的葷鲜草味复合香型，这是对城里人饱食大鱼大肉和各种化学添加剂后的终极抚慰。